

由卷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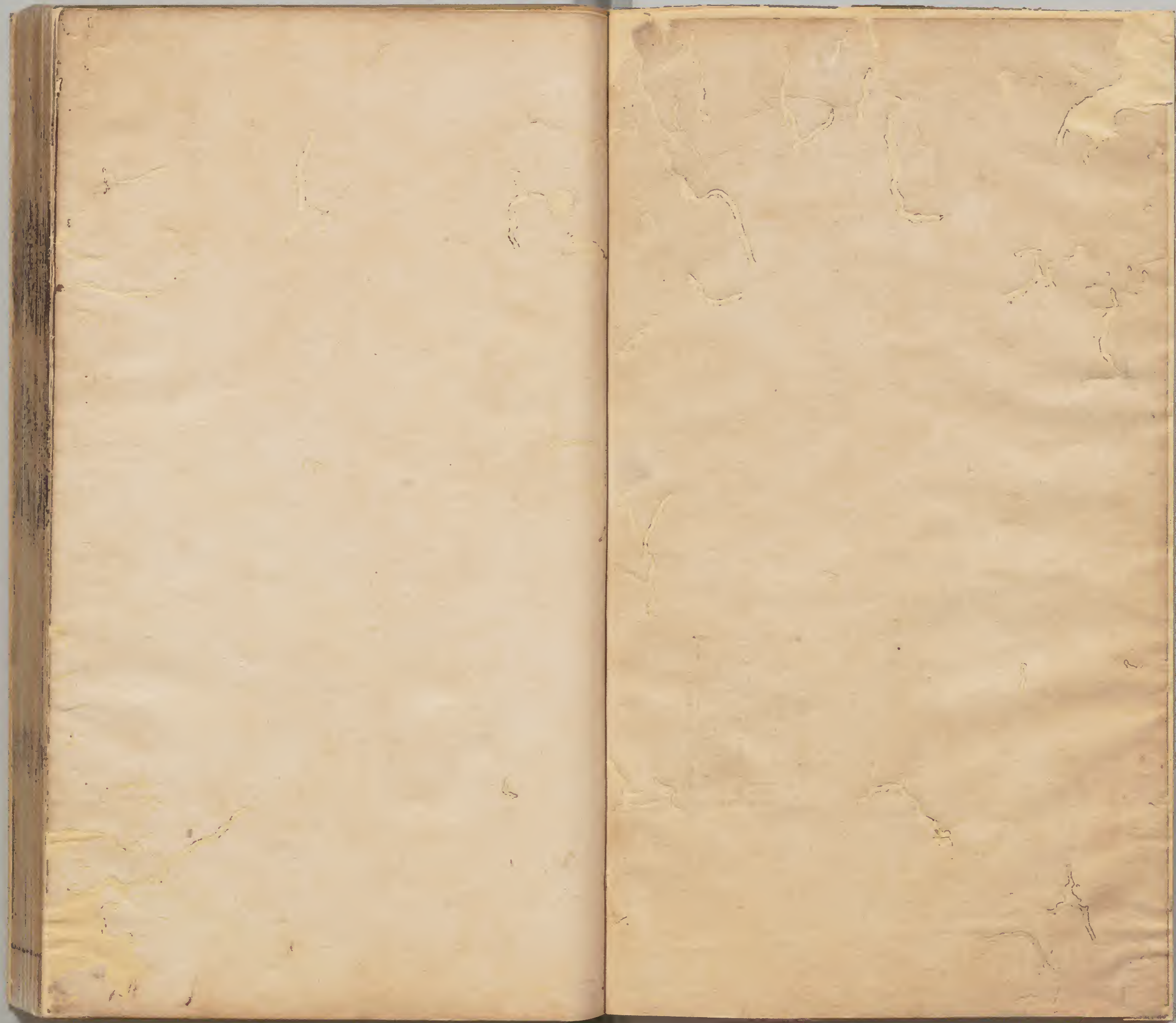
十二之六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類	四	六	六
類	八	七	一
類	四	一	〇
類	〇	一	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類	四	一	〇
類	八	七	一
類	四	一	〇
類	〇	一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84	
冊數	4 (3)		
函號	317	99	





由拳集卷之十二

淺草文庫

東海屠隆長卿 著

序

沈嘉則先生詩選序

不佞覽觀赤縣神州吊古豪傑益私心誠咨嗟慨
 歎之焉則竊疑河嶽英靈之氣天或者歆私於西
 壯西北土厚而其氣雄渾故其民博大而深沉若
 青齊燕趙若關中太原古振世豪傑之產徃徃而
 在無論姪妣姬孔即如文章家稱不朽者

先祀人豪
 應地而生
 挽起有大
 頭腦也

其產無論古昔即如室同大復兩先生又西北
嗟嗟吾東南之美信徒竹箭矣乎是東南之羞也
吳越金陵王氣道走姑蘇下大江經會稽而盤礴
於甬東甬東者西枕會稽東俯滄海故越王勾踐
之墟地不壯於此矣大風之所震湯四長波之所
激歟氣不烈於此矣謂宜有振世豪傑生其間命
今當世而照耀來茲與青齊燕趙關中太原相等
將可矣至歷千百歲無之即有之非其至者嗟何
以故乃近者雷氣攸降人文稍稍出焉司馬公主

陟音斗

制度雄壯
當與先輩
並驅

盟於藝壇沈肩吾馳散於金馬君房箕仲高視於
青紫嘉則絕出於布衣後來之雋龍變雲蒸指殆
不可以一二屈也而莫不力追遷固氣吞曹劉六
代而下所不齒也蓋雅道勃勃興起矣迺諸君所
到皆傑然名家乃嘉則先生者當何以云哉先生
才奇甚少為博士諸生所操博士家言好麾斥常
調而高自出奇以故有司得之輒茫然不省其云
何坐是竟連蹇不第世宗皇帝時嘗役胡少保行
間為書記少保才先生待以國士少保死先生

入矣

文如錯繆
意似大味

挾筴支湖海往來吳楚閩粵間先生少年嘗六
敏博能對客揮長句落筆百韻不止咸蕭灑出塵
轂名以是大諫及歷覽天下佳山水結交海內豪
傑遂以盡文章之大觀所造益精而所得益衆往
往悔其少作矣方先生從少保嘗余少不解事稍
長從諸大夫士遊而先生又多在湖海間故余雖
嚮慕先生先生亦且知東海有屠生也者而絕不
相聞一日晤先生於張司馬公所一見把臂驩如
平生遂連宿先生齋中先生盡出所為諸藁讀

卓犖之詞
炫耀心目

至漏下五鼓不休如登西華山下睇黃河若帶
秦岱臨竭石而瞰滄海曾不盈睫焉蓋宵然喪其
六合矣始先生名滿天下天下士大夫無弗稱先
生者而余猶強項不下至是始豁然心折先生願
北面稱弟子云夫今世脩文之士滿宇內用力勤
矣或不自得自得矣或不見大見大矣或不致精
致精矣或才情不傳合薄收頃臯之譽而終滅萬
世之名天刑之安可解也乃同志之夫又法司馬
子長詩法漢魏樂府樂府而下法盛唐以是古與

筆力完鉅

今則人人能矣乃取之博大而出之無窮挹之流
長而運之神應所謂一代摠統之才者竊以謂先
生是和非邪今人學字長尺尺寸寸求之字模句
倣惟恐弗肖循牆而走踟躕不得展步而先生敬
從容出之若不經意即言言皆若出自太史公口
吻中譬如庖丁之技操刀而立踣踣四顧何勇也
今之擬樂府者徒得古樂府之字句耳先生不屑
屑於擬古而春容璀璨即言言無不作漢魏聲五
言古詩亦出自机杼而富才効力自令鮑謝却走

高談可驚
四座皆驚
頓空千古

曲師之

若先生之於唐音尤偃倭夫人之承蜩掇之而已
矣而尤長於七言古詩蓋海內稱獨步焉王元美
謂先生布衣之傑嗟乎先生獨傑布衣也與哉先
生嘗從酒中大言曰世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李
如春艸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
如堪輿中然大山喬嶽長河巨海纖草穠華怪松
古栢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不有也吾當李則馬
行當杜則北面聞者錯愕余蓋有味乎其言之也
先生先登藝壇之上奮臂一呼千夫同声即海上

諸君子犁然蔚起乃先生建標之力何可誣也而
令四明增而高大海增而深東南之美遂與青齊
燕趙關中太原爭雄長豈不盛哉昔班孟堅作漢
書傳武仲猶然嘆之揚子雲法言信其又傳者桓
君山一人而已夫西生之文同昔者有識有不識
乃皆闇沕當昔而顯灼後代矧先生為世人譽濟
南生汪伯玉吳明卿徐子典王元美兄弟皆以才
自雄傲睨一代視海內空無人而駭推轂先生此
其人可知矣即不佞言無當然不佞非諛先生者

也今具篇章其在正法眼者第觀之須何有於不
佞言先生命其後子箕仲選先生詩為詩選若干
箕仲之選精矣而先生屬不佞序之夫先生之集
不朽不佞得以文字持名其間亦且不朽不佞之
微惠於先生大矣

壽稷丘先生八十序

稷丘先生者沈箕仲九疇之尊大人也不佞觀於
稷丘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也先生蓋所謂篤
行君子先是先生家費用饒已而居貧則以弟妹

句一篇
生意

子女多故先生眎子女不後於其身眎弟妹不後於其子女母王夫人為後母先生事其後母王夫人不異其所生母身所自奉衣食取苟具而以其美者進之王夫人及其弟若妹子若女家人或習閒適弗自力率一切置不問而歎身當操作或謂之曰君良苦而家人多矣彼各不有命耶人生几何而胼胝黧黑兀兀窮年且弟妹之與子女孰親乎而蚤自異猶可為富人居而不蚤自異而奈何獨以一身當勞苦先生曰家不幸就落所身當歎

叙事詳核
不詳

文有損挫

有余尔余則不勞誰當勞者弟妹子女吾以為皆一體吾又安能知其孰親而蚤自異貧富大尔吾又安能燕粵其家之人而求為富人居謹謝長者其好勤勞食力篤厚天倫不愧如此所居中林田廬墻圃相屬先生日課傭保治田圃而或與雜作率先之暇則手一編起遶舍前後徐行口呶嚶微吟古詩文登望四野遠近綠油油然如沃以此自老少讀書知大義明於世務在希衣絕口不談世務曰吾藿食者爾安事肉食語彼肉食者鄙不鄙

吾何知而以布衣口嘒嘒從諸大夫譚不亦左乎
教其長子九韶業儒九韶病疴廢業又教其仲子
九疇九疇以諸生才名蔚起吳越間寢取上第
榮名矣而先生又置不問曰吾教兒子讀書能為
人尔吾又安能知上第榮名完真抱一弗與外事
與人處廊落無他意人或以機事進先生曰乃翁
抱甕灌園者尔何知機事鴻荒以還混沌既鑿人
懷城府巧詐橫生九疑百折匪直地險由人心生
矣而余獨抱朴以遊於世世且以為愚公谷之人

奚而不可且吾不能詭人人亦柰何能詭豕世以
是益多先生稱為長者余鄉中林沈氏出自吳興
六朝而下代胥聞人稱盛矣乃中林其先未甚盛
盛之自今日始若嘉則箕仲肩吾長孺諸君皆世
所號稱魁壘雄傑之夫行能顯名當世為聞人盛
甲天下今天下誠不乏才願夫若諸沈纍纍然者
寧有二矣不佞嘗一再過中林山川無大奇即何
以能有此諸沈哉則得之稷丘先生云不佞觀天
地之生大物也夫物非能自大則深沈盤鬱之氣

為之沃土上腴寔生梗柎蛟龍之生也蓋又有大
澤矣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夫物大者未有
以薄殖者也今諸沈之累乎方駕而起而聲相
切而武相望以翕翥一肯此非又得之山川則其
前人啟麗好脩薄收之身而厚遺其後之人其所
底藉者深也所底藉者深以有顯人令聞長世不
亦宜乎故曰觀於稷丘先生而知沈氏之所以大
也諸沈氏與不佞隆輩用文學起為豪舉好操枵

有照應

鉅舍然自放而散薄樸邀小儒拘攣俗學而飾性
命之諛以護其所短先生弗是也亦弗禁蓋所謂
完真抱一而弗與外事者此其天性先生今季八
十高矣是為萬曆五年丁丑會九疇與不佞隆並
登進士第九疇一日過不佞隆請曰家大人茹荼
慕教兒子九疇董有立今年家大人春秋八十
而適九疇成進士乃始通籍都下不得東具卮酒
為壽神惘之動矣將徼寵靈於吾子吾子寔知家
大人深幸圖之不佞隆因繫之感焉曰隆家裔老

母明年且八十倘得就小吏四方迎養老母上為
明天子牧養元而下伸烏鳥之私不佞隆之所
大願也明年余將乞言於子即今者隆惡得無言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
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
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
歌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
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和

評品歷朝詩甚精當長卿此序真唐詩之領袖也

聲能使人欢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上而
不宣然人不歌好和聲多好哀聲聲至於今不
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
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
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
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
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則詩漢魏詩
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
何為詩道其亡乎送禮高氏選唐詩品彙其所取

博則博矣精未也乃黃觀察公選之加精焉而又
為之釋斷然後唐人河嶽之精靈歷百千載如在
乎則觀察公之勤奈何可聊小也

舊集自叙

今學士譚詩文者何其甚辱戰方內哉腹不甯先
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啣嬰稍以音節輒誇口而薄
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搖上乎
蹈忽荒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
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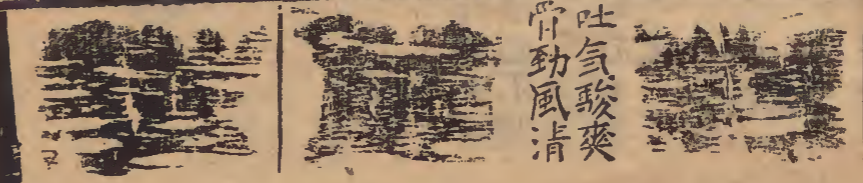
文字飄逸
似駕江陽
之飛燕騎
唐公之驕

言幾何其大者才寥寥數篇而而今學士往往富
極千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
一家而今人好獵眾体及其卒也無當一家即奚
論众体矣而災日月為山川羞後世且遺忘棄之
則古人非拙也今學士用諸生譚執起家朝釋占
嗶莫為詩歌肖何速乎身歿而集出上且克棟矣
其高者蟬蛻諸生豎向古人務作壯語厚自標表
目為雄才高天大海不災乎余自總角學伊吾時
有所得多棄而不收思為大物矣今存者什不當

佔視也嗶
爾也不曉
文又但吟
誦所視爾
之文

伊吾讀善
聲也黃山
谷詩有窓
請筆吾伊

吐氣駿爽
骨勁風清



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為客
語屠子曰往子與客論詩文于京師則古證今甲
是乙不此瑕彼瑜歟所彈歟言亦矣而持論卒無
定子知詩美典惡典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
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邪夫物有万品要之乎適
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青日出山川晶
晶六合曠朗黝黑靈霹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
豁訝其狀異矣今夫閭風之上泰山之巔鴻蒙超
忽萬里几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迴瀕洞龍蛇

滿帝珠璣
從筆端時
下至其數
詞布格却
從種長公
得未

鬼神宵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湯入
幕天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
之間滄泓澆瀟浸日星鑑須眉小大易觀矣今夫
鄭衛之郊邯鄲之道茸茸者艸和華灼灼邪歌懷
春之章稱勺藥之詩則可謂至麗而方瞳綠睛之
夫采芝茹松剝形息景叩大石而訝履嶢崑而遨
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縞衣綦中文質盤矣
洪鐘鼉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弗造也夫當之
無弗造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灑然以造

仙風道骨

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由
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金
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媒而哀思響越而瀏澆亦
快人矣美與惡與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
則驩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
沉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新
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
元夫宋人亦若是矣此適不適之辨與即余之作
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

又安能知之

贈陳伯符奉命歸娶序

萬曆丁丑陳子成進士奉命歸娶則春秋十九余
陳子之奉命歸娶也都人士嘖嘖中豔之胡然乎
陳子才也才少而成進士也成進士而歸娶也歸
娶而奉命以行也是都人士之所為嘖嘖中豔者
也成進士有不必才者矣而陳子才才有不必少
者矣而陳子少才且少有不必成進士者矣而陳
子成進士而歸娶而奉命以行豈不亦世之盛美

年少登第
奉命歸娶
恒情大都
沾上色喜
而長卿叙
陳子成絕
无浮華跌
宕之氣

長厚如老
成人蓋亦
希觀矣

罕觀者哉頤不佞之所為中豔陳子者不在是陳
子以萬曆丙子歲與不佞同舉於鄉今年成進士
又同陳子十九介其所為公車奏牘頤湛鬱爾雅
蒼然色也至譚國家善敗之數洎諸種種皆務又
大氏智計深長欵欵謀國石畫主者得之謂是必
夙學必啓牘則少年乃大相視歎詫於是才名藉
藉譟都下都下諸公爭識陳子人謂陳子必豪少
年負氣而陳子殊不豪少年負氣蓋噉噉磬折諸
公間其中耿介毫不苟而外為共穉身人不忤惟

引賈長沙
王子淵形
容有趣

一羨一勉
足徵年誼

其適而已處事不膠惟其當而已以是遊於世上
無難也不佞蓋視陳子十五年長而處世不逮陳
子遠甚矣昔賈長沙王子淵皆少年稱俊才率不
免浮華跌宕之氣而陳子長厚不啻老成人若爾
豈不難哉不佞之所為中豔陳子者以此陳子歸
可謂衣綉書行矣光動里閭里閭且又嘖上中豔
陳子不佞願陳子益自廣其無徒取光榮里閭也
與哉

贈楊君令益都序 代作

叙事史法

太原楊君而立以經術起家萬曆丁丑進士拜益
 都令將行過不佞問政曰植不肖幸藉先生寵
 通藉於朝為令則亦惟是不肖之故願安所能為
 植懼廢墜厥業以忝門下將若之何不佞曰夫仕
 奈何薄令哉令奉 天王之命長一邑一邑之事
 皆關白令事有不關白令者皆得操 天王之法
 議其後矣貴臣藉寵靈於朝可願指百僚而乃歸
 倪而聽於令無敢橫即橫以法裁之易尔市井豪
 椎埋為姦力折千夫莫有詰者而令走一二厮隸

此言令之
任重不薄

此言令之
頗僻係一
邑之祿患
見其當公
而不可苟

以鞭箠使之如驅孤豚又諸編民老少婦子臨危
 痼瘵煩冤鬱苦罔不朝夕仰而待命蓋不啻農夫
 之望歲也士起布衣朝拜官而志意可夕行者惟
 令尔仕柰何薄令哉願不佞私計之令宰制一邑
 舉手搖足即境內視以禍福焉政令之行有如抱
 鼓其所伸縮展厝非持之至公不可吾之頗僻起
 微芒而彼下之受之者已盈于尋丈一不當而頗
 政行于一家即一家之人悲愁嗟嘆矣頗政行於
 一邑即一邑之人悲愁嗟嘆矣此尤其顯者有姑

此言為令
難在于上

許喻雅切

息疑于仁怒趨走疑于通方刻核疑于威明聞首
疑于長厚有一于此皆黔首之患也此尤其在我
者政令之行有上之人以為賢而下以為不賢有
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以為不賢吾以為上則下不
堪以為下則上不堪下不堪則德義不脩而令之
職廢上不堪則名譽不起而令之職亦廢令獨奈
何而可易為也雖然亦顧人為之而已今夫涉者
亂流而渡則其所以為患者非風濤也操舟而謹
維楫蔑不濟矣其有不濟者天乎天吾奚憾也射

此為令
者亦其在
我則亦宜
我則亦宜
我則亦宜

叙齊中風
俗弊有
見

者不志於的中無幸矣志於的矣有不中者不遠
也為令而兢上循法守謹官戒上之敬共主命而
下之顧畏民豈蚤夜以思無幾其為賢令如是即
不幸而得過必小上且亮焉藉令蔑視其上下而
從欲以逞其誰能堪之故吾無患為令難為貧令
難也楊君為益都益都固古青齊大國往牒所稱
車擊轂人有摩者也今其繁華沃饒雖讓往昔其
為冗劇可知也又古稱齊人好詐青社之間其闕
鷄走馬樗蒲蹴踘用豪華為姦利者安知視昔不

百有一存者乎則楊君獨奈何以治之也仁而不柔通而不詭嚴而不刻厚而不阿而又出之忠誠操之粹白何齊之弗可為矣楊君德器深湛蓋有道君子也為益都吾且奚患哉

贈徐君令海陽序代作

姑蘓徐君維嶽起家萬曆丁丑進士出令海陽海陽者嶺以南劇邑固賢喆展布之資也世人不達往中豔內僚謂內僚無所彈壓不至器拆奔在監司間貴倨矣而薄州縣之役為勞人且不見尊

以論鍾七
似波濤層
上神龍出
海

貴嗟上士君子涉世何論勞逸即奈何用尊貴為貧哉彼都人士方屈首白屋之下覽觀古今馳騁書史或抵掌譚當世之務則以為天下事可迎刃解矣然皆非得于身所涉歷而以意揣摩之者也夫以意揣摩之是不登九折之峻不泛大海之深而言高深者也空言鮮實矣及一朝起迹布衣為王官幸而叨內僚依輦轂文奉侍從之臣待詔金馬鋪張鴻烈諫諍之臣出入禁闥拾遺補過則既可謂榮名茂伐矣而從事州縣者分天子只尺

由奉集 卷之二 一
之符出而宰制一方彼一方黔首環而待命受約
束窺喜怒望靈爽希恩澤何令弗行何禁弗止何
威弗宣何德弗布朝行一政莫而及民矣莫行一
政朝而及民矣吾且為言公吾且為文翁吾且為
龔黃卓魯一展厝尔即有所彈壓然以彈壓故而
令掣肘不得逞所願欲為循良世寧多見乎又多
閒于世故諸糾紛助勑細大靡捐皆其身所閱歷
而經營其所閱歷者多則其閱見博其所經營者
久則其形神固故無論不辨則縣之事辨無不辨

者矣無論不能州縣能其官無不能者矣登九折
之峻泛大海之深將疇者復為高深乎由此言之
州縣奚而左於內僚也不佞觀徐君雋爽頌洞益
豈弟長厚人而又平居鄭重不輕發遇事且持若
矯矢則其為海陽可知也抑不佞猶有說焉為令
長者羣百里之人而願指稟教令不敢貳即其喜
怒易逞也一人儼然臨於其上徒平吏胥羅列其
下魚鱗張皇小民脅息扶伏即其沉寃不易達也
貴勢族鉅者里閭之豪有力者或姦利積於立山

洞灼民隱
深達吏弊
而規勉之
意又形下
毫指臣友

之道兩无
百矣

而長吏至不敢詰狡猾之胥盤結積蠹舞文玩法
肆為侵牟而閭閻至吞聲不敢出口故御門以內
弗逮於寬政以禁姦也御門以外弗逮於苛政以
廣慈惠也平易以拊循元元也威力以鋤強橫也
斯其大者也徐君豈弟英明其罔不辨矣庖丁之
技授刀十九年如新爨於斲夫十九年猶新爨於
斲方其新爨何可當也後此十九年而注卜諸此
矣徐君其勉之

壽李翁六十序

李翁巨賈
也无可稱
述長卿以
智守立論
尺李翁生
平之粹文
有斟酌

夫呶呶貧賤固不若磊磊富貴古之賢豪大人苟
非顏回原憲而後踟躕席門窮巷之下即何足以
稱揚哉蓋昔者太史公嘗崇勢利而羞貧賤夫勢
利何足榮謂其磊磊富貴者也貧賤何足羞謂其
呶呶貧賤者也范蠡霸越成退而浮五湖即三致
千金夫三致千金人以為賈豎小節耳不知此亦
英雄長策之餘也世有操奇贏市肆終身而猶然
寔人子者非猷數奇念或其智計淺矣余姻李翁
束髮遊京師後大俠酒人放浪樗蒲蹴鞠之場蓋

其少年時豪甚已而乘巨艦出五湖依鴟夷子故
 事即策質成敗無不奇中者會亦有天幸不十年
 而手致數千金顧布衣飯脫粟質任自然不以贊
 維里中兒而昔與故人賞客箕踞豪飲酒後耳熱
 投壺射覆恍慨欬咤四座生風居然五陵豪又儻
 葛善施而謬為繼嗇嘗出千金潤故人賓客而浮
 怒娼罵之人不見德又善以智自全不以財府怨
 平生不作兒女子仁媚人而人亦無有甘心於翁
 者此其智計豈淺小哉今得當長頸烏喙之主無

利令智昏
寧他世久
哉視其善
以智自全
不以財府
怨則李亦
晉多豪者

智計豈淺

小一句應
前智計殘
三字

幾佐會稽下風而乃後以英雄長策用之刀錐米
 鹽間則所遇異也李翁三丈夫子中子之文椒
 雖儒生而孟季則豪舉有父風三子者其器局不
 同皆賢子也人言李翁有後哉萬曆戊寅中秋日
 廼翁六十生辰屬不佞居淮泗不得典賓客奉觴
 之列乃遙申此章為翁壽願不佞無能游揚翁夫
 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壽黃翁七十序

夫黃先生者可謂高曠玄朗者也士業已屈首授

以高曠玄
朗四字盡

黃翁生平
之槩有文
法

書即思經營天下其卑上者馳騁於榮利之場名
殖厚享內以媚其妻子而外誇里閭此無論高者
砥厲崇階上伐以為脩名而託竹素或竭天下之
力以徵厚俸而軒舉鳴張投機違會殫心勞形至
皓首窮年而不知止此非不鴻鉅為世丈夫其於
性命之理曷與焉黃先生以賞為郎丞鴻臚留都
贊 國家典禮文采表於世矣循是而應敷中外
踐登華要即無論榮利以彼其知計脩名上伐無
難致者先生顧志輕珪組心慕雲壑玄髻乞身

文字冲淡
清揚有風
致

營菟裘海上日典諸賢豪長者釣遊鯉弋高鴻彈
琴歎歌而咏先王之風歲時伏臘置酒張筵作大
雅之會詩取適性靈而止不以雕虫之技苦心勞
形酒德不甚深而三爵冲融居然綺皓何至倒接
離豪飲哉其於世味泊如也又以行義高於一鄉
郡大夫虛左鄉祭酒之位者踵接也即古之表通
德門稱節公鄉者先生不媿焉夫世味薄則純德
守勞勩本則天和全行義高則基垣厚逍遙放則
神明宅以是而託於萬形之間何往而不得其所

文有照應

謂高曠玄朗者哉不佞某與先生有昏姻之好其子某君弘達而溫夷有先生風如漢萬石君家稱世篤行長者不佞某有咨嗟豔慕焉於是先生春秋且七十而某為之敘夫不佞某之涼德烏能稱揚先生哉

壽江太夫人六十序

夫婦德難哉丈夫子覽觀古昔彼其中多有概於達人獨行從寡廊之規而操介特之標岸然矯俗為衆庶規倘非其好以或以為名高者也非以為

一起迥出
人表非雕
此而小技昔

叙紅大夫
人行實詳
而不浮司
馬子長家
法也

名高則其見至也夫婦德難哉平居不習見往牒鴻鉅其見不越乎家人來鹽絲絮間顧安所得高羨而稱之婦行高羨非得之習見蓋其天性然矣太夫人者姓某氏余年伯新都江先生夫人同年汪君東之母也夫人十六歸江先生歲食貧夫人相先生事其姑某夫人曲盡孝養寧夫婦饘粥不備而不忍一日不備某夫人甘毳先生居鄉好忼慨赴人之急為高行不以貧為解夫人提德羨典先生相砥礪無所苦嘗收先人遺責於姑熟之姜

氏姜氏隣富人欲兼姜氏室則陰持其事說先生
 令急之急之則姜氏坐困其家且折而入於富人
 先生謝曰奈何傾人以自封殖吾寧無責不可令
 姜氏無家遂棄責婦夫人殊喜行義當如是矣諸
 兄弟坐貧先生罄產資諸兄弟逐什一之利諸兄
 弟贊用稍饒而先生日益困夫人處之怡然謂先
 生曰君家伯仲故自不給君實罄產為諸伯仲地
 君之不給則亦惟是諸伯仲之故今諸伯仲誠幸
 不乏絕君即有不給其奚傷其又安能枵腹其家

不施物也
 自然所

之人而厚自擁其富饒蓋未嘗怨言德色諸妙間
 此尤人情之所難哉世恒稱慈母夫人即慈不以
 煦嫗姑息畜其諸子務朝夕教督引之德義江君
 自甲子舉於鄉願運蹇不第者十年有奇意邑上
 不自得夫人呼謂曰兒來兒患不能為人無患不
 第矣其益自砥志脩名以自託士君子之林以無
 墜先人之休光余觀人士以行義名天下而照來
 茲者豈止盡世之通顯貴人哉至貧常事余余其
 無以口体累兒子兒子其勉之矣及禹曆丁丑江

典矣

君典不佞同第進士夫人則又遺書京師戒之曰
 兒嘗患不第今業已第矣願余之所為若患者非
 不第也若蒙 主上恩且叨一官中外其有不矢
 乃心從事而或二三其德以忝厥分者余且弗子
 不佞幸得與同年之彘從江君遊見其恂上雅人
 行能率於卓不奕於程則既私心嚮慕及覲於太
 夫人然後乃知江君之賢有自哉有自哉今年太
 夫人壽六十不佞覲於太夫人之所為壽者以其
 有德而賢有德而賢名在史氏壽且越千百紀即

令妻賢曰
大夫人燕
之矣婦德
果唯乎哉

百歲不為永年何言六十哉至兒子他日致位
 顯將藉 天子之寵允以為太夫人榮此世俗之
 語咸無取焉

出使錄序

嗟 陳將軍何其壯也陳將軍故書生嘗持文墨
 議論即持文墨議論願獨心慷慨喜竒節時 與
 人談陰符黃石人竊姍咲之不信也 世宗皇帝
 時會海上多故日本內訌尋干戈不已當事者計
 得深智亦有口如陸賈者緩頰折虜而難其人陳

世多輕介
冒士屠長
卿序陳將
軍先提出
書生嘗持
文墨議論

一語自是
為陳將軍
地其得休

叙陳將軍
功成皎如
口星

將軍與蔣生者遂仗劍起使日本及說王直諸酋
立竒功海上而生實同首事而陳將軍功最高余
讀兩君出使錄則霍然心壯將軍夫東方大患不
煩操寸亦咄嗟而解將軍豈非所謂天下竒男子
哉五石之瓠非不枵然大也而或濩落無用則奚
取於大矣余觀書生平居抵掌談天下事則氣蓋
一世而往七大言無當即一旦出經營四方有不
為五石瓠者乎其老死文墨間者又何可勝道而
邊陲功名大都出材官武夫之手彼且輕書生為

文字有起
伏有照應
大方家筆
也

徒空文無益是士之羞也嗟陳將軍顧獨非書
生耶抑余又慨當其時縉紳大夫不少曾無一人
慨然赴公家之急者而陳將軍獨起布衣出任馳
驅可不謂難哉嗟將軍今老矣尚不得縮通侯
印而尤然領偏師從大將軍海上俯仰浮湛尺寸
不展將軍何數竒以方漢李將軍異世同慨矣將
軍嘗為余言余自起海上事戎行履危涉險奚翅
九死賴天子之靈幸保首領今余顛毛種何
能為而尤屈首出入人麾下不亦左乎余且營一

室歸老焉暇則挾弓矢射虎南山銷乃公雄心已
 爾一日出之使錄屬余輯之余既輯之而又以數
 語道將軍事將軍得無少快之於茲哉願將軍無
 以快之為也

陳子有制彖叙

夫士頡頏世資抗手而譚青雲之業良不易哉余
 觀古士射策上書迺羊豕起後出而都卿相者非
 必皆鴻鉅大人然其大較流覽百家鼓鑄群彙精
 詣歎運霏屑而出之一也其寂下者蘓張言從衡

似五色蠶
 魚三食神
 仙字上農
 上然已獲

家上六

迺攷其當昔立談世主之遮雄辯朗暘亦自斐然
 計其胸中非綉萬古不能辨比於美丸舞劍投壺
 歟覆鄙夫曲士之技靡弗各臻其妙故古人無不
 精之業也我高皇帝置令甲以制義登士士雖
 鴻鉅大人非制義不登要以博綜經史諸家而出
 之以閱達爾雅即以此覘其胸中典其他日之所
 表見及其救也士務華絕根勦一二陳言以取媚
 時眼幸而遇合即文軒華榻意津津不啻得矣其
 有好古博雅者則世恒目以為妖嗟哉乎夫士而

成文軒華相爾已無所不可有如八而謀謨崑廊
出而經營四方講五帝三王之業即一二陳言安
用哉夫嘗試令今博士諸生顏行古蕪張諸君則
唾而太不知今蕪張見今博士諸生制義亦唾而
太也由此言之今之鴻鉅大人蓋不得與古鄙夫
曲士之業論精矣古人之業博極群藉而今才須
牘方寸爾古者談執至皓首今垂髻搦管而輒登
作者之場何相懸哉余益甚苦讀今制義如嚼蠟
每手一篇或不卒業罷矣天祚 皇德士興大

咳唾珠璣
陸離可愛

卓犖之詞
炫雄心

雅修文者往七舍枝葉而求本根士之博雅好古
者其始如電甲長神白日行市中見即錯愕交已
稍狎之不甚驚恠今則如蒲萄拘醬入中國有見
珍者矣士生斯豈其亦幸矣哉嗟哉乎士之登朝
寧徒為獵華要賈富哉固將齧尺寸而流竹素也
而乃徒以空文進而又卑之乎陳言是汨也丈夫
七尺之謂何何士之為邪雲間自二陸先生而後
才士纒纒輩出迩豈號為極盛若陳生子有者諸
子白晷矣余自曩歲布衣耕東海田則雅聞雲間

諸文人才士各私用向往迺今以小吏後君子後
 益視事之明日子有諸君輒見枉余為驩然把臂
 再過子有出所為制羨問敘於余余得而卒業則
 多平日所習見者沉雄高朗秀拔人群是博雅好
 古之效也菰蘆中有人哉余不佞迺幸得竊觀大
 國之風折節諸茂才異等而愜其平生雖登崑崙
 後化人遊何足以云于是樂而為之叙

壽范太僕先生七十叙

夫折珪旌爵者靡識山林之味被裘拾穗者不結
 入代之憂斯非不各適其適迺皆未免局於一隅

奇偉雄壯

閑曠之士繼焉如必以箕穎谷口為英雄則伊箕
 不齒于明智又以駟馬高蓋為奇杰則唐山洛水
 之夫不列于人倫要以達權觀化視所遭矣世有
 貧豪大人執玄德神動天游進可伊箕退可箕
 谷遇合則駟馬高蓋不遇合則唐山洛水夫是之
 謂玄同則今太僕范中方先生其人也先生以妙
 歲揚聲翱翔天路所至鴻烈旬隱如馳駭電方視
 孝越絕時某尚童子未能執經以進於門下而數

叙事詳核
可為范氏
世宗矣

後鄉之父兄長者聞先生高才卓識先生群東海
都人士而試之都人士出私議曰某也儻某也不
已而果然逮試于鎖闈出私議曰某也儻某也不
已而果然蓋無不符合者東海于是咸驚范先生
神智能得人而都人士賴先生以成名者無算又
宅心平而持憲肅也以故范先生之為督學使者
稱越絕師表云無何為大方嶽晉岡寺登於九列
涉厯榮華功名愈益茂焉而廼黑髮懸車歸上而
築嘯園老也夫由前觀之則灼上伊管之烈也由

掉此數句
有萬餘力
何等手段

後觀之則居然箕谷之操也斯不亦閑曠士也哉
哉不佞某以職事至雲間得數奉先生顏色先生
不以某不佞時肯投以瑤華之篇又引之邀於嘯
園觴咏為樂也蓋不知昔者阮嗣宗之登蘓門有
以異乎無以異乎今萬曆七年己卯嘉平月是為
先生七十生辰諸文學莫生廷韓整生欽之方生
象甫徐生孟孺郁生孟野單謂不佞知先生以叙
辱焉夫世俗之吏可以為文乎則班揚不足貴矣

壽谿谷先生五十序

欽士有條
司馬長子
法明

歲萬曆丁丑不佞隆舉於南宮昔同舉於南宮者
三百人而樵李馮君夢禎為舉首與不佞隆一見
語合結駟聯鑣兄弟之好有加焉蓋數過後余於
長安逆旅每君至余則閉門謝他客獨呼二三同
心相對坐茂樹乘涼風昔而劇譚雄办懸河倒峽
旬上吞雷電乎舌端時而為枯禪突然窸窣靈籟
不蕪天青日朗意境所到坐失千古不佞隆亦數
脫驪騮裘後黃公貫酒佐驩每秉燭至丙夜壯斗
垂於檐阿而西山低於几席輒起擊玉唾壺慨

不休或因以達曙矣馮君博雅慕古言則稱先王
典之譚六藉子史旁及禪官小說則禪上乎炙轂
而出之也所誤結深湛非竹書汲塚之罟蠶室間
文字不以辱墨卿孟堅亭伯而下勿論也為人高
擴玄虛守真味道余兩人嘗以志操相砥曰男子
隨地豈止析圭儋爵要以提德羨雄瑰自放遵大
白之塗舍耿亮之素不媿兩間榮貴何為夫神龍
之所以盤迴重淵而翱翔太清者无欲故也脫令
有欲人即得而繫之是董父之所禁也以故吾兩

輕揚秀逸

人盈長安未嘗騎馬衝汎懷一刺通豪貴人泊然
 自縈云無何馮君以率首故滯留待詔金馬門而
 不佞隆遂領穎上公然信使往來無問也某年而
 移青浦青浦公携李一水也於是昔時使人賫書
 往候其尊人谿谷先生迺君亦以予告東是為萬
 曆七年己卯而谿谷先生適壽五十遘會逢昔称
 異數哉先是君遺書穎上曰子意不可一世而独
 某得幸於子子以兄弟之好視某明年家君壽五
 十秋七月实維生辰某將以是月献一卮為家君

句上晚塵

描長處有
半神

竝麗余三人叩舷和歌仰視青漢因風而送鼻声
 樂甚已復相携汎泖湖登湖上浮屠尋余丘躡天
 馬吊二陸祠忼慨與懷焉盖流連三日而開之別
 去加則留叁頭旬日余退食即相与揚扈風雅諷
 咏先王不及於政加則泔詩如于管余詩与之畧
 相等先生髮短矣而心甚長諸所誤結更雄而神
 王哉余与对壘逡巡畏之于是謀刺先生詩余与
 開之附焉而用青溪印集

卷之終

由拳集卷之十三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讓柴仲初

語有之士有爭友則身不失令名今者僕將開口
 前數足下以罪願足下少聽之僕鄙人也天性拓
 落其於人禮數益未嘗數數然也然不敢以此事
 足下矣區區願為足下忠臣願足下少聽之管魏
 文侯與左右飲酒樂而天雨願業已與虞人期即

行文如風
 兩飄忽就
 翔此亂今
 人見而氣
 奪

引喻切當

飲酒樂即天雨文侯無為矣也晉文公業與原人
齊期即失信得原文公弗為也夫季布所以有穀
梁楚間者豈非以其不侵然諾為名高哉故信者
士之質也行之寶也自國君至匹夫弗可易矣僕
始謂足下信人也乃今知足下非信人也始足下
與僕期訪僕山中僕甚遲足下每晨起輒戒閭人
掃門庖人治具館人設榻昔時謂足下且來乃一
期不來則為再期而三而四五僕常坐齋中聽戶
外履聲則謂足下來矣而足下竟不果來僕所居

句語飄逸

卷之十三

山中誠落莫夫遯空谷者聞登然之音輒喜斯恒
物之大情也矧僕與足下交遊中號稱相知者哉
僕交諸大夫士后及不少矣顧歎拳拳足下若斯
斯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豈何如者丈夫處心有
如白日如其一諾即萬鍾若失千金可捐輕泰山
為一擲等六尺猶秋毫指幽閨於廣遠揭冥冥於
白晝弗可改也是以聶政抉面於嚴仲荆卿湛族
於燕丹延陵挂劍於丘墓伍相投金於瀨水豈非
貞士之楷模匹夫之耿介乎以此徵於足下足下

錦綉腸

白卷集

卷之十三

七

筆端造化
若生龍活
虎氣勢雄
湧若怒浪
驚濤五萬
內之英才
也

何居足下訪豕山中相去三十里耳計暫往而返
腹猶果然者非有跋履山川之勞也管人纔一想
思千里命駕此其視足下何如哉足下即不憚王
趾無為空約不署何辱命焉而徒令僕朝夕引領
西望是足下以此弄僕也僕即何有於足下哉僕
日閉門下擬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杜面古帝
王讀六籍語孟則執弟子禮孔孟覽左國則折節
立明三披史記漢書則長揖太史其他諸子僕日
與之晤对一堂劇譚千載僕即坐窮山中未及蒸

莫也足下何為挾城市傲我曩子居大江以壯僕
十至足下之門足下乃一再渡江是足下徒能坐
邀国士耳太三十里而遙即累足退不敢前尚奚
論千里命駕哉僕自擁篲役海上諸君有辱投刺
先叩僕之門者有往而見谷者有徒空言脩殷勤
而竟不一造其廬者僕於諸君固不數數然也乃
僕於人則又大異有見則喜不見則悄然以悲有
見則喜不見則不悲有亦無見亦無不見亦無喜
亦無悲此其大較也以此徵足下則其所謂拳、

足下者其故可知也足下自處宜何如者足下嘗
試思之汗藪藪下矣葉元牀於僕猶足下也疇嘗
之約元牀寔與焉幸為我寄聲僕無狀不能佞足
下刺刺盡所欲言幸足下恕我

與李之文

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佞處鄉邦走江海交
天下士多矣大都市道紛如石交零落浮雲蒼狗
恂怳難憑豈惟小夫曲士即號稱一代碩人君子
始以才名取人推轂見賞乃不勉之以就萬世之

業而後以富貴相期或外為相知內存觀望或始
厘剪拂已改物心不佞疇嘗虛名稍稍起彼都人
士謂駛馭千里無留行矣多樂與不佞交往往懷
刺及門執贄求見倒屣以迓王粲虛左而迎侯生
此時眈眈生光采一言俗羽翼誰不為不佞鮑子
哉不佞亦感恩銜遇折節委心豈貫白虹氣于天
日思湛族以報燕丹斬衣以酬智氏豈不盛哉既
而斬焉衰經讀禮山中一再試於有司有司救帚
棄之說劍談兵迄無左驗疇嘗之把臂而稱相知

者一旦棄不佞如遺跡焉詩人託意於谷風孝標
著論於絕交有旨哉靜言思之可謂於邑不佞深
維平生知己不變者三人縉紳之望則有張大司
馬竹墟司馬骨肉之親則有之文之三人者金石
比堅芝蘭同臭識管仲於纍臣收孟明於囚帥真
可謂歲寒松柏幽谷陽春即使大海變為桑田黃
河掬為衣帶逝州西汪白日東沉豈可移其志哉
之文頃與不佞居年益老成見益高昔時能賞子
文不佞每有所綴文忝反成輒索讀之讀之惟恐

其易盡也當其得意則拊掌狂叫擊節咨嗟懷拍
拍然也不佞文豈能當人意至是之文爰象過耳
然而莊生之惠施伯牙之于期于載而下當不令
兩人者歎稱相知矣坐是吾兩人者如蟹與馭虛
然或或不可以相去不佞昔有所綴而之文不及
注目之文不樂也乃不佞亦不樂也每坐齋中屬
藁會之文不在即無奇思無佳句已而之文適至
即得奇思得佳句嗟嗟此何以哉夫物常珍於空
得於所有餘常喜於偶遭而歎於所習見斯

恒物之大情也夫珠玉之貴於瓦礫者以瓦礫多而珠玉寡藉令珠玉多於瓦礫人弗貴之矣鵠雛之貴於烏鴛者以烏鴛常有而鵠雛不常有也藉令鵠雛常有如烏鴛人弗貴之矣故漢武帝讀相如賦恨不得與此人同時而班固作漢書傳毅詆之為覆瓿達觀古今諒同斯揆矣乃之文獨何見哉而耽者鄙作臭味不殊譬如啜吸金莖飢食玉粒足下之好得無癖乎管楊惲為司馬子長之甥故其為文豪宕踈爽有子長風今不佞於子長無能為役而之文天姿秀發是不難為惲也他日以文章高視東海是在之文矣是在之文矣則不佞之所拳拳於之文又豈獨以相知之故哉

報楊伯翼

讀足下江南曲真漢聲矣足下所謂盤空橫硬語豪書生哉嗟與足下縱談千古於仲初樓中乃歸途不覺失聲曰楊大理乃有此兒足下方領先鋒旗鼓索戰詞場氣磊磊盛也僕則姑囊弓矢退舍避足下銳氣俟其氣稍安和然後與足下對壘耳

僕亦慕李山人甚足下有命明日當在大雪中赴山人

又

咄咄楊生才何太奇也僕居江南則奇楊生乃今
居都下則又奇楊生甚居江南有楊生楊生稱奇
爾乃今居都下無有楊生即奇不又甚乎總四方
奇士來集闕下豈不多賢至求如伯翼者輒無育
何也僕襪線之才亦辱都下諸君諫見推轂謂屠
生才屠生惡乎才謂屠生猶余令得見豕伯翼營

何以去不大
易走乎僕昔時對諸君口足下
不置大江以南為生色夫大江以南靈怪之所
盤鬱也惡得無有楊生即無有楊生何以大江為
足下近作何狀足下搖筆海嶽輒鼓舞相摧余恐
波臣且訴足下上帝太橫哉僕居都下無狀日騎
馬懷刺出走道上出即勞苦不出即得過諸君歎
奈何萬里太舍其所遣而從牛馬羣中以為名高
顧安所名高且莫且及足下矣幸足下無姍笑豕
尊君而下安不汪長文入城不長文住山中附書

恐不能徒不具而冗不及具幸為我謝汪君

與賀伯闇

僕海以東鄙人也蓋未嘗知足下知足下以馮生
咄咄馮生奈何衰然絕多士而奔也彼主者顧安
所得雋始謂是適然余泊讀其奏牘稍壘嶮乎標
竒而出之也泊又印其中則又多竒閎肆哉稱博
物君子矣禦鬼港上寔生此人足吳越霸氣之餘
也泱泱大風哉僕謂之物遂窮樵李之勝觀止矣
乃馮生不自賢數數然為僕稔賀生不能休云僕

蹶躡之足余尺尺寸寸董而得踞至如賀生八駿
者也以穆天子登遐而躡崑崙之上下眎大河不
承兩睫爾斯之謂神物若鄙人安所稱竒今天不
生賀生者鄙人則獸往矣僕殊不聞居無何馮生
出足下尺一僕讀之卒業輒爽然目失也而幾失
馮生何物小兒雄快若是不圖越之東鄙兩見夫
夫令此兩生並轡而駕中原將誰者前矣而且也
佐之鄙人鄙人即不佞無能為役令辱在偏裨猶
可領旗鼓冒矢石而獸當一隊天下士馮軾以觀

吾東海當不復窺吾東海作何狀是以鄙人始而
驚已復沾沾喜也書辭多高自稱譽是絕類東方
先生殊伉爽可喜稱西方聖人語可謂開士至口
津津中豔一舉首者何故夫一舉首何足為足下
道僕謂取之物譬若群兒之攫一搏黍之先而先
之後而後偶先得之偶後失之茲奚以馮也即亦
謂技有精與不壯夫奚取焉壯夫者方將上之乎
九天下之乎九地鼓鑄萬彙而翕蕩六合操鉅矣
細何為乎而足下云去也且馮生曷以此重天下

曷以此重馮生重馮生以此者衆庶之見也是下
之取此物縱送間亦足下佛也佛是無天地是無
天地盡是無萬物是無萬物盡安有天地萬物都
無而復有其一舉推斯以譚足下之於佛猶未乎
聞足下雅不善里中儉父此又何言彼隆隆起地
上者山嶽乎浩浩奔入紘者江海乎嚙嚙捧出而
燭下土者日月乎此其為竒怪亦大矣而世人不
驚則習見也夜光之珠以暗投人於道或按劍而
相視則不習見也彼佞邀小夫惡睹所謂廊落非

常者哉今天下幸猶不乏魁壘之士士稍稍鵲起
奮臂大呼當必有千里響應者馮生且乘順風矣
傖父當以馮生故而信足下足下何有於傖父哉
足下正正竒奇無所不可而以竒服恥吒於昔誠
可為足下稱寃然此惡乎貶賀生下士聳道大嘆
之不笑不足以為道非虛語矣願足下自信無議
改玉也大丈夫知己恃有海內二三竒傑耳若此
曹幸置不問賀生以竒服擯於里中人而屠生未
嘗與有宿咎驩乃從數千里寄聲下勞苦若平

生足下知非皮相矣假令賀生治治容飾繁聲而
奏諸時人之前昔人必喜屠生則却而不前之二
者孰賢哉領足下自信方馮生衰然絕多士而奔
也釋名藉藉起都下都人士咸延頸願得一當馮
生歎鄙人以不知故猶然掉臂也馮生以鄙人掉
臂也私計謂心頭者萬人不直屠生一盼矣一日
僕方有狗馬疾杜門謝客馮生乃排闥直入視僕
僕乃據牀與語語意氣殊易馮生馮生乃稍稍吐
竒既而相與縱譚千古如倒囊而出物也僕則矍

日考集 卷之十三
然起曰吾幾失一馮生馮生寔已吾疾益自是始
為石交矣馮生竒士能知之下竒倘所謂臭味乎
彼悠悠者則又奚辱也僕入燕來思得一觀天下
竒士寥寥爾少當僕意者即如馮生指不能一二
屈而卓傀拓落之士往往散之四方無論西北即
如豕東南益多竒傑人執一麾自雄里社間安得
張彌天之網頓八紘而掩之盡致闕下令鄙人不
大落莫也然屠生亦行且以小吏走四方矣僕有
四方之役當得便道南將尋足下具區之上與足

下為十日飲酌酒波臣仰天大噉亦一快事幸甚
下無鑿坏逃我

與余君房

君房足下答者先生之馬首東也僕與二三知己
送之都門相眎不能出一語益頽情殊不懽豈惟
僕與二三知己即白日亦為足下黠淡無色矣足
下雅好竒服峻絕而深湛無論六合益直以千百
歲擅長者一第何有而令摧頽若亦可謂有天乎
僕居都下都人士無問識不識往往為僕言君房

日孝集 卷之十三 十一
無恙以彼其才魁天下當有餘而顧不第者何僕
輒為之歎歎慨歎即鑠闢而入者亦無問識不識
往往為僕言君房作何狀又復見落落君房者今
不知為誰異物當前易愕眙失主余其無落夫夫
為天下口實矣余又為之歎歎慨歎嗟嗟君房命
則云何他人一不得志即氓氓余而先生獨令天
下竊竊然口之不置且天下不中豔諸得志之士
或置喙焉而歎勞苦一不得志者夫此其效可睹
也夫士博一第典博天下識不識之人之勞苦斯

二者孰賢哉足下蓋可用此自慰矣然此皆他人
為足下云爾足下何所不可謂有所不可足下不
胡盧豕乎僕居都下無狀且無能為而又且無可
為晨起第騎馬出走往候諸公間諸公間即往候
門者率不人馳去即不往候又得過詰朝輒復然
日莫倦歸有亟命扼席臥余給事大司馬省中殊
無所事事與諸君雜坐一室中候大司馬升堂出
揖揖罷復入坐室中長日無以為驩諸君則嘈嘈
盃浪媒語余旅進旅退如是而已此何以聞於足

下 主上慎選文學侍從之臣不佞隆不得與不
得與箕仲且然何論不佞不佞居海以東昔聞人
言君房箕仲兩君今居長安豈不多賢乃人言亦
未有出君房箕仲兩君者難之乎其為才矣足下
東還佐何狀秋冬間得就一官東尋足下湖上為
十日飲良足愉快而後日僕僕牛馬奔中山靈咲
人哉田村書來甚督過僕僕寔不佞以勤田村幸
為承謝之人

與田村

章君來得足下尺一具見款款之忠不佞自謂靡
落無他腸把樸直以遊於世譬如不繫之舟汎汎
澤中任其所之多故當前未嘗一經意想無論善
敗滂而為之何者為善何者為敗之善而善矣之
敗而敗矣日中所為至莫有命枕席沉沉臥介詰
朝復然苟無甚大利害即有甚大利害豈或都忘
之矣思慮為勞多愁則苦益心無思而且也不任
于思無愁而且也不任於愁不佞之心之混混沌
沌猶若未嘗剖判矣惟不樂行其心之所不忍以

舌吐一乘
之談自是
如未世尊
法門

是為自適不佞數奉教於君子其罔敢二三其德
 以取大戾足下所知也惟不能小燕曲謹以沽鄉
 曲之譽計生平所操務將疇為足以取名疇為足
 以敗名又都忌之矣又雅不善典昔淳湛憎喜自
 如轉喉觸忌黑白太明臧否太別當其得意口津
 津有味其言即直鈞在前曲鈞在後僕亦惡觀其
 然方言脫於口而其中已忘人方結念若鑄在金
 石而僕固已舍然久矣乃今今世不為不浚中務
 紛如蝟毛多所鑿矣蹶而復書將遂議改玉而疎

馮且區謂
 屠長卿而
 孔不識丁
 人即此可

累成性迄不能懲熱羨而吹鑿嗟嗟夫人之心拓
 落無城府一至此可謂至愚極陋世奈何求多於
 愚人哉居都下勉為周慎作閉關人蓋畫地而守
 之三緘其口矣所通聞問惟我二三知己不敢令
 門者妄通一人以是城守庶幾免乎惟田井以為
 何如余寔不佞以勤田未藥石之言敢蔑大惠

典沈長孺

都門一別至今猶懷惘惘然僕之典足下猶張弓
 乎僕引弱弓一發而盡至其敝也不能穿魯縞足

筆力雄壯

下開萬石之弓引滿不誤發則穿七札飲羽伏馬
洞匈連腋百步之外無留行矣足下東作何狀大
江之上大湖之濱事事適也僕今在牛馬奔中風
塵作苦方落拓不第昔世人多勞苦屠生乃屠生
方載營抱魄此心自放於立壑間殊無顛顛可憐
之色及幸叨此一第居長安日負羈紲從諸君馳
道上頻仰人看捷將降心諧俗僕有不能昔而厚
目墨守已忽忘之矣將循故步而行動多蹙蹙利
害之所鑄而憂懼之所併如行閣道下九折坂而

玄風豪
往往溢東

臨百丈之溪歎奈何無廩廩也又苦炊玉而然桂
長安信羨不可以久居矣足下無徒謂僕虛語且
莫且及足下當有味余言哉秋冬倘得就一小吏
東尋足下山中把臂一咲亦大是快事家有老母
方資升斗為朝夕甘毳計且又苦無買山之資須
暫為吏隱然後惟所適尔急流勇退僕能為之譚
何太早所謂未卯而求昔夜者也足下許之否
典馮開之小牘八條
足下得楚詞不自私幸惠典僕共之僕便當為足

弄丸手段

清言楚上
意味仁濃

下邀西山落日一倚醉爾足下無日不過僕詰朝
就館試便杜門理舊業邪此足下家物何為自苦
疇咎足下云宦情太薄欲早尋僕西湖之上僕信
人也且先至湖濱俟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詰朝一會周元孚丁右武及楚瞿君梅君二人皆
豪士也蘄足下過同敘適造瞿君大似恂恂謹厚
其兒子亦美秀而文明日之會并邀其兒子才十
一二歲耳無論奇文即作字亦不凡英物哉夜來
作錦帳文又殊自喜起舞蓋愴怛如見物矣

玄趣淋漓

早趨作祭伍君文稍自得意自取讀之令丞懷拍
拍然始傷乎悲哉已復稱達人語輒復大快矣得
意可知也夫之工不工祇不敢知亦一時奇興幸
足下急過賞也

風神高揚

昨過後足下甚善乃不幸遭愴父作灌仲孺使酒
罵座令人意邑邑不懽願安得與足下搥胡牀譚
噱又安得長策揮俗客於門令吾兩人勿傷雅道
也嗟嗟人奈何能無此遭哉大史占僕疫來流字
入度足下豈亦有是邪當騎過足下閉門下捷復

取一九泥封戶抵掌作嘉話何如来論已悉拜命之辱

午前自兵部引堂回正欲邀足下適天大雨大水從街衢溢入室中至深三尺如泛家浮宅然弟有據牀第耳以此不得如約弟豈真蛟龍邪何為水中居足下當採大筏急濟永牀上艸艸

為陳即作卷燭菡七絕寄意類深幸足下過讀之今夕何夕客中多懷足下可乘晚涼來共坐嘉樹軒觀天孫渡河僕當為長安七夕菡萏之也甚望

如話巧心出自天然

鵲渡星橋念七

甚望

宿負奉償伍金如暫寄故府緩急或再有請須今日預為地尔一咲屠長卿日乞米長安如此僕或者舅倩後身邪

大有技倆

情見乎詩

不佞南笑道出涿鹿曠哉黃沙莽莽天何高乎鉅野千里回望宮闕迥不見故人此僕銷魂昔也氣結臨風不能長語廿九日隆頓首勒狀無他言

上座主先生啓

青陽布令群芳含氣於木公白帝乘秋萬寶告成

第下坂在

爭技奪海
字中料斗
兢浩

於金母吐納靈潮屬神龍之變化酌量元氣在斗
柱之平衡大鳩鼓垂天之翼必借力於風雲八駿
騁逐電之蹄亦取資於銜轡都人士之意氣鳴張
寧逃主者子大夫之文章鵲起爾何能為彼鎖棘
關而入實驅司命而來在造化於筆端片言寵辱
握星辰於掌上萬里升沉之玉之石一顧盼而已
今為龍為蛇不斯須而遂定揚之則昂藏於霄漢
抑之則淪落於泥塗似此鈞衡之司可忘水木之
自恭惟太宗師老先生東海鉅儒南宮清德石仇



右軍王羲
之也善書
揚雄其
泉賦志氣
凌雲列句
校書天祿
閣有若人
次杖藜以
照之老人
即太乙星
也

秦望競秀於會稽玉簡金書探奇於禹穴碑枕
亭墨妙右軍之筆波涵鏡水文馳賀監之轂甘泉
毫從賦擬凌雲天祿校讐星臨太乙暫違侍從之
班來况掄材之地目分蒼素口辯淄澠身登泰岱
望匹練於吳門劍落豐城指雙龍於牛斗象罔之
求玄珠太喫詬離朱之迹伯樂之相神馬觀存亡
滅沒之機九州土廣設天網以詼賢六幕塵清頓
入絃而掩雋謂梁棟竒材不見遺於寸朽是以垂
魚薄技得自奏於大方搜之汨沒起迹羊豕之間

出之風塵矣赴雲龍之會是太宗師有大造於諸
生也雖甚盛德蔑以加諸何以報之如彼罔極爰
治具於庖人敬申燕喜用微寵於執事聊叙雅懷
伏惟大君子不鄙夷諸生惠然臨况不勝允榮歡
忭之至

與沈君典諸子

一別足下遂作勞人東還內戒行李外接賓客終
日馳逐夕至漏下四五鼓不得休太冬十一月初
四日始得奉老母涉賴又鞅掌可知也坐是久

叙事并井
漢司馬法
門

脩問豕心殊勞賴故自小邑不謂又彫妝不可言
延城廣袤三里寨落數家一所鎮與縣官雜治軍
三倍於民城中所官專制縣大夫莫得詰非一日
所鎮家人至騎馬與縣官爭道其家之瓦覆而崇
墉者問之皆千夫長百夫長家編民僅僅七室草
屋涯垣蔽風雨而已城外塊然荒土如掌大景於
何有惟枯楊數株霜雪玲瓏然如玉封可為娛玩
蓋東折而入於壽州北折而入於賴州此蓋賴壽
間一村落東北亦賴壽二州治稍遠故別置一縣

筆力古雅

治漢稱黃霸所治潁川及灌夫家潁川者今河南汝州非潁上也唐宋所稱潁川為歐蘇官遊處者即今潁州太潁上尚百數十里而遙蓋壯不近箕潁東不近豪梁淮泗而自為一村所謂塊然荒土如掌大者爾無所取羨矣史稱管仲潁上人今潁上有管仲墩然攷管仲墓在山東舊誌所稱諛不誣或相齊後遂家山東死即葬山東爾然潁上舊未有管子祠潁人之不好事如此哉邑小而民貧征求作苦民日以不堪又界潁壽間為汴泗孔道

車蓋供億不絕不佞以去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蒞任蒞任之日緋衣皂蓋逍遙乎須臾即衣故敝衣出城馳數十里扶伏道旁迎貴客貴客呵聲如雷使人覓銷村落數家舊猶不失本業且俗織嗇無華足脩饘粥近歲為大水蕩析民以縣聲又土燥不宜秔稻蔬果重胥豆麥鷄豚四種鷄豚又味瘠薄不可食不佞今下車禁鷄豚一無所布日麥飯一匙而啖乾葫蘆官舍頽垣敗壁大風灌室號嘔不止老母苦寒夜起不佞手爇蘆葦細君進湯汁

傳云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長卿躬自起孝此所以能令郡民之不孝者自化與

士風誠然淳朴不復知官府禮法其最者言之可為諸君長安握掌之資不佞下車之日舊令舉公燕燕不佞堂上盡召城中千夫長百夫長及數輩龍鍾而皤然者為鄉老博士及故縣尉永州司馬至有頂儒中而青袍者稱故上舍皆與不佞南面分席而坐堂上惟舊令下坐稱主人縣官不知所出旁一吏對曰故事明日不佞舉公燕酌舊令諸君復來不佞方與舊令為交盤日夕不得休命從人治酒賓館款客盡徹門者爐火遮燎佐安羅又

詰朝明早也

時時遣人謝過諸君至二鼓醉飽盡驩遂相與約無待公燕奈何以交盤故慢客私開縣門不告而公詰朝縣官猶令人持帖子謝過也不佞今遭人無短長惟罄折而又善謝過疇謂屠長卿終骯髒人哉然於行公法則不敢余矣此大都猶其小小者其最不可為者城臨大河河廣十丈深二丈許先是公城垣猶稍遠歲遭大水壞堤水漸迫城下今去城僅二尺許今年三月春水皆至或夏秋間淫潦則城垣不復可保民其魚乎奚官之為也危

在旦夕方脩築河堤邑無一木一石取木石當於
 壽州二百里外度支盈萬金邑中一無所出而日
 奉上司之督責甚棘前官業已脫走今至不佞將
 安所逃不佞雖日夜焦勞最念小邑寨落數家計
 無所出今方出廬外舍典土人多方區畫盡出縣
 治之瓦石以羨倡百姓家偕一石諸艸屋瓦垣又
 苦無石則取敗石伐枯楊不佞方且身希鞶典土
 人同操釜鍤列在負擔日遠行百里而疲令人從
 門外報太夫人以無恙百姓見不佞忠誠人人勸

有徑制有
 區區足稱
 良吏

也嗟乎疇昔搦管清言屠生令一至此哉不佞以
 前歲馬上馳二千五百里入京師去歲間闕抵家
 又間關奉老母渡淮而北喘息未寧又走壽州走
 中都走滁州走淮泗走揚州謁上官而歸遂興此
 役迄今形容枯槁手足胼胝又為風雪所侵蝕鬢
 髮種種作枯松狀雙耳皴黑如木菌鼻促縮而善
 涕眵方遮謁上官踟躕無奈涕何益不復囊昔白
 晷楚楚屠生天乎其以豕為豈疲也誰令聽之故
 人良苦始謂數字聊寄相思不意臨書遂不能止

軟音軍
 折裂也

勉旃先生努力霄漢

典孫太史

抵任兩月奉職亡狀惟勉強勤思治理不敢即妄
 思官以賄賂一錢不敢入私囊思竅情失職朝夕
 兀兀至盡廢筆研思因囤積寃除重犯不敢濫囚
 一夫又日問獄囚饑寒寃苦狀而燠休之有盜遣
 徒道亡縣囚其婦幾二載饑病委頓冬月單衣敝
 盡者隆廉得其狀給與衣食亡徒感泣自縛來歸
 蓋二年逝不得自來歸表而刑之不可則為請於

長卿穎善
政故鑿心
可觀

與察也

公道得未減先是民貧苦吏苛又苦征歛急則皆
 亡去隆先撫字而後催科又盡去銖錙非正額秋
 毫無取又審稽戶口田畝實數丁死亡盡者產歸
 他人者地瘠薄者富橫隱漏者悉犁正之民稍稍
 來歸告復業者今且委積車下日以百什計矣思
 問閭隱痛不得上聳每出停車按轡聽受人言黃
 稚滿車前後數人對簿務令人各盡言無說廼已
 已即刑而有言亦輟令聽之聽之而無說廼已神
 解未至務沉深而盡下情庶幾無寃思訟煩長才

有仇香
風致

風務在息爭訟而講解即大事弗問講解縱舍者
 什之八九麗法者多一二萬萬不得已爾其罹法
 而可以理論者不敢盡法也有母告兒子不孝毆
 母者召一二鄉父老會問隆反復諭以天性至情
 語至移晷薄責兒子兒子彌救母母前相持泣隆
 泣鄉父老亦泣堂上下無弗泣者而後令鄉父老
 領之去日教替之今以孝聞山西賈人持帛貨縣
 中縣逋帝貨二百金以十餘家訟縣至隆前十餘
 人勸無券皆如賈人言亡一人欺隆者隆感其美

歷覽長鄉
政蹟為列
循吏傳

悉放免無所拘執聽其償賈人且謂賈此曹無所
 繫亡不償若所不償若者予則代償果出而盡償
 賈亡一負者所出入人出者稱謝入者亦稱謝隆
 不知所出心殊自喜惟終不能事上官作繞指柔
 平日又如揭日月而行世人皆好煩苛而隆尚寬
 大世人皆以歛先入者為賢而獨後催科諸所謂
 民便者多不探上喜怒而徑移文上所罪有紀可
 怜者隆多白免之有賣兒子贖罪者隆立釋之而
 後以聞其所謂以德化民近迂濶又似矯俗為名

高其不賄又近好名不能媿阿取媚上官又似詭
謾其勇於興軍又似見所長先是各州縣皆卑賴
上賴上齊民多不關白本縣而赴塑他州縣他州
縣亦不關白本縣而徑繫我民人太前官屈體詭
隨蜀踏自保至奸偽朋興乘機竊美魚肉元元擾
豕四境隆悉取而法之鄰封不謂隆持法紀而以
為好上人先是監司人至縣捉吏堂上械擊許置
迹辱縣官隆在事一切呵止門外不得入入公文
督府舍人過入據御史臺南面毆卒隆召而庭責

一結大有
筆力

之其人謝過良久乃已由此言之下民即德隆隆
無以託於世路矣雖然隆何求哉嗟嗟江淮以壯
荒土千里人烟消疎流移滿眼婦子不保監司雲
列文移星馳簿書山積徵令急於絞繩汰吏猛於
虜扁摧輸析於秋毫供應疾於湧泉言及拊循衆
皆日咲共以為妖奈何官為故人知豕敢布腹心
子當云何因風寄我河工告成矣不費官錢一文
而萬金之役成不旬日黔首驩然父老咸謂非明
府營三十年不成自古役以民力又以民財而無

怨聲者為難隆德薄無以致此此適徼天幸亦或
 其民醇之效歎謝生者賴上人雖有文行以貢上
 京師幸借顏色不佞所以治賴上謝生或能道一
 二矣會言天下大計不及相思

與張長公諸君

渡淮來吏事勞人風塵作苦一城斗大土瘠民貧
 編戶十九里多流移人誅茅小結先是邑有所千
 夫長百夫長耳膏田盡折八屯崇墉瓦屋為富人
 居者多軍伍齊民艸屋斗粟外無長物俗織晉而

教語可為
 額上志

卸好訟善逃監司乘傳過邑見居人多瓦屋往謂
 賴於河北稍殷富歲增額征又多代他邑辦賦入
 名為協濟民重不堪又介賴壽二大州間車徒供
 億上典二州等當汴泗孔道冠蓋相望也一道賴
 壽至下邑下邑何能望二大州易以得罪民又重
 不堪隆世情故疎雅不閑於吏事奉職無狀足下
 試問隆何以治賴隆則焉置對矣願獨好黃霸寬
 和惡覩寬理哉才智既不先人諸焚焚者率不更
 練乃務深湛而盡下情久之百姓稍安其拙東門

談吐見真
 性

之役度支萬金矣隆以其款款之愚風百姓不煩
 官錢一錢旬日而河工告成事此非可以智計取
 則或其拙之效也故鼂黻有聲厚自貶損令卑令
 江北更復卑乘傳過者無論屬不屬威聲折作連
 叅不佞即連叅他即倅州大夫過無論屬不屬咸
 扶伏郊迎不佞即扶伏郊迎千夫長百夫長及監
 司役事皆得典令南面分席坐不佞即典南面今
 席坐平生屠長卿勉為共謹太過政得典他人等
 尔馮生書來云足下龍也能乘雲不能伏爪烏

增補語

龍哉龍則安能其此為尺蠖和嗟嗟予不負令而
 令負予出典吏胥伍入漏下四五鼓猶手續倦稍
 隐几支離癰腫體中日癰且舊業長置篋笥中携
 圖書數卷渡江不復注目又何敢對客譚文章家
 也遵巫馬戴星之途即奚暇自託於鳴琴之致哉
 藉令入而鳴琴出遭官長娼罵致安在邪嗟嗟屠
 生苦令令苦屠生偉哉造物窺井而自詫矣足下
 栖遲海曲望之欲僂疲來夢坐流波館典足下把
 錢蓋殊自豪也諸公多蟲蟲作大丈夫氣奈何屠

巫馬期為
 單父宰戴
 星而出鳴
 琴而治
 詭音姪誇
 也

生歎兒女子向人長袖善舞以此取憐羞諸公可為長慨

典沈君典三晉

世人相別多作兒女子悲道上握手數行下蘇李河梁之情何其愴也晉人有言黯然銷魂維別而已足下殊不然居都下足下之於僕用情至矣歎不用情於別沈箕仲馮開之周元孚孫以德二三兄弟臨行握僕手惆悵歎歎邑邑不能出一語謂僕且行至不忍復過僕故居追憶此肯天地為

敘離索之情點去

挾鴻鉅之篇以相示倘所謂相知心者耶

二三兄弟慘然無色足下耻之歎奮起去不願到士悲心即不可謂二三兄弟非夫而足下方竟起去不顧乃真有英雄之氣哉足下方落第時走九邊觀營壘與健兒戍卒臥沙場之上可謂氣雄萬夫又好結交海內豪傑重然諾敢意氣僕東歸與諸故人談足下則莫不灑然以起此豈可以兒女子仁望足下哉王上舍來浔老母壽敘不歎文字高明通家兄弟之好具見款款向也吾見足下之面乃今知足下之心矣僕自別足下東馳馳甚苦

始足下勸僕棄太史事作貢兆博士甚力僕不從
 乃今悔之足下故遂見僕今日矣自今而往所為
 穎上不善者何以謝足下僕滋慙矣足下居長安
 與諸君子高步闊睥睨一世歎僕風塵下走面
 有顰色心多俗腸命也如何管之達者虫臂鼠肝
 無所不可僕安能以此置芥蒂胸中所以與足下道
 此者明僕猶能知世情非僕至意也十一月初四
 日離家之頓上奉老母及携細君以行行北漸寒
 老母苦寒幸康疆無恙無塵故人小子何知何以

披情見素

為之今屠生更是尸祝代庖人也足下用世之才
 何以教之僕在下風敬埃嘉猷閱邸報知周元孚
 上書一節可為吾道生色第以不見全疏為恨家
 師劉見嵩先生亮已入京向託足下寄謝知不忘
 此言

都門把臂春焉傷離嚴霜載零玄雲四馳天寒以
 風白日為速僕也壯士能無破顏子惠好我為我
 技涕事在昨日焱易歲乎思疇管作吏行李戒途
 子與箕仲元孚以德開之二三兄弟勞永良苦款

詞傾三峽
水氣吐五
湖秋

留奉奉中夜徬徨相視永歎壯斗闌干同袍之情
可謂篤至僕不能從命也子歷天路我行畏途九
月去國十月渡淮仲冬始奉老母汝穎簿書山積
吏事川湧折腰而趨公府伍省以見上官扶伏道
左望塵遙拜屏息車下不敢出聲泥沙在衣風塵
掬面丈夫之氣摧頽盡矣且欲行寬大則牽於深
文議息宥則苦於督責強項者為傲吏繞指者為
通人逢迎者為忠厚砥志者為沽名尚鷲悍者為
幹敏行古道者為迂闊俯仰高厚常苦踟躕平居

摩挲聲

邑邑黯乎不歡臨風念子中心若結謂足下奮翼
霄漢優遊清華方且立交戟之下侍承明之廬奏
凌雲之賦扈甘泉之駕僊僊乎虎觀石渠儼焉天
上而乃二月以告開笑夫寵靈息澤人情所籍足
下當鵲起之穉遭龍變之會順風而呼乘岢振響
逍遙歲月公輔可立致也何為得意自苦居寵不
樂閉門下捷有如窮愁懷賈生之憂抱劉向之憤
脫屣富貴榮華秋毫語云高臺悲風烈士悲心足
下不能脂膏突梯坐取尊官上充九族下媚妻子

詞源談上
不竭

此如噉日鬼神所知矣方足下不得志昔固嘗走
 九邊臨大漠握將帥觀薛壘履黃沙之上臥霜月
 之下歸而招置賓客結納豪傑家散千金日食萬
 錢意氣於世無雙及衰然舉首晉登華秩頤反嘆
 嘆温厚折節下人憐瞿子於困窮拔屠生於稠伍
 一言稍合輒布腹心洞觀始終高朗粹白何者非
 雄豪丈夫之致哉即彼榮華視於何有而能依阿
 取憐坐獵高貴曩僕固知足下必有今日矣若神
 龍可繫安名為神足下今狀元及第名在清班朝

姿態橫生
回顛更有
巧思

而煙霄莫而林壑明星有爛卿雲在天四方誦羨
 士林動色用匡 皇國充我同袍豈不雄快何必
 旦夕公輔闔茸通顯然後為得意知故人相知以
 賀不以唁僕今辱在下走事多牽制殊不快心而
 猶躑躅一官眷戀五十由足下言之奚翅腐鼠之
 與鶴雛哉足下今歸且高臥落敬亭之雲醉呼李
 白誦澄江之句長揖玄暉僕且又視足下於天上
 矣僕愿足下益自愛方今 聖明在上雲龍既遘
 魚水自投無令泉石情深烟霞成癖何必巢許即

如姬孔不可謂非人豪謝毗青山終非卿家物也
東望故人大江間之再拜使者神與書往

屠隆拜書君典足下足下今歸矣何不樂矣身輕
如蟬翼而名重於九鼎足下以彼其才令小貶損

不數年可鴻漸台司不然歲食大官紆徐清華無
所不可豈其十年流落後數千里躡簞擔簪交京

師上書見稱為子大夫留直金馬居京師甫一歲
而飄飄然告歸豈人情哉海內寡廊之士謂沈郎

心慕雲壑志輕圭組譬如高鴻不受罽羅終絕四

筆陣雄飛
神采俊發

翻上藻麗
具見鳴才

海也玄暉李白携手同車矣夸毗之子又謂足下

英雄妙機權包絡寰宇鼓弄豪雋既已得清華之
班又趯然遠舉為名高雷動六合也最下者咄嗟

沈狀元寵靈天子被息澤不乘昔獵寺要路津上
報國恩下允九族以為交遊榮施獸何苦朝見天

子莫戒行李見彈求鴉炙未卯求昔疲也斯三者
咸遠於名實矣何足以知沈郎沈郎居交戟之下

為天子補衮職入直扈從奏詩賦揚大雅此豈不
亦華陽洞天閻風縣圃哉何必尋青山僊遊即子

振腕劇談
愛若無人

房功成掉臂而後從赤松子余沈即言何太早也
夫足下以一歸為名高有如不歸沈即之名寧卑
乎鴻士鉅儒遭昔揚聲上可變龍下猶不失歲星
金馬即榮名寧出山林枯槁下哉而汲汲以引决
為名高也乘時登要路津勉作功名寧獨世人足
下愿之矣憂時眷主感深哉獨邑邑誰語不得已
而託獨往之迹廟堂不可聊之而山林斯足下之
操也故曰一者咸遠於名實矣推斯以譚足下今
雖歸青山暫與漁父伍不樂也雖然何不樂也足

千岩万壑
爭流

下僊品者也進而漶淩乎即玉堂金馬甘泉長楊
亦洞天也退而漶淩乎即天台金庭丹山赤水亦
洞天也何不樂也計歸來乎山中陵陽白龍乘高
頽鯉揮手而招足下散髮狂歌聲出天地之外也
獸余故人苦為令然爾故人亦有以自遣不以其
所苦而易其所樂所居淮泗錢鏗伯陽蒙周入公
咸在焉昔時夢寐神遊即簿書旁午中奚而不灑
灑也管人大隱多在下吏僕句漏令也丹砂不日
且就就且遺子數丸也河上碑文辱見計今業已

仙品

剗碑事即示太人僕自製碑文一晉拜河工告成
申文一晉附覽楚天吳封無限相思儻能過丞賴
上乎日夜遲之隆白

由拳集卷之十四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沈嘉則二晉

法叙事有史

嘉平之月道出姑蘇遇王百穀問先生蹤跡云行
李不日且次吳某以王事牽人不能得便留八行
太自後遂聞渡江而東矣入潁日苦吏事執掌不
復使人尋先生淮楊又不得東使人一訊起居取
耿予懷四月初有人自廣陵來言先生尚留滯廣

晉向秀在
山陽聞笛
聲恸院思
故人

陵陸無後家即忝信使陸無後踪跡先生陸君不
在家人云行李數日前渡江矣惆悵可知司馬倦
遊歸即山川生色哉湖上過流波館不見尚書公
想不勝山陽之感矣隆雅不善吏事今為令雖隆
自知其不可況他人哉視事以來日疲祇憇恐大
不稱此官以為門下伊辱藉先生寵靈幸無甚得
過此邦父老生平好黃次公寬和今為潁川無他
材能獨用款款小大必以情先教化而後刑名即
蒲鞭一切置之民亦以此附焉願莫有干三尺者

左語

而又頗覩見閭閻隱痛比於神君神則安能所謂
小大又以情者耳平昔翫骸有殼今遭人惟罄折
亦不復敢對客譚文章家詎意百鍊剛化為繞指
柔獨怪曩昔諸公為僕私計過也然為吾民請命
監司諸公有不可往往疆爭諸公亦見寬不浚罪
則或有天幸矣城東門臨大河歲洪水為妖薄豕
城垣故隄失守父老惴惴恐一夕化為魚隆抵官
老幼遮道為言東門之役先是謙數十年無成度
支可萬金下邑枵然濩落獨奈何守空城坐待魚

不煩一民
不喻數目
而河工告
成正所謂
以經術經
世務者

也僕宴興是役昕夕兀兀矣始於王正四日終於
三月晦日而告成事未嘗以一鞭箠使其民也蓋
才智既不逮人又苦世務不更練又徒用款款之
愚然是役也秋毫民力竭膏血以後事一隄此豈
可以智計取哉由此言之雖有才無所用之矣海
內人士多皮相屠生謂屠生必不善此官故勉而
就此勉而就此故凡所措畫救過不暇何暇論文
夫鴻烈卓異哉又苦上官稽會徵令簿書山積矣
諸埃犬教小集為文學諸生索刊刊成寄先生先

生倘再客淮南能遂涉賴乎下邑雖鄙將治十日
酒待先生

得七月帖子詩四章通志一冊讀之娓娓不能休
方輿豈不廣志亦夥矣若通志閱博深雄包絡三
才鱗次萬品匪歌稱胥臣多聞茂先博物即其文
章巨麗超軼前後真宇宙間一種奇書聞有議其
太直者今人多以臧否為浮薄以依違為長厚稍
別黑白定淄澠輒來口語目為漁德夫仲尼豈不
恂恂長厚哉乃其作春秋何如也願先生自信若

涼薄也

山川亡恙玄黃不改後世不廢竹帛之事則有名
 山可歲也客歲得海陵書盛稱願使君杪穉使君
 入燕過某者十度某亦十往造使君之廬不得一
 面及蒞都門出舍報國寺使君乃與沈箕仲馮開
 之沈君典來會一見把臂大咲酣語達旦某觀其
 才氣真簸蕩千古非英雄不能知英雄矣之賴肯
 復與陳使君晤於西陵忼慨不及願君而樸茂有
 之亦自絕塵此兩君者實品中竒犖海陵之豚何
 必狼山志中讀林大夫諸詩文想其人亦必疏朗

旬語雄俊

清曠之士非之夫何以能客先生哉先生今高臥
 明夕榭故人寥寥乎何以為驩某治吏事微纏終
 日兀兀嘗苦世俗情淡風雅道喪每念先生滄海
 之東便令人欲仙積水可極遠道寧窮何肯登蒼
 蒼閣撫美雲日一眺平野也拙藁為諸生強刻之
 縣丞寄上先生云何無逸品藻矣

與孫以德

長須回手足下尺一讀之神王足下裁書肯坐天
 祿閣上適太乙下來邪何巨丽也至拳拳道僕作

漢列向校
 書天祿閣
 太乙星化

為中人吹杖藜火以照之

吏良苦狀更復多情曩僕不知為令涉潁而後知
為令也賈人東西過下邑昔時望車塵扶服淮泗
道上比於一侯人甚者奴視僕何論亭長哉然貴
人傲僕而僕愈益恭乃私心殊愉快不悲僕即不
肖奈何區區以此冒諸胷中也數奉教足下勉為
吏幸籍寵靈無大得過此中士民庶幾報故人萬
一足下稱持節使者大河以南僕自五月十二日
始得報此時計行李已入洛不及一候道左祇深
悵結使者詞賦不重遊梁乎信陵今不在倘有

王子晉周
與王子
喬也好次
笙作鳳鳴

漢司馬相
如以詞賦
得幸建節
往蜀過臨
邛臨邛令
自擊矢郊
迎

中壯士及夷門監幸不惜一握手即佳公子異代
同聲足下且登嵩少眺二室聽王子晉吹笙復上
大稊禮玉虛師相脈遊哉言之令人飄飄欲僊恨
僕不得陪杖履翫霓倚醉共大呼山靈亦來書許
與僕南會潁水之上下邑鄙無能具供帳則命庖
八治庖酒人治酒日夜引領望矣惠而好我梁宋
非遙管司馬長卿倦遊過臨邛今足下建節而
過之僕且負弩矢郊迎即恭敬奚繚矣第下邑無
卓王孫家政恐足下無為一再行亦一咲日者語

由孝集 卷之十四 五
足下於謝使君使君亦為足下設榻又美送足下
遊梁有詩今不奉公族行李次賴乃奉持左券邀
足下也

與貞夫

下邑荒涼貧民鄙樸土產鷄豚大麥及豆爾鷄豚
又以上瘠故味薄不可食至蔬笋亦無之無以奉
老母朝夕老母亦厭苦此中日夜思東歸隆今竭
力以勞萬民形容顛頓乎而無一善狀可聞於下
執事則亦惟不肖之故也進不敢陳鞭箠門不通

願沖之度
可把

清介之操
可想

一介以此當官庶幾免乎未和獨可憐吏胥苦飢
寒告公官舍逾荒若爾僕雅不間於吏事為吏拙
如此亦以此少得過此邦父老子弟執事吾家黃
髮也何以教承

與王元美先生

隆髮未燥即知有吳會王元美先生蹉跎三十年
犬馬之齒長矣日手大篇耳榮名夢寐玄圃終屬
隔塵言念詰人臨風悵結隆海以東豎儒耳行能
無所比數而好古有之每讀古人文章則馳神往

豈使若虫
蟻約胎古
狂類尚發
伊品真寓

內之名筆也

詰恨不得與此人同嘗時過其故里經其墳墓考其陳迹或故物從古人之遺或片語出人間之秘輒展然大喜且披且說想見其人神恂恍乎迴翔寥廓之外而馳騫太上之前此何也又如先朝李夢陽先生近世李攀龍先生業已恨余生之晚不得奏薄技挾橐韃以一當兩公徒負高山之懷抱下泉之感矣隆賦材故早抗志頗遠不能建標秬壇而往往願北面大雅匪云同志亦其性然矣嗚然明傾心於國僑甯越委身於晏子荀爽御車

出入兩漢
馳驟六朝
天地間有
數又字

李君廷尉結機於王生君山歎息於子雲中郎折節於王粲精之所嚮九原可以執鞭神之所曆虎賁可以隕涕誠以緇衣之好薦好爵之情靡也嗟乎往者不可作矣不圖隆乃得與元美先生同嘗又吳越相去近也世無先生何羨異代世有先生何羨異代而乃空懷佳人竟違良晤河清難俟日月易徂隆支離涉世已見二毛而先生亦垂老倦遊將圖五嶽恐一朝長畢卒負平生令往者諸公咲豕泉下同天壤者承睫不見慕古何為乎且隆

新麗整齊
如玳瑁庭
前集三千
珠履都甚
哉

束髮為諸生歛薄制義中艷古雅讀廣成素問則
霄霓歆僊覽竹書元苞則形骸遂往近探禹穴抽
祕金書遙望岱宗覃思王簡又鄒魯悅孔孟之仁
羨濠梁慕莊老之玄虛之罌誦李斯之古文湘漢
懷屈賈之詞賦龍門仰太史之跌宕成都受相如
之麗藻大梁豔鄒枚之浮華淮南羨八公之鴻烈
幽薊喜鄒衍之談天青齊驚淳于之炙轂稷下服
田巴之雄辨靈光覩文考之俊才天台高興公之
逸韻諸圖書祕記古文奇字頗嘗泛其洪波收其

鍾而可謂窮老不歇專精靡他顧生也貧賤僻處
東海青山柱屋寒潮在門波臣竊窺龜鼉相吊客
無大雅座鮮高言識公夏蟲見同河伯倜然自姿
高步闊視謂於世無雙譬如夜即王之倔強於南
徼扶餘國之自雄於海中亦可矣既而自坂幽
囚稍窺玄朗奮然決起欲出而與海內豪俊論文
譚執而天刑不解人事多違始困諸生既束官守
玄冬躡雪倉皇涉淮不屈晉苦簿書則折腰趨公
府促訾咿嚅扶伏婉變丈夫工為蜾眉百鍊化為

蘇思綺合
麗語學燕
令把玩
不倦

由孝集 卷之十四
繞指玄髻儵為朝霜雅志都喪俗情轉浚吏事日
嬰舊業盡廢終棄大雅寤寐永歎命之不淑安用
生為每望吳會雲亭亭如車蓋耿耿余懷恨不
得即解印綬後先生散步長洲之苑爾去年獲晤
敬羨先生於都門託頡頏之羽結綢繆之驩不啻
幸矣吳下舊稱機雲今云二羨昔見次公稍酌平
日然乃令人轉思大美何也近世七子研隱有聲
並驅方軌橫行中原苟有遭之人馬辟易數十里
矣然愚竊謂先生最朕譬諸十雄當為秦楚先生

富材勁力雷運颺馳包絡千古吸蕩六合固也杰
懺往愆寧猷白眉數子乎即如李于鱗雄深竒古
非不驚動一世標異將來詩無論論其文信竒矣
先生推轂濟南亦至而愚以為無當先生何也今
夫天有揚沙走石則有和風惠日今夫地有危峰
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夫江海有濁浪崩雲則有
平波展鏡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則有俎豆晏笑
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於揚沙走石地一於危
峰峭壁江海一於濁浪崩雲人物一於戈矛叱咤

出
若論宏肆
倒囊而

珠王橫飛
綺綉錯落
如登赤城
嶠入山阴
道駭目動
心

好竒不大過乎將習見者歎矣文章大觀竒正離
合瑰麗余雅險壯温夷何所不有嘗試取先民鴻
製大佐讀之書如盤庚禮如檀弓周禮如考工記
亦云竒苦近險矣而不過偶一為之其平曠瑩徹
揭日月而臨大道者固多他如穆天子傳左國莊
騷秦碑呂覽諸篇雖云魁壘多竒而其中平易者
亦往往不少惟楊子雲好竒言言艱棘後世而下
論者為何平生辛苦蟲魚自况出竒間道終屬偏
師固未聞獨模後人盡掩前愆也先生嘗謂李平

為楊子雲
不及李平
鱗之奇又
為于鱗不
及王元美
之富評陽
甚當正所
謂非英雄
不知英雄

孫竒過則凡老過則穉嗟嗟獨王孫哉于鱗之奇
驅騁周漢固非子雲敢望然言言若此終墮好竒
譬如終南懸崖竒矣然使終日而在目則駁不如
日月之光也江上裂石竒矣然使終日而在耳則
駁不如雲籥之奏也信如于鱗標異凌厲千古吞
掩前後則六籍之粹白漢詔誥之温厚賈長沙之
浩蕩司馬子長之疏朗長卿之詞藻王子淵之才
俊六朝之語而不盡廢乎即天又奚以籥風惠日
為也故愚竊不自量謂于鱗雖竒而無當先生先

生何所不有也有于鱗有獻吉又兼有往慈而又
 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斯其所以極玄也讀執苑卮
 言辨博哉如涉太湖雲夢焉讀弁州集魁瑰鉅麗
 和暢雄俊哉如泛大海焉又如觀玄造焉其為文
 包羅左國吐納莊騷出入揚馬鞭箠褒雄其為詩
 鍊格漢魏偕材六朝同工沈宋登壇李杜誠天府
 之高華人文之鴻鉅作者之極盛矣觀止矣然小
 子隆又竊有疑焉雋永之中不嫌雜俎閎麗之極
 間出倉廩豪又撰著太多篇章太富宇宙群品題咏

死蓋齊邑
 之不倍女
 也

靡遺古今萬狀蒐羅畧盡無乃傷於雜乎豈玄造
 之中本無所不有和竊意無所不有心有所無
 矣遊目群玉之巔失足閨風之上精眩蒐摭迷不
 知所適何肯摳衣登堂而受大教也隆自知小技
 不合大方區區之心欲自進門下亦無鹽之所以
 見齊王也然先生廣心遠識延攬四方豪俊惟恐
 失之豈可使門下不知有東海屠生哉吾鄉沈嘉
 則先生聲律雄大與龍伯爭長東海節數千年無
 大雅其他瓊尾者又不足道賴嘉則出一浣之耳

先生以為何如友人沈懋學者其人英雄善談執
談兵談堪輿家言體負不甚偉能運鐵矛手敵百
夫疇嘗散千金恣九邊觀成壘結交豪傑將帥
藻思超逸落筆萬言雖不甚深古而雄快可喜又
悅慨忠義重然諾萬交遊多情稱丈夫哉先生不
可不識其人馮夢禎者素心人好古博雅尤深玄
理每遭事意氣有之不則瞋目跌坐竟日若枯稿
觀其人亦自不亢京師今多奇士此兩生者尤与
隆交驩敬而愛之敢以聞於門下先生高才為真

官下邑小吏不當輒以尺一通又不當輒妄口狂
言罪隸是愆然隆私度扶伏州郡長吏車下至屏
息不敢出声而揚眉先生之前斯其故可知也先
生豈以高才尊官傲天下士者哉謹以所為鄙言
請教門下生平撰造隆不自知先生云何即為定
品南風有便幸惠德音

與馮開之

長鬚回得足下素書長跪讀之語永相思勸我加
餐食情津津厚矣僕喜劇後悲至終篇泣數行下悅

眉媚也
有妖媚也
揚雄謂揚眉
曰揚衝

僕曰長鬚
滿楮上若
走危蛇驚
心駭目

日者集 卷之十四
慨傷懷鳥空谷楚然之情有之疇管之日吾兩人
邂逅適願旅食烹華日南雙珠延津二龍形忘神
交精氣感天青松敘心皦日落盟足下迴翔金馬
僕亦蹶躓天衢每過嘉榭軒婆娑竟日流連卜夜
肯而燕客高堂臨坐前楹賜饌大官取酒都市學
劍秦隴徵詞吳越朝出左掖莫過屠中醉蹋俠斜
迴盼倡家酒支千日門有萬里五陵大俠三河少
年按九俗客蹴踘六博鉅儒鴻士轄日豆雲談天
雕龍片語南金啖唾成珠虬須銳頭愧形殊相方

叙數豪勝
如謹幹蒼
馬神色區
真當有朱
衣人叩門

旌鷲冠高標遠韻娟娟者子翠眉鬢髮光輝照梁
清歌遏雲三三五五洵美且都莫不連鑣分席握
衣登堂把臂結交率四方奇士宣城沈郎文藻懸
河俠氣干霄旁通青囊兼精白猿真太華三峰武
夷九曲寰中鉅麗物外魁奇荆楚周郎辯倒江海
字拔風霜心恋雲壑志輕圭組真浙江靈潮呂梁
懸水望而清菟蹈之驚骨毘陵孫郎衛玠膚清王
褒才俊展也海上金允山中玉乳臨淮李郎雄篇
霞萃孤標朗映誠然舍英咀實玉瓚黃流四明沈

白峯集 卷之十四 十三

即才如宿將先登枕壇濟南于即亦提偏師間出
歷下攜李陳即婉孌多態姿材雙美不減安仁吳
江沈即秀雅而文氣骨兼勁何慙賈傳南海姚生
尚玄守雌避世金馬金華陸生詩魔酒德大隱清
朝又有黎秋書白首校讐比廣文之三絕歐博士
青蠶風雨撥平子之四愁沈吉士賦就相如逍遙
而直禁內黃文學歌窮元叔骯髒以倚門邊姜山
人踈才薄執舌比君即瞿孝翁積毀煩寃心同屈
子徐茂吳翩々秀士血知落々奇姿足下壘塊

之才超逸之品情符太上中懷希夷如天台長松
崦嵫古雪高華氣色隔塵遠矣僕則才卑而氣高
言談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焚桂驅車迴轅懷刺
成字絕三臺之跡如五侯之鯖寄東方之傲守子
雲之玄寧為拙仕母為巧宦寧為頽駟母為虎圈
寧為崔駟母為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鷄香可
羨不奏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鬱輪泉石可盟不抱
荆葉以此誨妒亦以此得名世應且憎固賢豪之
所許也畧而言之頗盡都下相與躡燕臺之層雲

自謙
真直性

參商二星
名故人參
商不相遇
也

邀西山之落月濯潞河之長流橫睨酒人倚醉胡
姬余一時雄快也不意逡巡歲月轉眄風波故人
參商舊遊零落元享楚人歸采蘭芷於定交產夢
想桃柳沈即返駕於青山于子今符於澤潞茂吳
一麾於江海益卿一黜於滇南陳生放浪於吳中
僕亦旅泊於淮泗百年之內為驩筦何大澤壘空
江漢流萍能不感矣乃足下於僕交遊中尤為最
篤方其晤對則明星有瀾夜猶未央至其睽離則
一日三秋咫尺万里隄々開之安所取屠生而昵

細君妻也
淳蒙方朔
為即武帝
伏日賜即
肉翔拔到
割肉懷
遺細君

好君此也金石之誼勒乃溪中離索以來憂思轉
積翹首北望眼穿落日淚迸長雲每裁尺書山川
則阻道遠莫致中懷不宣足下云鴻鯉不絕無相
忘也嗟嗟僕豈忘之乎足下待詔金馬起艸明允
出與諸公列館令直開群玉之府抽萬卷之秘入
而割肉遺細君把美兒子或焚芸香讀賜書象王
上寵靈愉快矣又足下所謂至貴倨矣願何有於
泗上一亭長而拳拳繫心書來耿切也此其所為
惇及道至哉僕居潁良苦至不得北於人遭人無

掩口咲曰
胡盧

小大成折腰僕即折腰使者過無小大成負弩矢
如迎僕即負弩矢如迎扶伏兩手據地眷客誚讓
或箕踞娼罵隸也不力供帳不盛起而塵掬面矣
或哀憐黔首催科稍從寬假則所轄移檄督過虜
猛魚煮之氣如虎焉嗟嗟開之奈何令為而僕未
嘗一日作擗着牛和馬和鷄昔夜和無不可矣古
者黃屋之貴不加於廣成河上台鼎之尊不加於
益公奈何以一官驕僂令僕且從旁胡盧之矣
其悲夫白龍魚服蝦蛆笑之豫且制之匪徒

子夏云弟
子雖在蓬
戶之中彈
琴以咏先
王之風

則其所託者然也今僕龍而魚服也彼且為蝦蛆
彼且為豫且假令下吏而辱則大官榮抑為人陵
輾而怒則陵輾人遂喜抑僕雖不肖辨此久矣所
可恨者簿書既熟文枕逾踈世俗情深風雅道喪
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嗟嗟開之如屠生何僕聞古
之為令者彈琴弦歌咏先王之風河陽名花勾漏
丹砂風條然遠矣而今乃為名淡之限大禁朝行
雅道莫挂物議僕居穎半歲始得一至子瞻西湖
戴星而往戴星而還是疲湖水微綠芙蓉盛開天

假一夕六合朗霽雲物且為僕作五色焉依依歐
蘇兩公晤對丙夜偶憶長公垂老還媪就居苑客
舍為之泫然出涕侍坐兩公得詩四蓋不復就枕
詰朝吏事牽太矣僕自任一官五臟俱俗嗟乎開
之而思乘不異平生而寧知乘大異平生九折稱
良百鍊繞指事固然也蠅化為醫陵鳥化為烏足
烏足化為蜻螬斯彌化為食醯食醯化為九猷羊
肝化為地臯馬血化為轉燐令僕為此官不已將
何化乎雖然泥蟠霄行亦化也龍故在矣是不有

似懸河之
口滔七乎
若倒峽而
流

言能乘雲不能伏瓜烏覩龍哉願足下無以皮毛
相乘三夕晦日沈君典舟抵淮揚曾遣問行李書
來款款天下多情人也孫以德持節大梁僕亦遣
人物色之矣孫生云遊梁登嵩少躡太和然後與
僕南會潁水之上僕且掃榻遲之恨不得足下與
俱南亦僕今者躬勞簿書晝夜兀兀稍暇讀莊老
之書默觀天地之化大塊幻迹萬物皆空即身非
吾有而區區以世務微纏而以官為桎梏何也夫
運有不停物有必化握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而

向月中數萬
甲兵

錦心綉口
千佩瓊瑤

由卷集 卷之十四
奸黠爽惑欲與大化爭長亦惑矣何論小吏即侯
王將相不波漸乎何論崇秩即鍾鼎竹帛不寒草
乎何論功伐即軒轅仲尼不宰宰乎何論聖賢即
天地日月不墮劫乎是故達人帶索鼓琴拾穗行
歌彼誠有見焉非湯也而僕竊之焉論世情之官
况矜榮辱叙離合怵慨傷懷不尤矣展然人乎足
下深於玄理蓋懸解之日久矣僕此言謂何多欲
觀微漸返自然五嶽何期三山不遠御風騎氣之
所不之安能舍逍遙之道而繫天駉也僕始以令

東所親迎勞之曰嘻長卿以彼其才上而金馬次
猶不失諸曹奏詞賦於至尊抒文采於交遊庶幾
得當而柰何令為僕茫然自失也何物而金馬何
物而諸曹何物而令僕不知也僕不知而世方以
其所不知者相信乎涉賴來僕恐天下謂僕師心
不善此官也而勉為之世乃遂以是賢僕而不知
僕方以是為桎梏者也之二者咸失名實矣世之
所為榮辱者信而慶者賢而不肖者何據哉僕所
居濠梁伯陽南華皆在焉足下來僕且騰行而從

白華集 卷之十四

之矣

與沈少卿

倉頭入京奉尺書足下云始得書甚喜自詫已開
械寨寨數言爾又云長安諸公得書皆甚喜自詫
謂屠生有書見寄已開械寨寨數言爾僕自與足
下別便苦吏事冗甚不能一一作書作一書徧報
諸公亦近皆常例然非所以施於足下矣足下又
云見馮生沈生書復作長語以為恨嗟之足下之
厚僕如此而僕不能盡知尚可為人哉足下願得

材滿揮洒
劣研益工

僕長語不得以為恨此何心僕於此雖至愚亦知
少卿以厚我故云云不然者書來一過棄置篋笥
中爾念此感激泣數行下僕居長安皆與足下交
不薄僕方以今行始不知令善也而楚楚作苦諸
君亦多勞苦屠生者獨足下不然英雄用心良有
為矣僕又不能答足下所以不相勞苦故而誤以
足下為薄謂足下不用情於小子乃一不敢以長
語進道其縷之私其一二長語不仕者皆疇昔
勞言屠生者也亦誤矣丈夫交遊豈在兒女子仁

太史公稱
張良魁梧
許偉貌狀
如婦人女

哉馮沈諸生皆賢豪丈夫而作兒女子仁足下弗
是也僕以此失足下矣聞少卿居長安甚高泰侃
侃部亮朱勃之風來書譚說時事忼慨傷懷少卿
白哲秀着婉孌而節槩若此固知太史公稔子房
不誣哉足下云僕今且作繞指柔乎世情增半入
品咸半僕非敢然也子不聞應龍之泥蟠乎飲沮
洳友蝦蛆密窀躐踞蜿蜒屈體時也子豈以其飲
沮洳及蝦蛆而謂龍性改邪今之為令者豈弟惠
和志意猶可行惟以骯髒取罪上官則必不可行

也 咄上嗟嘆

以骯髒取罪上官則雖文學如游夏治行如蘧黃
無所用之世人言文人多不善此官以其性誕謾
也游夏非文人乎僕嘗謂若神龍可測安名為神
世人好以皮相天下慕廊士即不幸以丈夫氣敗
官世不謂丈夫而謂為以不善失之且謂相吾輩
奇中也是以且察丈夫氣橐中而後兒女子面目
為容取憐學應龍之跡習蜿蜒之態遵顯晦之塗
明卷舒之用然後矯首揚眉惟吾所適屠長卿之
故吾自在也咄咄少卿僕誠不能以一令骯髒矣

何者一令不足惜惡其為天下所相也然而為下
民請命大義所在往往疆爭丈夫之氣猶嫌其棄
不盡也譬如河朔俠少年學為好女子嫣然都雅
皆露壯浪本色足下笑禾推頰當蘇君昔儂何敢
言

上汪宗伯

隆不肖童牙譚執三十無聞流落風塵飄泊吳楚
溷娑雙鬢蚤見二毛奏枝有司有司救帝退處鄉
曲鄉曲遺跡家在大江之上長風落葵寒潮打

二毛髮黑
白色也

木落高天猿啼曠野冰寒蕭瑟之境真使人魂銷
又苦窶甚也而隆處之殊適好讀五帝三王之書
百家衆技之說饒以之為餐寒以之為衣又好執
鞭天下賢士大夫咸謬辱才名見收進之交遊之
未若先生者固大海以東鉅厖也隆亟欲一望見
清塵第私念布衣叢不敢先於薦紳先生遂止也
且先生有道長者風采嶽嶽僕安敢自媒而進之
自媒而進之雖隆知其不可况先生哉周公雖躬
吐哺下白屋其不以自媒收天下士明矣是以隆

文有頓挫

生三十年交遊士大夫時時有之而顧不敢求先生一盼夫空同太華作鎮於西無論東也即西人不一登焉何也蓬萊瀛洲立極於東無論西也即東人不一望見焉何也是隆之羨也亦隆罪也乃今不意得以薄稅收於門下為門生夫士之所稱賢不肖者如龍泉焉如鉛刀焉如騏驥焉如駑馬焉如夜光燕石焉如豫章檇櫟焉彼良工之所收者龍泉乎鉛刀乎騏驥乎駑馬乎夜光乎燕石乎豫章乎檇櫟乎士誠得望見清塵愜其平生即以

以為鐘浮响光灼此

鉛刀進以駑馬進以燕石進以檇櫟進所不辭也而乃今又得以賢士之名與天下俊髦並席而升分道而趨以進聆大君子之緒論愜平生望見之願而又有賢聲即微幸顧不厚哉曩歲釋褐居京師朝脫草履莫列縉紳捐三十年飄泊之苦而一旦回翔雲霄之上意津津不啻足矣是以安心下吏息念清華遊目簿書絕望金馬杜門塞竇闕影累足度材而處力罔命爭亦既得當矣夫何世人不量以內館為高華以外隸為流俗以詞賦為雅

故情見縉詞氣充暢

道以吏事為風塵以入直為閒適以視篆為鞅掌
厭薄外補勞苦屠生謂隆不得館職而擯之小吏
以為太息隆不惠心切非之隆才藝不加於人而
過求非分則大罪也夫制科甲乙莫非俊髦清華
流俗莫非王官收錄陶鎔莫非主恩矢謨宣力莫
非報稱立交戟之下出入承明之廬撰文奏賦納
誨進講補袞闕暢國美稱侍從臣誠然清華至分
符佩印承命出牧為天子勤宣職事惠養元元即
何言流俗哉且輦轂之內提封之外萬里几席也

精米漫欄

中外百執事如星羅焉不有清班疇潤鴻業不有
吏治疇宣鉅化交相資者也此奚論論他日所操
豎者可不可尔世之譚者又徃徃謂文人多不善
吏治吏治駭矣民隱至闇政務至繁俯仰多方當
機靡定人情九疑世路洪波非涉厯不熟非圓轉
不達非鍛鍊不精而文棧皆不得兼焉故文人多
不善吏事使文人為吏事是使騏驎捕鼠而劍捕
履也隆竊又非之夫人情世故誠萬變夥矣其有
出於先王之訓百家之外者乎文人覽觀先王稱

長卿此論
世是彼固
以身試之
矣不然胡
為治類而
河工不月
成也又胡
為脫絀感
恩自詣不
孝見聞言
自悟也此
足徵文人
善吏治之
旨

說詩書泛濫百家曷不完矣考古驗今觀變察時
曷不精矣如是而為吏治曷不善矣夫太阿純鈎
陸剗水斷剖瓜切玉無擇也取長途識迷道必老
馬之智從所習也使文人吏治是寶劔之割而老
馬之指迷道也世人謂文人不善吏治隆謂必文
人而後善吏治其有不善者必其於文秬疎也彼
游夏不宰乎誠謂文人不可以吏治則椎魯無文
者市人爾市人可用吏邪則天子安得市人而用
之也隆無他行能平生獨喜業文乃文秬又殊疎

也口口隆之所大懼也雖然亦為之而已夫終日而
眠則風大如車輪焉終日而運則太行王屋移焉
其神到也跬步不已跛鰲千里其力倍也天下事
不患無能而患不知懼懼也則勤可補拙勞可相
不逮無懼也即賢豪聖智或困隆知懼矣先生試
問隆所以治類上焉置對矣方今天子神聖小大
臣工咸懷忠良先生以黃髮耆德師表百僚翊贊
主上穆乎休嘉行軼三五隆恨不得自比於虎賁
衛士之列一睹光華也主上倚毘方切不啻五嶽

願先生強飯自愛上谷隆眷俯慰四海隆在下風
幸藉餘光裁書叙心不既虔耿

與沈箕仲

足下得閒曹適矣乃僕為令亦不惡也僕曩不解
事役人言苦令夫令奚苦矣夫理禁治劇非令不
効振刷調劑非令不行精明果斷非令不見寬仁
惠和非令不宣士朝弛負擔莫列薦紳縮符佩印
展布四體丈夫何不可哉又世之所為雜色者徒
以令罄折諸公間丈夫抱枕幸遭遇一時與甲乙

此言令之
任鉅

黃通問通
於廣成子

之科不能獵上第登清華軒然高蹈榮名振藻而
沾沾兒女子向人工眉嫵取憐當世辱在泥塗非
夫也嗟嗟不然哉士苦脩名不立夫罄折奚苦矣
軒轅位居黃屋號為至尊而膝行前廣成子周公
身都將相吐哺以勞天下士正考父一命而偃再
命而僂三命循墻而走魯之賢者年七十猶恭也
士苦脩名不立夫罄折奚苦矣僕為小吏淮泗之
上朝夕兀兀扶伏奔走將迎下以和柔萬靈而上
取撝尊官長者内存狷介外飾膏沐望見其眉嫵

胡盧掩口而咲也

長卿真性
及露于茲

者何物長卿緯約若肅漫罵則受之呼牛馬則應之唾則乾之蹶於餘竅則承之彼怒而卑辭和顏退而置之矣謂諫而謝過肯而胡盧之矣故朝夕兀兀則無疵其業也扶伏奔走將迎則無虞其患也為眉嫵取憐則無逢其怒也逆而順之則無滑其和也齧折奚苦矣此非所謂邪方毀行而以絜楹也余蓋以為玩世者也夫玩世之樂為娛大笑所居淮泗非折而苦縣則伯陽產焉南折而濠梁莊生之所家也東西去百里而近為賴壽賴古願

襟懷滿洒
詞更英發

川歐文忠蘇長公宦其地有西湖潏潏十里可漚也壽士淮南八公山在焉馮高而眺之如落几席八公可揮手招也又雲氣時時起芒碭諸山長歌大風風輒肅也至矣城下新隄初成度支可萬金帑有一錢乎亡之則秋毫民力也秋毫民力而民不怨者何僕無他材能終日百拜而勸之用其愚也愚所以誠也隄成棄月臨流望焉水光凝碧遊魚上下雲物四揭六合曠朗爽然快哉恨不得命沙棠取卮酒呼沈郎而夜泛也僕不佞為令樂如

此令苦余而余不苦令令如我何足下無挾白雲
司驕我雖然余竊有大懼焉世俗情深風雅道喪
聲譽日增人品日減則令之故也曩固與開之言
之矣余不苦令令亦何樂也余終黃鵠舉矣嗟乎
沈即努力雲霄上報人主下光友朋竹帛之事足
下圖之

上座主朱太史先生

隆行能不數辱在泥塗幸荷先生一盼遂齒於人
提之風塵置諸雲霄拔其垢溷而揚其光采以微

飄然有塵
外之思

淵編詞氣
宜若神卷

之戲水橋
若勁翻之
搏風

究靈於諸公繫匪隆能先生一盼之力也夫先生
持當世作者之衡標大雅振鴻響而隆以薄技過
之布鼓雷門不啻歎矣此豈誠稍有當於先生哉
則其所覆茹者閑也孫陽誠善相天下馬乃其所
收者豈能盡騶裏飛兔哉騶裏飛兔世不一二有
則衆馬亦或不得不一盼也惟其一盼也而衆馬
亦且與騶裏飛兔分槽而食並轡而馳矣世蓋不
信馬信孫陽之一盼也即隆之微幸於先生者厚
哉私中自度門下士多揚休策名駭然研隱為大

才高調偉
自是名筆

雅生色而隆獨黯靈失意牛馬走淮泗上是神駿
一日千里而衆馬果不前也雖然不可為跛鱉乎
瞰躡不已亦千里矣世人豔慕承明之廬多舉以
為隆信不知萬物自有分也騏驥千里狸往捕鼠
龍劍切玉而雖補履分弗可易也分夫名在蘭臺
石室則冲卒易爾即脫凡骨而飄飄欲僊乎則惑
也鳳而朝陽鷄而時夜是隆之所安也故疇昔京
師閉門下捷知此尔矣雖然亦有大恨焉王上神
聖不世出先生鴻德鉅儒日侍講筵義皇堯舜之

御首慶

化旦莫問矣譬如景星在天卿雲有爛含灵之屬
疇不願一睹見為媮快也即令隆得為虎賁嗇夫
陛盾即拂蓋即與侏儒爭飽而一快睹當世之盛
誠立稿無恨奈何天刑之也以為陛盾則太短以
為侏儒則太長則為睹交戟之下也然此隆又有
言焉隆誠不佞無當大雅令得備侍役之列雖不
敢許身變龍補袞輔德至如相如楊雄之徒抽思
上林振藻甘泉稱天下之巨嚴蒙至尊之嘆賞豈
能復出他人下哉此言懷之私中絕不敢語世人

漢司馬相
如作上計
賦楊雄作
甘泉賦二
人皆以詞
賦得幸

而知已前又不吐是終於侯秋草先朝露而文
采無見也此隆之所為仰首伸眉一陳說而不慙
者也隆今者為令無他材能有朝夕思而已矣思
官以賄敗思務以惰窳思濟而自障思率而矜露
思柔而繞指思剛而若括思拙取賤思巧誨妙思
多言而數窮思骯髒而逢怒部屋雜照糾禁雜理
下民雜調上官雜事日履巉巖行畏途作吏良苦
能無思乎又其甚者媵阿疑於忠厚直道疑於任
氣木強疑於持重幹濟疑於輕浮奔走疑於精神

兩司馬文
章

刻核疑於英敏寬仁疑於庸懦避事則為不職任
事則為沽名或上之人以為賢而下不以為賢或
下之人以為賢而上不以為賢求以為上則下不
堪而令之職廢求以為下則上不堪而令之職亦
廢不自信則顛越而喪厥植果於自信則且語而
窘步舍其職業而媚上以取憐夸毗以保聲譽則
名法之所禁知實心為下而且語窘步一切置之
則世俗之所不韙即不聿不泔乎上雖文如游夏
守如隨夷才如管晏治如高倬無所用之作吏良

莊練整齊
不可多得

苦能無思乎隆且奈何朝夕兀兀如是爾矣隆又不幸居京師濫竊文章之聲杜門自守不敢促訾咿嘸乞憐諸公間又有訖讖聲夫好文章家則以為必薄吏事好訖讖則強項而不下如今何是諸公之所以相隆者也如是則隆滋思矣期朝夕勉強從事以無負主上而為門下僇辱其道靡繇也願先生教之隆且膝行而前聽也秋風多厲勉矣加餐

與唐惟良

都下逢君邂逅適願把臂促席往歌浩漣躡履臺之長雲邀西山之落月真出天地之外之乎寡廓也陶北部席上浔聞佳論具見款款徹我顛蒙肉我枯朽真不世之造也青松指心皦日蒞盟足下忘之僕豈能忘之乎足下矯々雲鴻高視天壤眷焉去國內無恟忿之懷外無淒涼之色天下奇男子哉聞之使人爽然神快又為足下悽惻傷也勉矣惟良圭組奚貴德義顯皜爾丈夫七丈之謂何而咿嘸促訾後覓女子求食也足下身輕於蟬

詞增赤幟

翼而名重於九鼎山嶽之秀交遊之光僕今瑣尾
 一吏俛仰罄折都無丈夫氣回面之媿矣足下何
 以振我弭前維揚乘月坐二十四橋上聽玉人吹
 簫飄飄欲僊僕望之矣謹裁短書使人迓旌于江
 上吏事正冗不宣我懷小刻新成奉寄覽教閑山
 非遙因風神往

與魯合肥

足下温温都雅王贊黃流久廼益令人敬慕弟曩
 居都下風塵汨人不能時時從足下遊今雖同出

鴻鯉且謂
言音信稀也

昔有二神
劍一埋豐
城後中一
沉此津龍
劍而地言
不相會也

宰淮上又苦吏事微纏山川非遙鴻鯉且闕神爽
 雖近晤言則希其為張結何云海內二三兄弟况
 如流萍山靈善妒不令把臂一區傲倪天雲咫尺
 主人龍劍兩地逢此搖落感彼蟪蛄何時令買權
 江東放浪五湖也足下龍德正中僕野麋為性青
 雲大業小子讓焉或當先至笠澤彭蠡之間尋漁
 父買山隄子矣白波紫峰言之繫心也率爾裁書
 涼風在念新刻一種奉寄不洎所云舊志合肥出
 都梁香草今尚有否有之幸見惠數莖

寄余沈二太史

東奉爾書馳在道下邑小吏遠望榮光行李何
 日次都門長途勞人向不得的報於郵卒未嘗遣
 一介使者候旌干大江之上何得無罪恃有此心
 僕自童牙神往大雅乃先生迴翔霄漢而不肖久
 辱泥塗懷刺及門門者不入恨不得垂橐韉以一
 當下執事坐負十年懷想每低而不食也冬月北
 還會先生家居得暫奉清塵借玉趾如農夫之獲
 歲也以此知人生晤言亦有數矣僕豈敢云龍劍

大刀潤茶
非雕虫小
技可及

巫馬期宰
單父戴星
而出戴星
而入

合哉聊為我十年仄注則曷不快心也先生遭時
 遇主策名揚休上接夔龍下薄賈董竹帛上伐金
 石鴻寶噌吰巨麗執事兼焉丈夫致身差勝獨不
 肖折威鳳之羽而遵跛鱓之途一邑斗大猶然難
 之戴星出入蓐食視事入折腰長吏退而屈首受
 簿書無論立名揣而揀過世言拊循安所事拊循
 才賢不肖大都視趨走力不力爾昔人以令長佩
 印專城而臨元元為得意今衣冠隸乎又苦賦歛
 急也令方議息肩而監司尺一下矣假令昔人今

子賤宰軍
公鳴琴而
治子游宰
武城弦歌
而化

為令也尚能鳴琴弦歌裁花而營丹砂和每遇有
不可則仰屋歎爾僕竅不肖諸事多曠而尤不閒
於佐吏徒用昕夕斤斤即形神為枯不問問民所
疾苦將以小勞而補其所大拙亦不敢過於股削
以求當監司求聲名會有天幸無大得過尊官大
人遊世無術則退而安其拙顧亦以拙亮焉令良
苦執事身處雲霄溥澤釜馬為觀令哉僕乃其之
視茶如齋譬彼小星實命不同僕安敢望交戟之
下屬車之塵哉自度無大人甘泉之技何以比於

揚馬風塵半馬固其分也願言努力明德茂建鴻
鉅上報主上下光同袍豈不盛哉僕在下風式歌
且舞吏事方冗率爾裁書倘因南鴻八行慰我

寄高先生

江上一別又復素秋天寒水落陵若載楫年華逝
波令我髮短佇立淮泗遙望哲人中心帳而某不
敏每有疑於天人之際小星託之永歎孝標所以
系息先生脩文砥行之謂何而落莫十霜謂有天
乎時時作客蒯緱向人閑山宵征江潭野宿金馬

在在平朔
手段

誰何先生乃爾念此忽墮雙臂感深五中某為吏
 庶無能為先生備晨炊徒有拳拳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某願先生益崇明德大旱之後豈無豐年知
 先生曠度諸亡冒懷某數奉教門下日夜祗思罔
 敢以涼德惰棄成命碩黔驢之質為技幾何世涂
 九折難可策足是某之所大思也先生何以教之
 母夫人而下萬福大兄讀書楚楚玉璫黃流今年
 從何人授易也率爾搢書有懷不悉

八行新表
 情意氣橫
 集

由拳集卷之十四終

由拳集卷之十五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寄田未

田未足下田未書來舉詆訶先達文以為罪甚善
 思深哉沉痛而有味婉曲而盡物情真長者之言
 吾過矣吾過矣然此非自今日當少年時讀乃公
 文參口彈射蓋知乃公鄉人不知其尊官亦不知
 其子孫誰何也足下謂不當彈射官人恐其子孫

文字婉轉
 却後韓文
 公与李質
 書得未

王衍善談
老狂又理
有所未安
即便改世
號口中雌
黃

有甘心於不佞者不佞不任主臣願不佞亦何心
於取罪乃公與其子孫哉口中雌黃偶及於此
稟為諸生彊刻忘削去業已為足下所瑕撻足下
愛我不以美疚而以藥石甚善甚善刻成寄長安
諸君戮一日矣而家僮持足下書來即翻然起趾
及於堂皇之外令二隸馳騎追還削此而後戮也
不佞賦於昔人無能為後而欲詆訶先達少不解
事如此所謂咲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為拙斯揚
馬之所掩口也然一佞此事可謂疎狂未可謂涼

德夫如物品而爽衡量極前美而崇已規是薄夫
之趨也不佞第有不當子心偶逗於口固非易置
蒼素妄為瑕喻也品隲人文從古不廢公非揚惡
翹過以傷厚道者也魏文陳思劉勰鍾嶸沈約張
說殷璠嘗品藻諸子近世王元美亦彈射時流罕
所忌諱昔者仲尼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人物假
令評隲盡為浮薄則仲尼豈非恂恂長者哉足下
又謂不當輒名乃公古之身都將相賢豪先生曷
嘗不名公旦召虎當兩公之世不諱也而仲尼亦

反覆辨折
似屠垣解
剝

徃徃名王之卿士魯仲連先生至今以為美談李
唐去古稍遠李杜兩公亦相稱名不諱也僕嘗致
書王廷尉稱李夢陽先生李攀龍先生稱同年兄
弟曰沈懋孝馮夢禎沈即作碑亦曰此明潁上令
屠隆築東門隄也近見海內二三君子以古道相
砥率名徃來不以為異審如來諭則抑揄娖罵當
亡已時今足下徒以為不當名尊官又吾鄉先達
後世之睚眦可虞也藉令僕名布衣賢豪縣令亭
長或遠在四海九州之外或上世將相大臣則足

下亦不復云云矣足下所謂諱温室對者僕亦安
敢自託於市井豪使氣罵座以為俠節顧氣濁而
志芳言娖而行潔內去城府外撤町畦轉喉觸忌
可謂太拙足下罪僕深矣淺中矜率取譏風雅則
僕為宵人然不肖亦有以自廢平生未嘗妒一肖
蟻之屬獨踈爾今居官亡他材能計所長獨信亡
一念一事不可與神明語爾志行可質於神明而
不諒於同袍則命也僕又何言不佞不幸有涼德
重辱吾子今不崇朝謝過矣不知其後諸可得稍

從未減乎願足下亡鹿後命拙集稍附近作請正
大雅

寄海上故人

不佞落魄三十年困甚乃得一官猶蒲服人下昔
者呼同聲蹋海浪倚大越山和謔自謂雄豪乃今
須眉婦人爾望貴官車輪疆膏沐而前顧何如布
衣牧豕海上哉每誦嚴陵寄侯君房兩言輒自用
履規以罔敢穢行為知己羞亦不能以一令骯髒
矣世人皆相吾輩為令必骯髒吾固以繞指柔處

不佞謂之
右魄

玄風豪氣
往溢簡

之口此壺丘子材之示之以波流也世人又相不佞
踈不佞非踈也直忘机尔嗟乎踈不踈復何言哉
僕於世味頗澹山林无青雲之骨珪組豈煙霞之
相僕終尋陵陽子明抚白龍背玩弄明月尔百年
之內為驩幾何而令彫耗壯心於薄書期會間日
典吏胥伍競刀錐之能而拮性命之理斯志士之
所大痛也不佞雖為令昼夜兀兀然不敢以外膠
滑內和抱神守宅即丹砂不成犹將超然此於海
鳥悲太牢九奏固不若於在曠野喋啜苻藻也所

以未即長往者勢不可尔世人徒見僕居官欽々
較皴視事謂屠生努力仕宦聲名為他日地乃不
佞聊以此見志非有所覬望者也足下方道遙丘
園海上二三兄弟時々呼麴君握手流連白日未
有繼之秉烛独不佞遠遊莽々南雲可勝延結足
下與諸君為驩時亦嘗一念汝故人不新刻一種
請教大雅居賴半歲始得寄訊左右冗可知也

又寄余君房

君房先生足下嗟々人言君房窮愁願君

高論詞
讀之如登
九級浮圖
滿目皆金
碧現

窮愁兕虎曠野昔賢所悲世固拙於用大也夫
臺而敷臨淵而眎其意亦放絀六幕也為之登亡
極之高臨不測之深浮雲四奔日月下走則喪其
五内焉自非神揚寨廊足蹈習苙不與斯觀矣此
可以喻吾君房先生君房以高言驚世固世之所
為喪五内者也又鬼物之所呵叱故而之壙垠大
澤即山川烈風雷電交作百里而外車轍不得停
為蹶躄得路天矯窘步則乃其固然矣僕又願先
生稍卑之亡徒取驚世為也而令世人得稍匕通

眠之雖然垂竿而終年不獲一獲而橫千里斯會
 稽之釣也先生故曠然玄朗即獲不獲烏知大海
 雲霧波濤白天挂長颿拾海月凌虛徑度三山非
 遙何不樂矣僕璞尾一官踟躕畏人歲月幾何強
 半馬上素衣化盡玄髻日短薄書不治風雅亦衰
 秋氣一動候蟲早吟感彼代謝傷此搖蕩恍蘭若
 乎可託何修名之足云僕性所弛少无鄉曲之吝
 李書不成遊世無術令為令塊然株守勉持三尺
 息簸蕩之氣而遵繩墨之塗思懷仁負義以幸天

司馬子長
 吉口

氣象軒翔
 詞峰輝潤

下哀伶黔首上不負主上下不媿交遊光明粹白
 少見感槩然後三山五嶽惟吾投足尔奈何茫茫
 遠道苦足不展也材陪下乘命則小星竹素之事
 倘非吾分矣然何敢不日夜澡行修事以忝同袍
 哉幽掩之中求不負神理即同袍之諒不諒無論
 至於榮枯之數吾尚何以冒諸胸中哉足下寡廓
 之士默坐宋照何所不覽見幸惠大教徹我顛蒙沈
 加則先生張孺毅汪長文楊伯翌沈長孺家田未
 諸君俱無恙聳游府公試士舒郎得雋殊喜此君

故秀才異時一日千里此為前旌小刻新成寄足
下請教文品僕不能自知寔遜作者敬俟後命大
江秋氣丰愛景光

又寄楊伯翼

徐穉字孺
子郭林宗
有母愛穉
往而吊之
置生芻一
束於閭前
而去

伯翼孝廉先生足下五月聞令先公之喪怛馬傷
心遠道之人不能一致生芻延佇大江南雲若結
司馬物故既悲長公揚氏不天復傷季子人亦有
言歲在龍蛇喬木載摧風雅彫喪我二三兄弟慙
隤在疚何能為懷足下才情美瞻高言故綺今感

先輩風骨
凌逼人

彼下泉買屋青山冥視寐照大悟玄理長風白茅
助子悲心寄蕭瑟之興闕沉鬱之致旨哉作者乎
每臨風誦足下佳句秋天颯颯下芒碭寒雲時序
搖落蟋蟀宵鳴江上涼風故人亡恙吟無過苦勉
爾加餐新刻一種寄上覽教誠屬百冗畧叙不宣

寄張長公

孺毅先生足下得足下七月書具見心曲讀之惘
然不佞愛司馬公知己厚德非言語文字可盡不
負泉壤恃有此心輓章有云但訝黃鳥堪同死不

感慨悲悽
以驚啼怯

信明珠可報恩即無論詩寫我沉痛情致不淺臨
風自誦寔下西州之涕矣不佞自涉頰來日夜提
身凜行惟恐惰棄成命為知己羞嗟嗟典刑未忘
德音在耳某之不肖逢時微幸勉圖湔祓以獲免
於大戾則司馬公寵靈自天也歲不在龍蛇賢人
災何耶而我二三兄弟斃斃苦塊之上僕獨何心
能不悵而每望大江雲起亭亭如車蓋不自知其
悲從中來也是下高姿遠韻直可度世今居憂得
亡過傷乎子山故蕭瑟當不廢曠懷秋氣方深

歎搖落亦無數過流波館恐不勝華屋之感倘非
能傷人一夕可老也近閱邸報知次公請祭葬書
已奏尚未見成命殊勞喜則先生通州志湛雄逼
古當是宇內一種奇書識掩古今義公羨刺彼悠
悠者流奚傷大雅僕少不解事佐閔貞賦誤及某
公田叔書來督過甚急僕已應時削去猥不自度
妄有所彈射僕則過矣田叔罪僕良是而瑕譖太
深然不廢忠告之義僕敢不敬承孺覺留燕孺愿
家居无恙吏事正冗不能一一裁書遠望江天可

勝地結

寄李之文

尊君生辰白雲在天海月甚麗諸子賓客奉觴為
 驩獨遠人漂泊淮泗是夕把酒東望為汝大人長
 誨白雲之謠曰風而寄鼻聲也珠履數中少此人
 乎足下念之矣句章先生時上過從不僕往來四
 方交遊多矣故自不乏貧豪人要如沈先生才致
 風流高霞孤映朗照人群甚不易違不可以當世
 而失此人百遍相過死云數也故人如吳愚谷余

春申君客
三千上客
皆躡珠履

塘生吾家八郎尚時時把酒言咲如故乎穎上令

蕪無橐金以助貧交吳愚谷書來困甚吳生一寒

如此哉乃穎上令寒猶吳生也自到官來不敢私

民間尺布一錢所得歲俸米董足為老母備晨炊

而往來交遊饋遺猶然取給焉家中有一金買薪

水兼市笋魚跪而進諸家大人揚上稱富矣雖一

金時上_有缺乏則與細君相頌而咲為驩樂為吏

貧如此哉僕本海上布衣遭時致身為一官歲得

常俸奉老母及妻孥於某足矣尚敢有過望妄想

長卿清貧
視世之貪
巧者星淵
矣

妻曰細君

仙使口氣

以敗官箴以為同袍諸故人羞哉且自揣知骨相
不得富貴為吏信貧視之奔走糊口四方時則差
勝矣是僕之所為知分也為我謝故人無咲屠生
拙哉僕寧貧不富寧拙不巧僕亦欲稍從時人雅
尚無奈天地百神常恍在耳目即欲稍從時為雅
尚輒不敢以天之道足下之寃靈幸稍得民和無
大得罪此邦父老子弟則其効可觀也足下以為
何如幸不惜遠教聞之芳已棄去李士業操舟從
范蠡計然五湖間耻作老博士頭戴平頂巾倚杖
漣波即帝賈遊可哉第恐多上胡姬酒樓不獨黃
金易尽白日亦易闌也之華上舍已入京不入京
可過我賴上官况如此且无言索債也未當治十
日酒醉之尔林生為我書明月諸篇遠寄深感雅
情幸一謝之吏事正冗裁書不次

與馮開之四首

疇昔長安諸公嘗以弟調官為憂乃觀察朱公亦
累言之愿不肖无有此也而七月間孫太史以德
過賴與朱公言之賴父老子弟不愿調屠隆者恒

以為憂朱公愕然公何言調也孫太史又言第恐
 抚按諸公有此意尔惟先生圖之朱公答云抚按
 都無此意第遂私計可以免此矣乃不謂竟有此
 舉也若不肖烏知令哉勉强履身凜行庶幾竄過
 尔若之吳會固大邦雜糝欲以頼上之治治之不
 可得罪過當弥深尔頼之父老子弟以隆雖無他
 行能此中頗實又以為能從事節省以稍息肩貧
 民怜而昵之一邑之人真如家人父子也今驟有
 此遷誠難為情聞報後徒有日夕對此間父老相

有文法

視掩泣尔而適部使者先生按寿父老子弟奔走
 遮留於按院者百千人第恐此無益於弟之去蜀
 適足為累禁之不能止也倘按院公肯怜而留之
 回天不难今諸為地方事躰俱未睹成效中道而
 棄之今夫塗人相逢於逆旅追隨累日去之亦難
 為情况號稱父母子弟者哉秋天搖落寒風蕭上
 人情物候而是悲心去太淮泗原野為空吳會信
 羨非吾土矣足下謂我奈何會有小吏入京密布
 腹心不能一一弟之曲折幸且無為諸公深言之

青虹点

也箕仲伯符諸兄幸為寄聲

朋友
問見
人声

冬十一月屠隆頓首致書開之仁兄足下賴陽父老子弟千人白御史臺遮留業已可之矣既而以成命為解首鼠兩端即青浦之行决矣之青浦去神京更遠音書不易達然山川當不得間吾兩人驢也居賴上不久覲而居青浦即得入覲握手有期以是為快尔弟居此間一歲監司諸公皆怜不佞勤苦私其獎借太過第未知京師諸公評隲若何弟雅有不能名又多雕虫一技重為身累又為

邑諸生刻小集此恐足招尤尋亦悔之仕宦声名無論每憶崑对夜李北海三数公可為寒心便欲奉老母歸耕海上田即又苦無田嗟我仁兄何以謂我足下處清華不知弟下流难居多愁真令人老也弟素以不能名今廷議首調不佞青浦真號為难治矣斯其故弟不能知豈去歲难賴上今年遂不难青浦哉仄仄思之足下倘有所聞幸以見告冗務蠟與百不宣一
仲冬既望屠隆頓首白開之足下解馬價人入京

八行書象也

已附致八行屬天寒薄冗草率不盡所欲言西屬
刘先生觀察明州於弟有知己大恩客歲曾與足
下脩言之且屬足下為弟一往候刘先生致謝亦
屬沈君典今刘先生謁選入京旅食幾半歲矣居
承恩寺甚寡寐不得意乞足下要沈箕仲陳伯符
沈少卿或館中年丈一二厚善者為一過存刘先
生具道不佞鄙中令刘先生知屠生居長安能得
諸賢豪大人之心又以見刘先生門下士能不忘
畴昔諸公能以不佞故而重刘先生一為知己生

色甚善甚善惟先生留意沈箕仲陳伯符沈少卿
陸敬承沈琳仁諸公當脩一言白狀會積雪華凍
童子炙火而作書不能多具幸即以此出示之部
檄已到府監司更定視篆官未到乃得行入吳
會當取道就李一過先生之廬青浦去京師雖稍
遠鴻鯉徃來亦便弟在下吏無他營為獨時時繫
心諸故人知己徃來夢寐不絕也何故哉勾吳孫
太史合肥魯年丈遇弟最厚矣宣城君不通信使
者兩月念之不置渡江即遣人問訊宣城君方屏

居青山中不出歲星大隱者哉渡江苦無路費無
能寄將奈何裁襪二量奉去幸勿罪菲薄

屠隆頓首開之大兄足下渡江來遂不得通一問
訊懷我開之日夜不置嗟天平苦我一頓上不啻
足矣奈何青浦也四方無賴羣其中為一小村落
華上二縣復割苕區瘠土稍附益之置縣城中廬
舍寡蕞大都華上兩縣貴官大家別業僦流民索
緡錢者民貧甚矣而令出賦稅至十數萬民貧故
俗日趨於姦利苦賦歛急故俗又益日趨於姦利

叙青浦
齊民貧以
却狹流民
苦

此為烏有
先生言也
脫也

又賦歛多為貴官大家所逋催租吏持縣官刺叩
士大夫士大夫輒叱去不視吏脅息不敢出聲甚
而為門者所呵不得一見貴人之面編民慄詐者
挾官錢從博人酒家飲而募無賴受縣官鞭箠痛
楚貧者体無完軀易麻桌絲粟不得錢有鬻妻帑
鬻妻帑不得則馳烏有先生爾僕無狀欲以頓上
之治治青浦勢不可將釋拊循而設操切又苦天
性雅不能也二十萬官錢令荒落瘠土出辦誰能
堪此者非刀錐朘削不得有即刀錐朘削膏血哉

設拊循則
賦稅不登
重深切則
性有不堪
長知際此
特何如邪
以文考蓋
吏治自必
有道矣

何矣今強其天性而用箠楚良苦不能稍寬而息
肩元元十數萬官錢必不辦監司者將持三尺而
問罪青浦令寧復為令乎嗟天乎苦我一頓上不
啻足矣奈何復青浦為也他縣官即百冗官日會
須有一刻之間此中十二辰嘗苦不足也僕何待
罪神理而降罰如此深哉已矣文墨事請足下勿
復與僕言也偶有入京之便據案草草百不宣一
足下念我無廢八行

與沈君典

故民貧民
貧故多為
奸外偶利
器何以當
此盤根錯
節

鑿筒不及數月矣念足下不去口客歲冬十二月
奉青浦之命扶侍老母渡江南兩歲之間奔走南
北無虛日薄命之人犬馬固當青浦故一村落尔
民無土著群四方無賴居其間又土瘠而善逋官
錢當事者以其善逋大縣徵令之所不及也而置
縣又割華上瘠土稍附益之歲額增至十數萬今
視城中數百家皆華上貴官大家別業流民僦居
諸氏族莫可究詰吏胥俱有罪亡人與居民表裡
為姦如舍沙之虫強者乘巨艦出沒吳淞間為雄

埋自置縣至今不佞某令九三易尔前令無他狼藉率以群下竊美敗自前令敗民益蔑視令長弁髦之矣最號難治渡江千里來未抵縣言青浦難治者滿耳矣督府公移書主爵者持為青浦捍令長而謬推不佞某嗟上是何异庖人之不治庖而代以尸祝也某自冬十二月抵官百務蝟毛勉強振刷尤苦催科民無賴者挾官錢後博後倡家飲而募人受捶楚貧者賣麻桌絲粟不得即思鬻妻帑田廬不可有挈家逃尔先是催徵者頗虐月

不用鞭笞而諭以道
情父老子弟驩然樂輸也
輸尚亦落心之悅耶

籌民愈恐逃去某以官寬之諭以溫言風以至情父老子弟驩然樂輸也諸所覆茹燠休一如居賴上時獨約束猾胥姦氓隸奉三尺維謹此與賴上稍異矣又苦三吳孔道冠蓋旁午奔走將迎日不暇給某又以文辭竊海內虛聲吳會文人才士亡不延頸願交墮棄民事而與諸公日聚首空文游談招尤誨姪則吾不敢令門者一切謝不見即為吏鄙士應且憎俯仰周旋難不難乎子惠問間清刷公府响哺孤窮捶撲豪猾不入苞苴於庭而開

門廷士不諂事貴人而折節布衣賢者不以骯髒
 取罪不以依阿乞憐不昭昭而挾日月不汶汶而
 負泥塗斯中庸之操賢智者所託也某願學未能
 足下何以教之某每思浮辭侈說玄素所絀將盡
 火竹素不復與雕蟲角技獨守純白玩心玄虛豈
 不亦曠士幽賞哉奈遇詞人無當技瘠今居煩劇
 種上勞人一日十二辰嘗苦不足即文字之緣可
 知矣僕學植既荒官復濩落相如次公之業而失
 之矣奈何能為知己生色也足下薄金馬之榮而

人有技藝
欲逞如句
豚不吉也

眷丘中之樂義重南山名高北斗海內才杰咸願
 執鞭甚盛吳會山川佳勝人物娟秀足下恐不可
 不一遊九峰三泖望子久矣冗中敬遣一介行李
 奉訊大夫人百福倘惠然過我則有山中竹杖湖
 上蘭舟翹首天雲因風神往

寄少宗伯王公

隆之於風雅之道醯鷄爾無當鉅儒鴻烈也往歲
 居都門自度非玉璫黃流不登清廟廼退而安其
 拙齠子雲之筆裴君卿之舌臧刺五侯却步平津

故物聚醯
堯中為醯
也

漢公孫弘
封平津侯

出亡感嘆
聲

詩經王事
賦掌言及
故也

二毛頭髮
長白色也

文慙繁露不遇何辭義薄凌雲自薦為崇庶幾哉
 尚玄守雌矣儻得長安旅舍中有茂齋一章杜門
 偃息其下讀古人書六籍而下間流覽諸子尚羊
 乎偶騎馬出歸渡尚羊如故也以故雖鉅儒鴻烈
 如先生者亦未嘗抱尺一之牘求通姓名於記室
 乃先生顧雅知不肖隆游揚之諸公間而又以隆
 方辱在牛馬走中咄咄憐之也宣城吳興兩沈生
 往為隆言之隆雖不敢輒報謝然心銜高義矣獻
 歲行役太倉得奉車輪清塵如披五色雲峩峩霞

奕慰我素心廼先生入門勞苦如平生始知兩沈
 生言良不虛頽影自照隆無一足當鞭箠使者謬
 中者愛便可藉以自老隆兩經罷邑執掌勞人青
 浦今為吳會孔道縣治規二大邑十不當一而供
 億徵令等之又土瘠賦重佞偽朋興百事如蠅又
 日承事諸薦紳大人救過不暇奈何令為一日十
 二辰常苦不足也行年三十蚤見二毛命也良苦
 犬馬固當隆為令無他治行維不敢行恣睢以傷
 寬理析秋毫以敗三尺而重為知己者羞諸顛謬

大以論制
札家讀之
不為無裨
堅立也

種種幸願長者教之隆讀書竊觀古瓌人碩士崇
敦大者乏踔厉之操標伉爽者闕長厚之德藪氣
節則易於矜露務沉毅則傷於刻深器局近於高
朗則闊步而多踈行能依乎中庸則瑣尾而不振
此根之至性真不可強率而行之皆有以豎尺寸
流竹素廼先生博大勁爽秉節蹈道華實兼收仁
明並薦此其大都豈徒崎嶇落淺中小知之夫
可窺先生萬一哉隆不肖平生汨沒小儒文絜而
闇於大道然於古人安身立命之處亦嘗稍見一

若端潛流
若生龍法
鬼不可捉
注妙甚

班矣今為小吏雖促邀不足比數間方且摧耿介
之氣尊寬和之理思懷仁負義以悅天下耻空抱
筆墨區區與雕虫角技而涉世未深才智短淺如
驅車隴坂擢舟滌潁將焉濟矣至於踵文士習氣
逍遙以遨而蔑視民事偃蹇自放而厭簿簿書清
談名理而惰棄官守以為天下口實則吾豈敢哉
先生文章鉅麗人物冠冕此真不肖隆所願奉鞭
箠使者况既受知門下不敢不布其款款之愚且
以致平居向往幸惟財訾小刻多諸生時所撰結

請正大雅

與徐孟孺二首

孟孺徐孝廉先生足下往讀吳鉤發劄知足下諸
 子白眉翩翩麗藻故自非老博士家無何居長安
 於馮生所得徐生澤夫書云足下善病則以為造
 化小兒如足下才俊爾自後廼時時向往足下吳
 會後二陸後代多文人才士足下今鵲起菰蘆中
 他日領旗鼓挾橐鞬凌厲中原非足下而誰僕於
 此道無能為役願獨私心好之又雅好游揚諸公

詞源賦
 昂一似相
 如策駟馬
 駕車過
 臨泉

從歲嘉平月移官吳會僕誠反反難之而喜得從
 吳中文人才士遊甫弭節於郊輒問徐先生無恙
 乃不佞時時虛左貧豪而獨不得一當徐生聳足
 下方為白下遊忽披大章如睹卿雲爛焉五色驚
 喜可知灑灑踰所聞矣乃知楓落吳江此何足以
 稱揚哉得王先生書知足下從姑蘓結襪王生而
 歸此君無論詩若文即懸河談天能令稷下生息
 影而逸疑乃公舌端有五色雲除夕嘗與周旋真
 使人意銷馮生素心人當不作公孫子忘故人態

引等功
有情

慈色言
須門開
聚至倒
出迎

久不通尺一足下當是嬾故爾書來會入府喧府
公冗甚率爾檄書百不宣一倘過臨邛令乎當一
日三朝相如也

日者青佳舫過浦口屬不佞患頭瘡不勝進餐冠
不能倒屣出迎高資詰朝令人物色二君將科頭
相見與是下唱陽關三疊倚茂齋溲娑言別則報
解維去矣為之悵惘紮日三月中旬送莫廷韓浦
口把酒唱哥僕有水綠花紅送遠人之句遂巡情
致不減文通恨足下不此時行也聞何士抑清標

韻與足下頡頏青雲真僕所願從遊不得一領
握為恨孫以德太史玉瓚黃流雖少年自致雲霄
絕不佞貴人態每見之使人生塵外之想詞賦大
楚楚如其人足下言良不謬足下詩辭秀麗筆札
道拔可無古人至博士家言石室洞天青霞紫氣
當是不從人間來非關尹喜輩不能識矣世人好
雌黃亡當信而自堅是在足下如謂九州八貢任
土而可不必篠簜瑤琨則是謂寶笈玄津反不足
度世世亦寧有僊真墮劫乎愿足下益鍊丹砂九

編搭味
現有奪目

吉有龍泉
刻理豐城
伏中時七
光芒張華
得之
古詩客從
遠方未歸
或雙鯉魚
呼音言鯉
與中有尺
素書

轉不已白日且生羽翰不然費長房可虞也君與
數日前以書相聞云首夏且微服見枉第青山眷
人恐未易出門爾便時脩問當通足下姓名於君
典足下如豐城獄中物雖厚自韻缺寶氣猶時時
燭天何必藉僕輩游揚然人倫賞鑒自是吾事嘉
則詩選未有寄到到則即尋雙鯉致之矣白門柳
色無恙乎青驄卷陌誰與廻翔六朝佳麗僕未得
一至自笑儂父送送韓一絕書扇頭即借送足下
情致一爾人南附報冗不及多具

與王百穀

意趣淋漓
詩經豆其
食魚必河
之粉同筋
物之養者
也為人好
飲菓

携江陰牡丹歸此何異相如後臨邛竊文君迹哉
相如區區以一文君遂病消渴今為文君者數十
奈何不令王先生顛賴乎固知足下方迷花花間
玉缸便可自老棄青浦令如遺迹矣然僕徒執掌
中思足下良甚參差日莫夫君不來昨拜書宜足
下有意於僕復讀第二械竟使人心如寒灰足下
自為河魴即諸君子皆陽橋邪乃臨邛令終欲引
相如為重惟執事圖之讀送莫廷韓詩格高聲俊

日春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綺麗難忘古今才情之極咄咄莫生携之橐中五色光恠上燭五星矣吳章叔來知先生有北征之意僕喜動顏色碧鷄金馬遭遇好文之主然後協諸金石光垂竹素丈夫鉅麗何必箕山日侍先生人倫賞識談咏煙霞宜抗山林之節然或扼腕當世便媿媿不休固知子陵非录录隐者懷仁負義以幸天下僕竊為蒼生跂之母謂處則遠志出則小草也承惠玉卮此非僕所敢當取酒南嚮酌地拜嘉貺矣重耳無以報莊王奈何蒼頭回敬附室

撼不日且遣一力訊下執事不盡拳拳

奉徐少師

必傳之文

隆竊讀傳記覽觀古昔鉅儒大人建立鴻業翊贊蒸隆光昭史策此其人必高朗粹白渾博深沉智慮包乎四海而持之以謙冲遇事疾於風雷而出之以慎重其所展布大都非小材淺智所能窺自夔龍宰衡而下老成器局莫如韓魏公識者以為間氣其他疏爽俊快之杰古今不少而事業成就不無瑕疵利害相半得失相參後世徃徃有遺議

莊重有廟堂半度

焉士大夫屈指我朝賢相必以先生稱首隆自齟
 齟授書輒知嚮慕華亭相公盛德大美泪叨下吏
 雲間獲一再望見顏色私計名臣元老沙世且久
 更事既多天下之務何者不了了鬼性况雲間又
 先生桑梓之地聞見既真計慮尤審而隆小子幸
 得通家之好愛知門下所願虚心請教之日久
 矣青浦土瘠賦重流移相望當道為地方慎選有
 司誤及不肖不肖遭茲艱虞夙夜祇思隆竊聞醫
 家治病急則治其標今青浦之病亟矣施為要領

洗故令之
 習學寬嚴
 相濟情理
 獨斷正所
 謂以文奉
 善更治者
 也

將從何先隆聞先是衙役竊美政出多門而故令
 又往往寄耳目於匪人以致敗事隆今嚴戒各役
 奉三尺惟謹門以内從嚴門以外從寬諸聽斷惟
 情惟理絕不敢咨訪近習以滋他弊似矣然左右
 禁嚴耳目盡廢形影塊然門外萬里即地方利弊
 問閭隱痛皆莫能知欲密訪於左右恐未得是非
 之實而適足以啓奸萌試顯問於眾人則或避息
 怨之嫌而莫肯以實對此其難者一也先是催科
 太嚴捶楚過濫總經催人等至枵腹而完官暴創

白孝集
 卷之十五
 十三

而催辦民甚稱苦逃亡接踵今不肖隆以官寬之
 下頗感激勉完納似矣然朝廷歲額必不可
 緩徒以官受累無補於民夫與其始寬而隨誤以
 貽後日焚眉之急不如先嚴而責完以與百姓息
 肩之期且錢糧不完或係貧民拖欠或係奸豪負
 賴或係經收侵欺一槩從寬乞貧民猶不失拊循
 縱侵負則裁蕝國法此其難者二也本縣因田
 地瘠薄歲苦重差以致人戶逃絕者衆因人戶逃
 絕以致田地愈荒者多先是召募開墾之令非不

歷叙滄中
 吏治三維
 鑿々布見

日懸但綠鄉野小民領種告帖者到縣不即時給
 發者守候之苦有科索之費而官府未聞留意存
 恤則恐領種荒田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是以小
 民疑畏不來今不肖訪知弊端另為立法小民始
 樂於開墾一月之內領帖者已不下三百餘家但
 貧民開墾荒田必資工本有田而無工本將焉用
 之即給帖猶勿給矣將議賑卹則官帑既不可擅
 動申請又未必見從此其難者三也今為計不得
 已捐不肖俸資及無碍官銀共得百兩立法給散

此雜作致
休然亦一
制之權宜
是亦有從
制處

貧民為開墾工本而俸錢無多小惠未徧則出示
勸諭富民大家於民間自相賑助以富濟貧損有
餘補不足尚義量力不拘多寡而本縣則為之懸
立賞格或免其罪責或究其雜差重則或獎以牌
扁或榮以衣冠以相風勸似矣然自古恤民之政
未聞有此計出不得已恐終非政體其可行與否
伏願門下教之莖田人戶既已逃絕而重額尚存
往往遺累里排賠納萬萬不堪不肖業已遵奉撫
院明文親歷四鄉沿丘履畝踏勘莖田頗為得實

中間委多拋荒一望野草井開堙滅人烟消疎誠
可哀憫若不設法調停地方日就彫落將來愈不
可支已經冊造總數申請議處議者謂求減額糧
又謂求作改折愚意竊謂議改折則恐小利無補
於民議減額則恐定額難以頓減此一節煩望門
下將青浦痼瘵苦情為撫臺一言之即片言九鼎
為地方造福不小矣其他大小事宜多所未盡隆
不肖稍知自愛不敢為惡然天下事亦大難矣不
惟惡不敢為即為善恐涉於近名不惟害民不敢

為即與利恐未免有害義理難窮事體難安群疑
 難釋衆口難調竊不自量蚤夜思維欲為救邑小
 補而以一書生初出沙世更事不多識見未定垂
 刺種種祇深芒負仰惟相公 朝廷柱石鄉邦元
 老治道模楷後學指南伏冀惠賜大教隆在下風
 敬端拱以聽不任瞻仰惶悚之至

寄高升伯

升伯居賢關操文衡懷仁負義攬華披秀作我髦
 士宣暢鴻烈暇日與諸公清言名理篝燈丙夜

披蒙油標
詞語亦此

上卷之八
詞語亦此

翔赤螭歌咏振鷺嗟乎升伯良不負平生賤子奉
 馬箠之役日承事貴人如小家女充貴介下陳盥
 掃易畫蛾眉難工獨日夜欽欽勤苦則習罵詈則
 承俯仰周旋徒跣自索種種甘之小星稱命矣天
 下郡縣莫難於雲間雲間莫難於青浦青浦者故
 華上東南瘠土惡壤也民無土著七邑適地居之
 成一村落歲坐水旱不登國額日逋兩大縣患苦
 之為別置邑治又新創百務草昧當三吳孔道車
 蓋房午兩大縣薦紳大夫田宅在焉部民大都其

佃人僦戶爾以一新置小邑而當兩大縣大夫士
 戶外之履常滿也且多不諒望賤子或太深故百
 廢難理群逋難問多口難調為吏顧不良苦哉勤
 苦將事加之以忠誠庶幾免於大戾僕竊慕此未
 能先生何以教不佞北征有便羽敬附荳臠莫廷
 韓之人才可念也

答沈嘉則先生二首

青浦望藍官盈上一水爾廼坐困簿領不能遽擲
 頭上進賢冠從先生杖屨山間水涯筆牀茶竈何

語人飄忽
似白露

風落花快
草輕揚秀
媚美上絕
塵

逸人仙吏
景經

物不空悲哉一吏如檻猿富貴既非所須持此將
 安歸也八月之期不已晚乎隆不肖不能任疆幹
 吏而能以寬理和其士民門遮真如水日日蕭然
 新種卉木今已蔚鬱成林日夜望先生來一歎咏
 其間天馬余丘二陸先生祠墓在焉泖上浮屠四
 面孤懸空水中有陸宗伯新剏藏經閣藏經數萬
 卷佛子數十俱白哲長永日夕坐素誦經聲即即
 徹於大湖亦一佳勝也願先生即擢扁舟來敢為
 山靈敬邀寵光錢給事先生集可携之篋笥中且

行且仇不然竢再返就李卒業未晚也馮吉士開
之予告計此時已抵家矣其人開羨玄超不可不
一通問碑文真文章鉅家深嚴閱履第不肖德薄
無當游揚爾當取便寄賴人賴人雅不間於翰墨
事恐不足辱大雅奈何

食風吸露
疑若華山
看鶴來
喬王子志

讀越草如失足豈崙絕頂下見丹霞赤水文虎玄
豹雕麟紫磨冰苑碧藕目眇神搖誠不自知安所
去取也先生近作廼爾七豈惟才情轉富前無古
人亦占知先生喬松遐壽焉王棺不下來奈何

松赤子
也

須且漙娑人間爾

嘉則越妙詩有云不如醉卧空山
中王棺下來便堪死故未及之

答錢淵父

不佞從就李諸名流仄聞高雅舊矣屬人來言沈
先生客足下足下非雅秀孤映安能客我沈先生
哉沈先生盛言足下俊才恨未得一叩三頭郊居
兼得崑穴竒處士為侶太史當重占真人東行矣
因風遙羨臨邛令久遲相如而足下占恹不發使
人兩睫不得下如何如何敬遣榜人操小刀迓沈
先生浦口足下能與沈先生同過江城擊鮮取酒

大有伎倆

高陽酒徒
氣魄

大醉九峯之上亦無所不可不然無徒久奪我五
湖長為也新相知間輒放言及此罪過人回草草
白狀冗不及多具

與開之四首

適過婁江謁徐規啓因言與仁兄遇於淮上計此
時行李捩家矣弟日困簿領不能負弩矢走逐旌
干心神飛動足下暨辭鸚鵡鷺之班歸而佐五湖長
揚飄鼓柁雲沙亂目鷗鳧近人大是樂事下官向
不自戒夫足渥塗為家大人日竊五斗海鳥愛鷓

司馬相知
以文章得
幸建千旌
過臨印令
負弩矢却
迎

柳昔柳水
名

磨磨駮乘安得通脫自快也足下東弟亦先期移
此中雲間去就李咫尺爾即視仁兄眉睫間而尚
阻晤言脉上一水自非土木詐不勞翫雲間足下
舊遊諸名士故在傾握日夜望足下一來不啻望
歲也徐長孺袁非之南征莫雲卿徐澤夫壯上行
時以不及候行李為恨足下誠惠過此中與弟訪
二陸先生之故蹟九峯三泖敬徵寵光泖上僧剏
歲經閣孤懸大湖四面空水衆比丘俱白哲長爪
焚香誦經其中亦佳勝可遊也足下歸省尊公驩

樂可知幸道隆問訊嫂及諸公子平善不雲間之
 行不可復遲幸足下報可弟當理權湖濬待矣
 六月廿四日屠隆頓首寓書開之仁兄往沈翁見
 枉又得仁兄書甚慰飢渴敬邑荒鄙勞長者車轍
 款遇踈藺何能无辜仁兄初歸正在執掌想未能
 即遠出賤子之望故人真以目為歲恨羈於令无
 能奮飛誰謂河廣曾不容刀深味風人此言歷歷
 如畫良是悲也始謂行李一出都門便堪握手遂
 迷半歲尚阻晤言是何睽離之易而遇合之難也

賤子屠隆
卿日稱也

三吳大水溝塍化為巨浸魚鱉舞於長衢徒跣自
 責傷為令無狀計且奈何側想明智當作何良圖
 也尊公華誕以七月何日上壽既罷能遂買雲間
 之權不儻沈夫人當戶牽衣恐仁兄亦復多情不
 妨長嘯出門把臂湖山吟弄煙月使太史再奏東
 南聚星良亦不俗沈嘉則先生布衣雄杰人倫冠
 冕今正作客鹽官之錢氏為故給事錢徽先生輯
 遺文弟累以書促之則以校讐未卒業為解鹽官
 去秀州咫尺足下不可以當世而失此人今山人

鍾_上煌_上
閃_上錄_上
令人讀_上
凜若天鼓
大鳴奇_上

處士滿宇內大都崇虛聲遊談無當獨乃公翩翩
不惟辭賦偉麗陵轍古今墨卿而行義卓絕朗然
孤暎即丰標談咏俊爽玉立理致清遠與之周旋
可以忘老恨近日頭顱且種種吾欲取南山銅鑄
此君此君或亦有長生丹訣不可知今世若無
之夫便能使山川黠靈無光風日淒淡一朝失去
千古長嗟足下急走信使往通之勿失廼此君亦
傾向高賢之日久矣馮先生素以屠長卿言不阿
如此神物暗中可索摸得也足下幸過青浦可約

清操絕俗
芳論令人
藐姑射之
儔在人寰
應不多得

與俱來弟且復折柬招之青浦令門遮真如水不
妨擁篲而送上客也賀伯闇近作何狀想數過從
論心道故久慕袁子凡君相見幸為寄聲前有長
牋致伯闇久未奉報音何故河漢左界雙星在門
瑤姬奏笙龍女進曲蒲菼新綠銀缸乍紅階下斑
衣堂上珠履人間羌樂何羨洞天不待玉皇香案
吏新篇聊足為壽矣不腆之儀并希麾置鴛鴦湖
上時時繫心向辱沈翁託以壽章今弟既自為叙
不能復握筆乞為我謝之

湖上之會樂矣弟以吏事促歸質明不得與足下
再盡繾綣私心殊未快後會何時言之悵惋嘉則
先生尚留空中日以賦詩讀書為事神肆力王出
語驚人使人悚然心服暑中無事戲為二十咏多
言古丽情綺語弟與嘉則同賦成讀之頗懷拍拍
然命記室錄上請教更要足下賦之已寄王元美
先生屬和矣歸途定佳豚生朝上壽年伯尊人爽
氣颯颯涼風乍造恨弟不得與珠履之列能不依
依沈君典未有來意奈何渠云云真未可出門告

輩不當強之遊小力还附有尺素敬上侍者泛柳
作共為二册其首加則者奉足下首弟作者求足
下書佳篇付加則先生其一空白者求足下首佳
篇付弟过下邑雜詩當另書一册同二十咏并奉
去也

西湖之遊樂乎弟從部使者考歸為梁伯龍適是
况云日客就李与足下周旋伯龍故翮上豪士今
老矣誠然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弟本探丸走馬
之夫誤為小吏局促知轅下鞅可心懸天目長松

夢落五湖間足下何乃掉臂去我不通消息兩月
 即百冗尚留足下向中久欲遣平頭奴致數行輒
 復冗奪足下每賜一札必俟弟先之尔不然者經
 歲无此可以觀吾兩人之交情矣然不肖視足下
 猶為勞薪乎

十五卷 終

雨崇集卷之十六

東海屠隆長卿著

書

與王元美二首

天降災下邑元元離此大青隆日夜蓬跣自傷為
 令無狀無法出一籌救我父老子弟徒步走雨中
 碎父老子弟親操釜鍾築隄阡今禾稼僅存其十
 五爾平居不能脩德行政以召天和及馮夷竊弄
 其威命廼始倉皇出走龜勉支吾亦左矣先生不

馮夷以八
 月上庚日
 渡河溺於
 天帝命為
 河伯

加誚讓而勞苦如平生隆感而自惡滋為主臣矣
 眈以長年操青雀舡迎沈嘉則先生甫至自鹽官
 縣至得此如操白雪而下神物也嘉則年來詩律
 更細神力更王其所得意前無古人署中無事戲
 為二十咏隆與沈先生同賦成左右顧盼提挾風
 霜舉趾頗高矣敬要先生同賦之旋奉篇日幸握
 管以待有如先生不賦此者雖非鮑昭才盡終無
 以殺天下英雄心惟先生圖之嘉則先生甫至未
 能輒脩問多致意長者謝記存且云八月中旬過

白語雄壯

園訪先生也

曹子念見枉得先生五言絕句二十首讀之齒牙
 間泠泠生山泉爽氣留三日不去子念台蕩之行
 以何日日許作詩送行別後竟冗奪柰何救鄉張
 大司馬德表東海文高越絕且天性好游揚士類
 後來之秀賴以成名者甚衆不肖故出司馬公門
 下平生國士之遇烈於皦日不肖哭公詩云但歌
 黃鳥堪同死不信明珠可報恩大槩可觀矣今其
 嗣子邦仁將走千里扶服謁門下為司馬求墓銘

道勁古雅
兩司馬文
章

先生持海內文衡天下之人莫不欲得先生片言
 隻字以為重敬徽寵靈光此下泉司馬待以不朽
 家少司馬平生又門下所知也不肖心知蓋稱兩
 司馬云其子峻亦將以墓銘為請兩司馬身後事
 咸在先生南向再拜使者敬陳於下執事伏惟財
 答沈嘉則先生辱先生欵遇良厚私謝之中懷耿
 耿言何能宣黃雀紫蟹肥矣

與下右武

往歲與仁兄倚醉長安連鑣廣陌雅志絕塵冥心

自是塵芥
 富貴氣象

獨往可謂裴桓之驩悟逍遙之旨假令人生處
 如此乎即榮挂七命身登九列何羨也頽頽未幾
 便各翻飛一出都門岐路南北鴻鴈中斷霜露再
 零望山川於南中思君子於天末不自知其黯然
 隕涕矣足下揚旌四郊攬轡七閩宣士茂忠勤施
 不怠足稱須眉男子弟鄙庸椎魯兩為下吏了无
 善狀僅習折腰貴人而氣數多阨三吳近苦水潦
 漂屋傷稼饒殍載途徒跣自勞痲瘵無補為之奈
 何故人久闊近况可知仁兄英標曠度秀拔人羣

聞與汝虞相得驩甚漳浦令故吳雅士而足下深
薦同袍之羨修兄弟之好丁君終長者意氣迺如
此哉汝虞兄使南便附數行不盡中懷伏蘄遠譽

與王敬美

都門把臂為歡頃更一夕分携千古永嘆賤子自
淮南量移吳會咫尺婁江會以職事至得一再奉
長公顏色觴余縹緲閣上上濟茂勳下臨曲池玄
言名理滌我滓穢召我清虛可謂出幽谷披閭風
中殊冷然因唵謝家春艸有懷瓊壺枝更切也自

賤子謙稱也杜詩大人試靜所陳賤子請具

王序云非謝家之室樹接孟氏之若麟

後連遭水潦饑傷孔多賤臣徒跣空罷於奔命未
能一脩寒暄門下而信使業先之益以惠貺滋為
媿矣率尔附致殊不尽中懷伏蘄亮答

奉陳玉叔

往來之熊上舍赴白門道淮上伏謁明公以書相
聞具言明公念不肖隆良殷隆愕而不信謂袁生
固謬稱明公騷壇大將人文泰岱安所得襪線之
士而將揚之哉且也安下吏之分不敢輒以姓名
通於記室平生傾嚮大雅真如調飢又雅聞明公

襪線短才也自謙之詞

昔陽國侯
弱水因為
大海之神

獎借才峻恒恐不及風流師表海內延頸下走益
欽欽豔焉每投袂自奮夫蜀山之銅延津之劍氣
類苟同應若桴鼓而况含靈之屬秀異之品哉隆
即不當以賤吏為解天下豈有挾監司貴驕天下
士陳先生哉而三吳屬當有大青兩師不仁陽侯
竊權鬼母呼於城門而青猿出於長衢溪澤蕩折
為兀元憂小臣蒲服奉盞鍾之役徒跣自傷竟使
鄙吝日固風雅坐衰執鞭之私久未得請業先承
長者下訊惠以瑤華霞光映人明珠入手五色爛

昭井蛙謂
東海電曰
吾樂至矣
東海蟹告
之以東海
之大樂增
井蛙適也
然驚規也
然自夫也

焉奪我魂氣如隋豈崙萬仞罡風中乃細警書詞
又何情至也明公折節後進固自得之天性迺不
肖隆東海鄙男子見不踰于坎蛙而技且謝乎豎
鼠顧何以望見車輪清塵而奉盤盃下風哉不肖
隆竊睹見先生於此道意念深矣便欲杖策渡江
伏謁道左一領警欵畢平生而卒牽於簿領草草
脩不腆之辭械付使者再拜而進之下執事伏惟
明公不以廝養賤質而棄其麻蒯即無當列屋固
居然侍者下陳也悚息以聽

白卷集
卷之十一
五

與馮太常

足下官太常居白門頗遠獨弟兩為卑冗下吏百
勞侵人頭顱早白固云材具蓋亦有數焉仁兄平
居恂恂長者迺睹間者諸所割割抑又何磊砢也
男子墮地豈止取尊官厚祿內以飽其妻孥而外
誇里閭要以蹈道執節粹燉貞亮不失丈夫之致
尔仁兄翱翔雲霄而弟浮湛薄牘脩名不立玄素
復雕神飈促人義和輶轍每思栖足峨眉積雪之
間儵然自廣而尉羅羈之長轡莫騁奈何王上舍

言妙緒
王鳴金

神風風也
義和口也
位人轉在
言威月易
遇也

米得足下華札如對龍光自足下入留都弟之浮
踪飄轉南北卒卒無須臾之暇修一寒暄而芳訊
先至使人抱媿良深王上舍通家弟兄觀其人樸
茂雅有諸父風此來道仁兄厚情不置兄亦何所
不厚哉救邑曹上舍志伊遊南雍便附數行不盡
縷縷

與鄭職方

往歲一晤年丈於闔閭城下瞬息分携及抵西陵
見蒼頭來言膝篋之狀良所太息此後浮萍南北



无道昏之
魏扁西子
越之美女
晋周顛
言若以我
此樂廣即
如雕刻无
益厚突西
施也

尺素不將同袍義缺悵如之何弟曩不能望氣而
知貧人至加声色於長年三老雖坐不知亦可謂
無鹽唐突西子矣仁兄不加誚呵反厚折柬足下
不失長者而僕為宵人至今媿之諸孫本志承厚
款異數居然通家子之愛足下可謂專取仁義遠
絕常倫感哉非言語所宣矣鴻才駿察翊贊本兵
安攘之畧中外倚辨丈夫致身差膝如弟委薊下
吏兩困災罷昕夕焦勞不堪揀過故吾都失日以
紛拏行且奈何救轄曹上舍志尹八南雍便附荒

檄奉訊台社倉卒不莊

谷陸宗伯

絕去烟人
独標神情

日睹龍光仄聞玄論虛往實歸心殊冷然先生日
焚香燕坐然視寂照闕漠泮之化達要眇之旨雖
室同柱下何以加焉隆故自鄙庸犇走俗狀萍穢
日盛清虛不來自揣無由得聞至道然每後垢溷
而披玄朗未嘗不心醉旬日也別來殊用茫然忽
荷華械兼拜嘉惠如奉清儀人還裁謝率尔不莊

寄張幼于兄弟

陶雅
居然大方

不佞往居海上輒向慕君家兄弟明秀尔雅越在
東鄙不一覩大國之風良用缺然丙子歲北征倚
權闔閭城下王百穀先生儼然造不佞時不佞謝
病百穀彊起之攬衣初殊頭岑岑既聽王先生玄
言清遠如披松下風肌骨為爽病良已自是定交
獨以不得一當君家兄弟為恨屬謁范府公府公
出足下所為見懷之作喜其僕為令不能先高賢
而使賢者先令令可知矣周公瑕名滿海內僕亦
未能一脩寒暄之堂僕之孟浪乃尔不佞鄙无足

云諸公友藉然執鞭賢豪區區之心良有之敬布
之門下惟先生崇譽伯起先生文雅澄貫俠氣亮
節使人興專諸要離之思一棲西雄魚腸水犀當
不苑乎聞伯起所佐如姬竊符新聲雄麗快人不
知可得一部寓目不坐困職事不能掃門懷刺輒
以蕉札通致其款款外小詩奉懷二足下亟吟鳳
嘯滋為鄙矣

卷徐孟孺

昨青雀發浦口蒼頭持足下書至急啟披讀不終

揚雄著太
玄劉歆祖
之曰吾恐
后入用象
說也

篇色動已把黑號手戰而不定已灑上神為王也
何物徐生白吞七澤筆搖五嶽雲間有此直令二
陸文章黯靈無色矣僕厭苦游辭無當玄帝素王
之道又恐鬼物善妒竹素為祟思一切屏去雕蟲
玩心玄虛不能自割則命侍史火殺青餘者覆瓿
矣乃今讀足下文辭不覓技瘠也諸評隲僕文字
僕烏敢當足下第亦美其楮墨一吐白中千古非
至意也不然者鍾子不失聽乎然伯喈之寶論衡
即又何足為吾兩人者道哉吾兩人或者張景先

張華見斗
牛之間常
有紫氣問
雷煥曰室
劍之精上
徹于天華
曰何在煥
曰在豫章
豐城華即
補煥為豐
城令掘獄
得之華因
事誅後兩
劍合化
龍而去

所稱豐城之物延津遇合光恠動天其亦有數耶
乃僕恨為一官所縛俯仰高厚嘗苦跼蹐不得與
足下時時放迹九峰三泖間足下亦且駟車南矣
白門柳色依々向人廣陌青驄垂鞭緩步此時視
青浦令一盤猿耳兩沈先生曠士足下不可不交
其人足下龍也如壺中可矣无入人指甲恐為斷
尾他日卜下天門為東海龍女笑也昔張路斯為
宣城令歸与后氏夫人九子俱龍去故賴上人也
僕倘似之乎僕亦夢為龍鱗甲隱々乘風雷駘海

門巨濤者三即今與足下遇合寧獨偶然哉幸足
下自愛來書愿得僕長語方冗不能也倚擢累叙
敬謝故人入郡城當一造請

答王敬美

隆不佞於文執亡所知識獨私心知向往海內賢
詰嘗如渴飢曩歲得奉清塵燕市秉燭深夜談天
雕龍尽披玉屑便自謂不虛此生已後濠濮量移
吳會遂得摳衣拜長公廷尉先生先生曠度一見
謬賞把臂入林廼隆故鄙庸蕪以災罷多故俗務

淋漓揮酒
房研墨工

嬰心每濡毫伸紙不能吐一語亡以自進於兩先
生門下奈何日承廷尉先生臨况救邑為言明公
北上坻吳門迺不一迴車婁東僕以未得報於郵
人亡從負弩矢親迓旌干道左惋悵可言駭亡征
人象犯霜露猶且記存故人於千里之外檄書爛
然既及下吏書詞更多肝膈款語此為高雅洵語
信万恒情益令不佞隆慙慙亡地矣使者行促率
尔附檄殊不盡鄙悰尚容端謝

寄張太史

獲益之物
即醜雞也

伊吾讀書
声

嫫母黃帝
妃醜極醜

往歲旅食京華過蒙足下曠蕩之知僕自度於文
執淺薄譬諸獲益之物不啻天地之大全時黻而
為里言伊吾自適於村社間以奏於雲門六英之
側則啞然失聲矣足下何自得之而嫫母夷光質
從好移僕亦遂亡其醜塗澤而前乃足下不加唾
去謏見推与僕即不敢津下誦言為謝然心感其
知矣一走泥塗遂越霄漢嘗念夷門老監猶能以
信陵之故感激酬恩矧僕雖不佞猶操雕蟲之技
挂空名於稅林舍息懷羨當不後於常人客歲

裁一短牋敬候足下屬足下南託馮開之轉致之
而開之予告又以屬沈茂仁不諗終得又浮湛不
迹聞仁兄暫辭清蹕之班尚羊渚宮之下江籬杜
若靡蕪無厭于無不可以攬擷揚芬振藻甚善甚善
僕不佞奉職無狀三吳洛洞元元是疚罪在守土
文雅日減於昔而吏治不光將何以仰副知己顛
越是思敝邑丞高君家僮還敬脩一言附致寒暄
之私伏惟崇簪外具拙草請教大方因風神注
寄館中諸同年

五帝臨
子決河沉
白馬玉
公難臣
官自將軍
以下皆
蒙河

恭聞年兄拜官從太史事上臣 皇國下光同袍
仰望雲霄可勝欣豫隆自遠清塵遂即險巖比於
勞薪淮泗之上扶服經年漂轉吳會西鄙惡壤蕞
露藍縷如理禁焉而泮洞為肯歲復不登為之柰
何鼯鼠之技窮矣往旅食京華數奉教於大君子
別來何得便去諸懷每思脩不腆之辭小致寒暄
門下而俗狀種種含毫伸紙不待一語嘗丙夜起
炭中速踟躇久之不自知其霜露之沾衣也近奉
明旨無由叩首闕下一望見天上故人此心誠若

搖然如懸旌矣救邑高丞來敬布空槭奉訊簡樸
之罪知不可文伏惟長者崇警

上張申二閣師

隆材質疎庸蒙恩師門下特達之知真宰鈿錘
思及賤品銘之肺腑徃歲旅食京華杜門養拙不
敢以燕見仰溷榮戟清茂時、從稠衆中望見台
光階墀之下如披青冥卿雲有爛慰浣可言洎從
小吏奔走泗上量移雲間漂轉吳楚逡巡歲月數
從南天瞻望北斗常思修尺一之書敬候恩師相

大官似從
洵美且都

公百福頽念賤臣下吏恐不當輒用寒暄常語濫
瀆清听翹首霄漢蹇若河山矣恭惟息師翊贊
鴻化均調四海大業卸隆並登三五甚盛甚盛隆
為令奉職无状境内水潦為灾元元痼瘵朝夕憂
勤罔以佐百姓之一二司牧多闕罪何可文茲當
縣丞其上計敬裁短牋附布其款之愚神馳
闕下瞻怀台光隆不任瞻鄒悚灼之至

與王百穀二首

君家先君子衣之俠令弟浔執筆以從事其間

墨卿墨也
現以磨墨
以墨為卿
也

何異伯喈作郭有道碑第足下當代才子而徵君
行實又多海内名筆為之先駟持我瓦礫廁彼珠
玉自局促難為前耳別來更日走塵俗中墨卿久
踈坐逋宿約罪且不可文獻歲當徹一二日視篆
為尊君一搦管長洲公書竟浮湛殷洪喬抗志乃
尔惠書四紙後爽真如飛天仙人可謂前無率更
後備待詔更辱惠香盒當坐一小閣中然龍腦子
而讀玉臺香奩諸書然非為令事矣日者念足下
良甚何時得一稅駕金昌臥解嘲軒再與足下縱

洞灼民間
疾若情狀
自是良吏

談名理也足下欲得布一縑佐大袖方袍青浦故
產希然皆市民里婦易錢米者直可斗米一縑耳
僅堪與足下擦疥因思敕邑荒落民無生計日織
此一布易斗米備晨炊戶以為常布一日不售則
子婦有枵腹坐足下詩云 天子若知荒政苦東
南倘許賜田租今賜租十不當一又上海諸縣取
稔而賜租與敕邑等奈何何以佐黔首之一二
尊公小傳脫藁奉去請教承諸君子麗藻之後如
夷光在御始難為容張司馬公墓銘孺穀何不見

貽一首昨於此中徐孟孺許見之固是足下所貽
廷尉公筆力更適洵是老將足下小楷精工乃尔
足称雙絕邵武君寓吳門良久僕日促之來竟絕
履基而去可謂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足下獻歲
來何所事七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千百年來
風流先生當不讓人僕故亦北海座中客區區困
一斗大城子每想聆玉屑之音真如消暘北征何
時幸一見報飛花布一端附楫

與君典

胸襟豁達

書翰曰尺素

往歲殷无美曹任之兩致君典尺素敷生迺不欲
 自為洪喬置書王元美廷尉而去未得倒屣此君
 曹生訪足下郊園幸以不佞故作青眼敬謝多情
 曹生無大雅能足當一隊而心知慕足下此其志
 可取尔徐生秀才異等偶以母病不能出門念青
 山更切也昨閱邸報見起足下命果不足下尊名
 良是而云起復何也足下蒙 天子恩擢第一官
 太史至渥矣足下宜何如以報稱足下抱經畧大
 材非樸嫩儒生比平居抵掌庶幾張子房鷓夷子

樸嫩小材之稱

議論宏肆若倒囊而出

皮者流不宜汶汶為山林客足下且被命出處大
 節大丈夫內斷於心似不必問諸詹尹 陛下神
 聖翼佑貞良子房少伯不以此時樹尺寸而光竹
 素則无時矣不佞曩与足下言謝眺青山終非卿
 家物願足下即秣馬治行大人之操何必箕穎五
 湖之約請勿復取言足下臥龍之姿義薄雕蟲日
 所示高篇自是英雄本色不佞又安能持沾七小
 技而仰首稱說於子房范蠡之前為英雄捧腹哉
 無論經綸手段即如此執亦何有於么麼長卿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非僕与足下之謂矣有如淮陰
 實降心下問僕亦不惜自為李左車也一咲年伯
 母而下萬福初八日已遣平頭奴歸迎老母計時
 下且到辱佳惠良謝文三種完上足下欲僕沉思
 自為之沉思而竟不能工奈何近作數首書便面
 奉去孺子不知終可教不蘇長公真蹟一卷王少
 微私印二方輕吹一端奉寄足下近况幸以相聞

與周元孚

往歲得足下尺素追往道故嘆逝惜別故人之情

范巨卿張
 元伯管仲
 鮑叔皆友
 善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婆娑嘉
 壺微寵靈於足下自謂范張可佐管鮑不死洎弟
 以小吏奉奔走之役蒼茫分手辱足下時々過我
 逆旅相對黯然雖蘓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
 念此便使人心折足下形迹珪组心眷雲壑三歲
 之中兩得請於 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徊翔
 故林昔人所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半馬於四
 方浮萍於南北踐更災罷殊耗心力歲月云邁侵
 尋二毛真世之勞薪命也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

漸深世味都盡人生能幾元、胡為東海之曲可
 以投竿或尋足下荆南夢澤之間所非至情而言
 之原指蒼天以為正讀懷人諸作言言璀璨句中
 之奇何多邪迎者出薊門下潞河應邊臨返荆楚
 登覽山川篇章當更侈幸不恠見寄君家季子詒
 我長牋揮霍雄藻洵有足下門風楚雖多才要知
 君家兄弟定然寡儔使人情伏懷諸君近作效顰
 苗子幸大賜雌黃高丞罷官還遣吏從行更布數
 語冗次據案勒狀百不宣一令弟不及裁書幸為

致意

答徐孟孺

足下出門諸邑佐俱報罷官兀然一身萬事咸肩
 之俯仰天地之間太無聊賴宦情日以蕭疎如秋
 天雲以故身在百冗而心益以閑清夜篝燈朗朗
 兀坐懷人念舊濡毫信紙得詩六十餘首詩成寐
 寡無可與語者急欲寄足下一賞音而平頭奴適
 至良快僕詩姑無論其工拙五言古詩以一二夕
 得六十餘首僕亦大抵捷矣哉求足下直言抑揄

清夜篝燈
 濡毫信紙
 成詩六十
 餘首倘所
 待馬可
 待之才耶

之勿有所諱甚吳生久聞其名來書小傷於拙何也豈刑成當不爾耶

與上元美

友人馮開之開美工古文辭為人亦濶懿不與流俗伍雅慕先生躡蹻擔簦願以北面之禮見不佞觀此君意念深矣先生其猶海平以為百谷王則馮生者宜不在麾斥之列馮生又稍解禪理閔不佞紛溷日墮苦海勸不佞稍讀西方聖人諸書以求自解脫不佞畧叩其旨即未必登彼岸比於人

北面者師事之也

除三魔破五障入大妙法明

代亦可謂越然先生試与一談无逃法眼矣近佛書不可得敢從先生求楞嚴經一副本退食多暇結念友人得感懷詩五十餘首錄去求先生刊定

與百穀

昨友人馮開之過魚頭住三日留抵掌而談天下佳山川處間及玄素之道甚適開之開美有致其言空寂更精詣相期共脫進資冠築室西湖之上老也言之津津至丙夜不能休多世外語若使王

晉王衍手
執玉麈尾
清談

先生據胡牀揮麈尾而談當更有進於此者便可
令兩生吐舌矣恨不得同此燈燭光悵恨何已新
春協風且至農事方興天何復霖雨浹旬元元重
困何以官為使人宦情益蕭條亡賴人奴不識大
賢至為羨千鈞之弩和聞吳縣公已移去誰當聽
此者雅聞胡侍御公高行亮節竟坎廩死往過無
錫不能一造其廬其為長恨可言誠得以孝足供
役甚愿不敢辭坐中丹木為雨傷未大爛煬當是
舍芳而待足下惟足下來為牡丹主人

與瞿瞿夫

去歲居穎得足下及貧即書語意高古情寄沉鬱
虞卿信窮愁何其言之工也足下束髮讀書有如
徼天之靈蚤致雲霄立天子丹陛之下即藜藿
如春華亦詞人遭遇之常尔安能歎咤万夫驚動
六合如今日哉今夫大海峰巒秀特一望浩七乎
波安流烏睹竒覲逮長風下擊洪波湧起日月跳
而不止然後見其險絕也屈大夫即才氣瑰麗非
煩冤胡有離騷韓之孽公子不遭孤憤其文辭欲

瞿瞿夫
事坐罪類
究莫所控
新居如此
賤授古諷
喻以寬真
憂而詞氣
雄壯議論
宏肆却是
西司馬文
字

齒於蘇張諸君何可得平居視司馬子長一瞽史
及其下於蠶室爛然文采遂與五嶽四瀆比壽而
日月齊光也僕嘗試與足下一抵掌而譚從古賢
人才子童牙逢時白首富貴終身不見窮愁之事
者何人生无一日驩苑有万世名盖古今同病矣
僕年三十五得一第三十後為小吏足下謂僕遇
乎不遇乎乃三十年以前人出之所謂艱難困苦
無一不備嘗之矣而僕未嘗一日作攢眉態從此
三十八年而往世間之榮枯憂喜何復能入僕之

眉睫又况胃其肝臆哉僕方嬰世網不當作超然
語苟世人肯掣檻穽而縱麋鹿則深山之上長林
之下此樂可以忘死吾聞英雄不為將相則為神
僊免其將相而今就神僊之業亦人生大快何不
可耶故僕竊以為屈平子長諸公不以此時觀性
命之理極逍遙之樂而含毫禿穎苦垂空文急而
託於世是去人禍而復自投天刑也僕以為非計
子房四皓均為漢傑良也慕封侯之業而四公平
抗害山之操今足下以罪罷公車則有害山之灾

文有照應

可茹也足下勿復為窮愁恐為四公笑古人畏富
貴之逼人而甘心於清冷之淵如足下以絕意富
貴為窮愁即貧不肖何止九萬里哉世人見僕終
日欽欽澡行動事作吏良苦謂僕故脩名者且以
此求聞於世梯通顯為可謂安相寡廊之士僕不
能以官為執亦以此為逍遙者也身為不才吏日
崇穢德而求逍遙豈不遠哉願足下自廣後五年
而尋僕嵩陽佳廬之間无乎亦可與共此者臭味
苟同煙霞不遠

仙風真骨

與開之四首

別足下嘗苦不得見見輒恐其別也河于今手良
覺銷魂婁東謁二王先生罷便可解維僕且自起
焚香掃地而待足下敬遣小吏迂僊舟河于返叢
頭尚須作三日留不見足下一日為三秋与足下
遊處即以三朝為一歲矣燈前佳語如聞天樂
足下既不能與拘囚之夫久遊處遠去而可廼在
數十里外羣諸豪少年酣暘長嘯大語髣髴乘冷
風間於予耳不獨恨恨足下且以好諸公矣宇宙

登動情語
如子子仁

詞語矯如
天鵬凌風
扶搖上九
天

驚人鳴

亦大窳廊矣十洲五嶽何往不可容一么麼屠生
而區區以升斗故役人涕唾下佐生涯良足自鄙
又安得御長風騎六氣而從足下萬里凌虛徑度
也不穀亡望矣惟愿先生丹砂蚤成惠一粒拯我
屠生即無他美風流調笑亦自可人異時閨風之
上具茨之下無我寂寞也來役候足下行李裝而
後返此人頗樸實堪奉奔走足下命之返乃返廷
韓長孺欽之非之仲方諸君作何狀吳会山川為
足下及諸君驛騷日月五星至奔迫失次微聞

寧上訴於 帝謂公等太橫哉僕又愿公等小戢
詞鋒乃僕亦不能自戢也言之失笑君典若來千
萬馳急足報我
老母以十九日桓官署距仁兄行一日尔輒荷見
存敬道雅意於老母前矣仁兄之華亭日與諸故
人燕笑為樂弟一别足下便與與臺為伍退坐一
室蕭然沈寥念足下腹腸真如車輪弟固不知為
令念足下而後知為令也堂堂六尺坐困五斗五
斗亡一所恨不得飛揚隨足下尔旬日返西湖西

六尺軀也
五斗晉陶
為彭澤

日奉集

卷之六

七

冬嘆曰吾
不為五十
粟折腰

湖花事且爛熳然君家鴛鴦湖當亦不減嘉則昨
日書到云仁兄曾有湖上看桃花約渠且有渡江
意仁兄歸當與此公遇僕益怔忡心動矣木蘭舟
上幸為我酌一杯波臣去冬大雷電吾郡有人被
擊死者有子殺母者天時人事如此可畏哉今春
又久陰雨不解將來歲時不知又若何弟不才濫
竊升斗於此朝夕欽欽靡敢踰法度尺寸竟何以
稅駕奉教以來小暇即焚香而讀楞嚴僅舉其句
未得其冥詮如煩熱人飲冰便自清涼當洗心從

友公說法

參水成珠

開士求證正果幸弗棄弟子蠢愚相見无期可勝
紆軫

小荆足下與長孺意既决敢不惟命新舊稟並奉
去在兩君財擇目錄且无刺随有碍不妨次第寄
往兩君業為叙嘉則宜有佳教遣吏持上原臺弟
檢閱不日有人走西湖工直弟自處今兩君貧士
不如令牀頭猶有俸錢不以相累費公神思可爾
與孫以德二首

隆踈庸薄命行與時常相左天猶不義小人得幸

於二三兄弟二三兄弟咸海內名流不我嘔太使
得把臂而講交遊之禮捫心顧影誠不自知其何
從得之豈不以隆雖鄙行能不齒而此中頗實亦
為諸君子所寬世人了不識所以謂瓌尾鯢生何
乃抗顏人代間多大人之遊此豈惟他人雖僕亦
自疑之矣然僕亦知自守靡敢孟浪以廣遊道惟
是二三兄弟驩然如故蚤夜濯磨居恒思一旦漢
落以貽知己者羞所非至情愿指皦日此中巨室
貴人敬事以禮寔不能作諂子非禮將迎身處鄙

自稱曰報
生小人也

作工輕率
曰孟浪

思不思勤宣職事以安義命而徒粉澤嫫母而孔
為容取憐求理於大人長者之口不惟僕羞之亦
先生之所弗是也居此中歲餘頗以志行无他為
賢士大夫所併容至部中父老子弟久益相安僕
守身如處子即一顰笑亦真不敢苟不獨力求為
文士解嘲且亦自免罪過而偶遭天下察廟士不
堪時露抗浪非敢云英雄本色亦端為習氣未除
仁兄何以進之泥塗賤士何能一日而忘雲霄故
人故人念我當亦不減會面无期壯望雪涕

嫫母黃帝
妃貌極醜

以德太史仁兄足下數日前邑貢唐生來附致八
 行心緒如蠶絲了不可抽抒心則易下筆則難僕
 以不肖辜辱仁兄友藉仁兄之視不肖何如蕭朱
 欵疑於下泉張范陶人於水夕方之今日芳風不
 減往得足下書中有一二樂石語覆覆不肖浚矣
 不肖鄙无識不逮足下雅意便疑足下小有獻薄
 寒賤意任書奉答頗傷和平僕之鹵莽乃若此譬
 之嬰兒祇以一搏黍故便足號噴涕泗橫集僕行
 年近四十而猶有童心空志行不立德業无聞也

灑泣也愛
 音少声破

然謂非厚足下不可長門之怨團扇之歌怨生於
 情令僕遇塗人當不若是又意氣易動殊為淺夫
 而悲喜咸真不失赤子矣不肖流落風塵三十餘
 年涉世多矣中間更應人情變態不可謂不深搖
 精汨神鑿此混沌即令滑稽園轉何所不化而自
 信赤子之心終未淪喪即事親交友務篤厚不敢
 浮游棍身好蕪潔居官而有愛百姓之癖咸根至
 性非有所為而直以氣質頗近豪爽通脫自快世
 人不肯深譽第以為孟浪之士不復可以仁義羈

繼為如是則孝友慈惠忠信廉潔必屬之闢茸懦
 夫而豪爽快士無一而可即蘓長公文丞相諸君
 不大稱冤乎此言又近童心聊足為足下捧腹之
 助僕君此中日勞神塵溷疲則篝鐙兀坐焚香啜
 茗近頗好讀釋老諸書真心寂照恍若有得火地
 之中終七擾七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起滅救精勞
 躬以從之一旦委謝成虛幻大丈夫當包籠造
 化而乃為造化所包籠邪竹杖一在手五嶽足下
 尔安能伍眉強顏与鷄鶩爭食也世人仕宦託只

長卿真性
 盡露於筆
 端

山林往往虛而不實口絳煙霞情繫軒冕彼固聯
 以此為高致非本性也僕自無貴人之骨富家公
 之相非敢遠託山林為高第願影自照此子似終
 宜立整而足下此興不淺而業為人所器識恐終
 不得自解免進而三公退亦尚可浮五湖若在凌
 煙又復挂蘭臺石室如韓稚圭諸人良亦不俗足
 下圖之

與董陽明

僕之疎庸迺作簿書吏又得巖邑也匪敢云千將

六朝声口

捕履其實使跛驚啼驥也視事以來日夕欽欽求
 為文士一解嘲而才力短矣往居東海時好弄筆
 墨日以執鞭之役從諸君子遊多聞齊給如是下
 尤不佞所注想頤不佞居江汜蕭曠之野與足下
 遊處稍不便不能時時把臂相歡然相見未嘗不
 款曲也今不佞不幸為吏為文法所拘持屈首受
 事不得如曩時追隨豪俊雅遊而私中紆結如幽
 囚人男子在世不得封侯廟食希天壤之烈而垂
 竹帛之聲即五嶽四瀆何處不可寄傲何至看使

如孤峯絕
 章

不羈之才

居官眷恋五斗為造化小兒所籠絡長往决起
 須有日不即引去者少見梗槩以求託於世數年
 以後捫萝栖霞此言如孟浪終當自見伯翌不通
 一字者三年送足下小及不佞僕猶感其不忘足
 下之上海不肯為不佞屈固知逸鳳游龍非罽羅
 所制讀來札宏放軼塵洎讀高篇又纒々整瞻欽
 伏何已小刻板已毀自去年來久亡此彙青溪集
 板加則先生業持以去亡以奉命里語請教敬附
 不腆

與嘉則先生

歲杪無便羽无從一寄訊念先生不去懷中老母
 東歸承先生時過存具見長者高義二月十九日
 家兄始奉老母抵署中得先生手札如睹先生之
 面矣村居多暇誰典周旋新篇幾何渴欲一洗塵
 心幸不恡見寄花朝開之兩度見過居齋中俱數
 日劇談高嘯驩如常時恨不得先生在座吾兩人
 相念如出一口矣此時西湖春事正盛湖上樓船
 堤邊士女六橋楊柳夾岸桃花良可遊適開之正

正月十五日也

杭州西湖
六條橋一
被楊柳一

披

在歸途先生以此時出門計三月初旬可值於湖
 上開之高曠軼塵精通內典篤於友義深於人情
 雖玄朗出世而用情時厚知先生深至日夕與不
 肖私語可謂傾向大賢屬在肺腑論交得此真自
 可人先生西湖之興小闌不識能便買青溪之棹
 不開之出門岑寂退食偶暇誤得嘉則先生傳一
 晉傳先生固多名筆乃隆不肖敢自謂知先生於
 行輩中為最深握筆者余小子何敢多讓文字即
 未精工其言先生大畧若是敬奉去惟高明自擇

為中聞描寫胡司馬及先生行實一二頗得英雄
 本色羌少恣度耳開之固欲為我翻刻小集不得
 已付之先生傳亦已付去外臨別時有七言律一
 首送行李不及錄藁之武林幸持原藁付梓人新
 舊集再乞先生一刊定焉獻歲又復苦陰雨連綿
 今月廿三告城隍神是日乃霽徼天之幸二麥有
 望矣來書言明州災異可畏鑑等一命自多苦心
 先生飲水山栖亦復有世道隱憂夫婺猶不恤其
 締而憂家國况先生哉孺穀田井鄭朗仲初諸君

改若婦也
 妾不要其
 織之少錦
 而愛守固
 之慎

時時握手不心緒多端臨書屬百冗不盡所欲言

與孺穀

仁兄客吳門弟不能尋一便奉晤中心軫結而足
 下亦恹雲間跬步不肯蹙過衙齋昨致書百穀謂
 足下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誠恨之矣司馬公墓
 銘寺見惠一冊晷於雲間一友生處見則百穀所
 語也祭司馬公文去年承兄賜藁旋復夫之今馮
 開之太史固請小集翻刻此文似必不可不登梓
 者開之客武林足下可寫原作付之或擲弟轉致

何如君家諸賢昆季作何狀久不得一奉晤言結
念良甚為司馬公舉襄事弟坐羈職守不得來會
葬一申白茆絮酒之哀恨同終天孺覺孺愿三凡
不及裁問為致拳拳伯翼不通一字者三年弟三
致書矣近作詩送董陽明遊小及不佞乃不佞猶
感其不忘嘉則先生東海高品今論定矣足下不
可比屋而失之百遍過從一夕千古

與甘應溥侍御

往歲居京師幸得以同袍之義數奉顏色接緒論

情疏盡

古色蒼

詞難檢

長
年
來

則見以為足下倜儻之士闕廊多聞即亦徒得足
下之面而未得足下之心今而知足下高朗粹白
矜然垢紛之外闕茸前庸之徒固垂去不論雖在
號稱伉爽有氣者尚未必能應足下之藩垣凡士
大夫之氣揚而光外耀者其器猶淺矣至人懿德
譬猶滄海焉上含元氣下為百谷王尾問洩之不
為涸川瀆歸之不為盈是所謂上善也是下之器
似之交遊中得士如足下可為吾徒增一恒岱然
不佞竊有疑於足下之言去足下苦為令僕苦為

弄丸
之手

仙入
左史

吉士此非足下之言令亦何苦吉士亦何苦大丈夫可黔婁可公侯何論其他足下拔俗之標逸群之骨了了於此久矣此兩言當為僕設然僕亦有以自廣自為令以來示困簿書出遭官長罵詈良足以稱苦而僕未嘗一日作愁眉人以譽聞不為喜以毀聞不為怒頗動職事寔嬾將迎升沉之事一一委命主者而足下云云豈亦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邪簿書小暇亦惟是二三故人馮開之沈嘉則時時相聞問而此中有士曰莫廷韓徐

賤子長卿
自稱也

長孫彭欽之皆藻雅冲亮可与言僕雖處泥塗不悶也偶意興所到吐一二里言伊吾比窓下自取快意而止而議者有謂空文无當无補於殿最之毫末所知遂舉以相戒嗟嗟令賤子日夜工雕虫之技而置民事都不問以廢職業而買虛殼則吾豈敢僕不過偷取一時之暇或夜懸燈而手一編以解煩散鬱及吐一二言自為適固非沉酣其中者也居官而至以讀書脩私文為戒亦可悲矣夫官之穢德足以敗官者何限而獨文章執屠隆東

海男子進不得志則有長竿可投何為啾啾自苦
 足下冠惠文冠立柱下為貴近臣賤吏瑣尾不當
 復為此言進然足下之恬愉非心有其尊官者是
 以僕輒多口无忌不然者踟躕屏氣噤不敢前矣
 瑣瑣畧陳伏惟澄照

与董太史

弟之於仁兄豈特附在青雲之末稱兄弟行然後
 相善也蓋自總角同遊膠庠外託交遊內連蕪葭
 義至厚矣其後以貧賤之故就食太未又出入雅

才情並茂

兄
外行水
上波紋自

相親無何同舉於鄉成進士又同也中間閱歷險
 夷鮑叔夷吾情好愈篤兄弟行中更逾常倫今足
 下聳壑昂霄天下想望風采而弟顛頓支離淪於
 鄙賤諺云為龍為猪此其驗矣累辱賤素殷殷款
 語故歡如昨不以泥途見遺弟是以益信足下長
 者而不佞未免有童心佐吏以來日坐塵冗久未
 布其區區恐足下自以能終厚故人而不佞乃局
 促貴賤常格過於引嫌甘心退縮則弟益不知足
 下矣故敢提肝挈膽一吐露焉然不佞寔非敢為

姚元崇作
永靈家清
繫之至也
夫洞微无
瑕澄空見
底一當官
明白者有
類於是

淫薄亦未始過自引嫌以避長者冗故尔每一念
至心蒐長隄杌不安仁兄出入承明之廬珪璋特
達冰壺朗徹西來好音日滿人耳而弟奔走瑣庸
徒奉虎子而事貴大人不意卽卽才人嫁為厮養
卒煩長恐一旦濩落為知己辱遑中厨下朝夕惟
虔蛾眉薄命得免主人翁撫楚罵詈足矣榮華安
敢望仁兄聽此當為婁其不歡作書時偶亡好慄
語多踈鹵失次幸弗以為訝年作父母而下卽中
亮平安善飯幸道隆問訊

與馮駕部

往居京師受事司馬署中雅知明公博洽之材忠
篤之慮韜精葆光不外耀况畿内朗真人倫之
卓絕吾徒之師表僕私用歸往而天性踈拙不善
納交明公亦復尚玄守雌恂上厚默莫逆於心相
視而不咲矣以故日處一堂比有而失明公夫彼
此相慕悅有當於心雖故知不过而魯無一言道
所懷如山林樵牧交臂遊處甚習而了不通姓名
僕以為犹有太上之風焉即不蚤結託固无恨矣

子祀子英
子梨子素
四人相視
而咲莫西
於心遂相
并為友

筆陣生風
翻上欲飛

從此以往見面會心而有不稱故人者非事情矣
讀明公所惠長牋文字高古識慮沉雄至讀韵語
瑰壯奇麗坐失岑王迺若談說當世之務鑿上中
竅抱忼慨朗暢之氣而以平和出之固知明公曠
畢君子他日不獨擅文章名家要當以功業顯乎
今天下有士如明公即僕又不得不自悔其相
知晚矣不佞待罪岩邑奉職亡狀境內災傷蚤夜
濯磨罔敢惰棄而才智鄙庸亡能佐黔首之急之
一二何以仰副拳上 敬修不腆之辞奉候下執事

冗率無次營納不宣

與陸敬承

不佞往居都門辱二三兄弟謬愛日夕過從抵鎗
促席每恨短晷或一朝不把手輒有山河闊絕之
思而足下顧獨迴車息影不為通者半歲偶遭於
路掉臂太如市人僕素憤憤不營深中便謂二三
兄弟中厭薄不佞者無如足下而不知足下之鍾
情特厚也不佞昏瞶亡識固誠足自哂而足下之
真誠簡樸了無機事謂非羲皇以前人可乎向聞

文如錯筌
意如貫珠
詞壇独步

白陶潘於
若月即此
卷下自謂
又皇人

白拳集

卷之十六

廿四

後遠右逸
起出流俗
天賦之才
非人可及

足下之言云僕雅愛子不啻渴饑而天性踈懶偶
不及懷一刺為通及至相見同儕中又偶不及作
寒暄數語去後未始不悔悔復已已偶而相踈亦
偶而相厚人情有如此豈非太上之遺哉自是或
累月不一會會輒驩然也嗟僕自信平生踈而
任真了與世俗異而機事猶未忘盡機事都盡未
有若足下者也酒德同於伯倫玄同超於家莊所
營者特猶有文章所多者官爵而長苦世人深不
深則以為淺夫不可與任事天下事豈必深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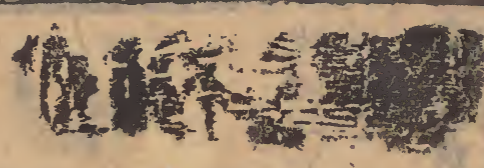
勘破世情

殷健即公
翰子也
陶侃運甕
仲子辟三
公為人作

了深也而其器易滿不失為淺豁達踈朗之士但
不為機穽臨事當機安知其不沉雄即淺亦有深
也方寸溪谷對面九疑一跌不收立得奇禍亦深
者之過也投肝挈膽洞見底裡為人所易又為人
所寬亦淺者之效也足下真僕之師富貴不可以
巧取巧取而得者其命固得之也命得之也巧亦
來不巧亦來不然造物能破壞之矣天下巧者豈
少哉人謂僕拙乃僕猶恨其巧以僕方敏儻則誠
拙若比之抱甕灌園丈人則僕之機事亦多矣僕

白雲集 卷之十一 十四

粘根灌園



流動圓健
若生尤活
虎氣勢洶
湧若怒浪
也

而誠拙僂佛不遠今之苦塵壒中者徒以未大拙也足下近真人矣何以教秋指我迷方開之冲淡可與足下共脩淨土近訪僕署中盡遺氛溷作世外語如飲冰矣此時恨不得与足下印正焉

与箕仲

足下居西曹間造廼以筆札之役頗聞勞神良工苦心知者亦不希矣世有賞音何妨奏流水聞一篇每出長安紙價為貴也昔錢郎之居京師未必如此聊足為吾曹吐氣若弟之濩落當復何言教

奉教賢者擇地而蹈不敢踰法度尺寸至翫敲取憐渙忍以買名奉實鄙賤所未能直以骯髒無端而得罪大人長者有死不敢為若苦細珉而媚貴人屈正法而壅私德誠鄙心不忍也悉力周旋使人人得所欲而去以無失名吝即僕亦愿之然人心不足多口亦大難調矣所貴相知心幸以格外見亮若朝聽一愛者之口便可伯夷暮聽一憎者之口立為盜跖僕尚何賴乎天而自信終不敢為穢德以負知者昔人有言寧為刑罰所加毋為陳

而呼僕今呼逆風矣何施而不難也滄海之曲可
以投竿僕不當攢眉而向故人窮愁之言不覺覩
縷恐足下最聽

與楊公亮

開之來具道足下氣骨勁爽風度凝遠真張曲江
宋廣平之流而文采過之又與開之相善開之玄
穿穆愉間露豪氣細扣其中終是風塵外品僕居
鄙穢賴此君相存銷吾習氣進以玄理每一談對
如披松下風冷然清絕僕流落湖海三十年中間

玄風豪氣
溢于筆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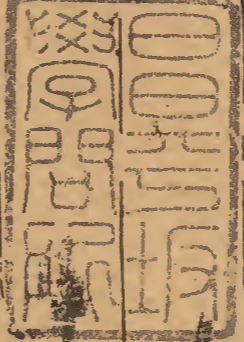
涉應風波飽嘗世味不可謂不習矣廼往者居長
安猶以翫饑有聲不能諧俗蓬心頑質非可物化
逮淪一令日作溷子駢馳糞壤間內為文法拘持
而外遭官長訾詈乃始降心屈首俛而就羈紲多
務勞人百憂相煎習氣漸平似得磨鍊之力而頭
顱亦日漸種種矣敝邑新土瘠賦重民貧俗囂介
於諸大縣之間大人長者多如星豪右窺伺猾胥
旁睨案牘山委冠蓋蜂涌大家日責禮貌禮貌失
則大家怨小民日望恩澤恩澤不下則小民怨一

意寬卹黔首而脩令之職事則勢格不行易以得
罪置閭閻之隱憂一切不問而惟悉力奔走將迎
則失居身之義又民亦有口不可防也甘心渙忍
則官常大壞而必不免操行皦皦自可亡媿而亦
未必免其故良不易言清濁之間又非士君子之
所宜自處也將奈何哉僕本顰眉薄命斤斤以法
度自守庶幾不為同袍羞又見此中寔苦灾罷勉
為拊循厚卹小民而薄奉士大夫外節閭閻之費
而內自甘澹泊此不佞區區一念微情亦為令之

今也而旁觀不悅者或反指為好名假如僕日就
不肖以身為譽豈惟此中士大夫弗與足下亦必
明目張膽而斥之矣其間曲折如此未可一數盡
也足下以為僕遭此苦邪不苦邪里語有言咲啼
俱不敢方信做人難僕甚類之言此不能不破壯
士顏矣僕亦何苦而道此煩悶事向足下嘒嘒不
休顧盼江湖俯仰天地於是為快然語而罷足下
亮之足下奮翼雲霄名位日趨文章命達絕出寒
賤僕不敢妒亦不敢羨也萬物各有分安見雲鳳

不佞區區一念微情亦為令之

而嗤糞蛆安見籬鷄而羨大鴉苟知其今何不道
遙僕偶振筆向故人道往論今遂爾感慨僕平居
寔不長如此僕而長如此不達甚矣



由考集卷之十六終

